

易叢

總論

原始

太易者所以生是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天地人皆易也而易有不易者在知其易無一不當循其自然知其不易無一不當持其
所止

日月為易其顯見者也終古此日月則又何嘗易也

理數

太極未分厥理斯在靜極而動數肇一焉一生二二生三三陽既備名之曰乾因而重之
數極於六極則必反動復歸靜由姤而坤由復而乾動靜互根千變萬化六十四卦無不
有乾精流行其間而天地萬物之理罔不賅而天地萬物之數于以立

蕭山

陸莖

簡菴

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有三易周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以是為三代易也歸藏首坤禮運孔子曰我觀殷道吾得坤乾焉則歸藏之為殷易秦信周易為文王周公所作其為周易更無疑義殷周有易夏豈無易自當以連山屬之夏况天錫禹洪範九疇洪範九疇自洛書出也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之謂作易也禹得洪範九疇洪範九疇非即易不別有所演之易乎且夫周建子天開於子則易首乾殷建丑地闢於丑故易首坤若夏建寅人生於寅艮位臨寅夏易首艮想亦當然獨是書缺有間夏易之為連山無可明證而其義則可推王氏應麟云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起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黃鐘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程氏迴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虞氏翻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南北是甲

癸之間此皆連山首艮之義也至帝王世紀云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則又推三易所自出又干寶周禮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是又立小成中成大成之名標先天中天後天之目將三易多為名目而總不離周官太卜所掌者

周易

易曰周易以別夏殷也曷別乎爾夏易曰連山殷易曰歸藏周何不立一主名以與連山歸藏者等且連山之謂謂夫以艮為首艮為山重之為連山以篇首為標題故其易曰連山不必以雲氣出納於山曲解連字也歸藏之謂謂夫以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其易曰歸藏亦以篇首為標題也易周首乾乾為天其義豈不更大乃文王不別立主名曷言之曰周易蓋易是書名冠之以周謂是書為周之書云爾且夫以連山

為夏易以歸藏為殷易亦後人因有周易而於連山歸藏並加以易之名在夏在殷無所謂易蓋讀禮運而知之矣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坤乾與夏時對孔子祇稱為坤乾並不稱為殷易則其先當無以坤乾為殷易者特文王以彖六十四卦者為易則周之首乾是易夏之首艮殷之首坤何一不是易謂曰周易夫固以別夏殷也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者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也說固甚當顧或者謂其時周德雖興殷命未訖文王豈敢自任周可代殷故如易緯云因代以題周其為後王所加則可若為文王所加則不可雖然周之為周亦猶崇之為崇崇之墉可為崇墉周之易何不可為周易國以周名則易亦以周名何嫌何疑鄭氏康成以周字作周遍解洪氏容齋以周字作周匝解俱無庸也

易經

易加經字孔子於經解已列易為六經首矣其分為上下經先儒謂自文王分之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為上下而象陰陽也陽道統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陰道不統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象陰此以篇數言也又曰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宗祖故為上篇之首而尊之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極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階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首而貴之終之以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此以分篇首訖言也乾鑿度所引可補序卦雜卦兩翼所未及顧即以孔子之言推之乾坤天地大父母也一陰一陽上騰下降日為陽精月為陰德精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此神道也咸恒夫婦自為天地也人非四大不合成民非水火不生活上坎下離為丹成下坎上離則鼎立水火之顛倒顛即是陰陽之顛倒顛故下經首咸恒而終既濟未濟此人道也

三義

鄭康成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愚謂簡易其德變易其才不易其位簡易之易音異乾鑿度云易者易也易也之易亦讀作異變易不易之易當並音亦易字有去入二聲作去聲者因有本易本易知之解作入聲者乃兼變易不易之義推詳文字原從入聲日月橫照為明日月直掩為易

太極

易有太極太極陰陽猶未分也從朕兆之莫窺曰无極溯形質之自始曰太極无極即太極太極祇細縕氣也乾鑿度則以太極為太乙言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按九宮即洛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凡四十五點所分方位一謂坎九謂離太乙下行自坎次坤歷震巽運於中央又自乾次兌次艮而返於紫宮所行即後天之方位其所云太乙即帝出乎震之帝然則主宰陰陽者是也非如周子以圓圈為太極矣周子之學本之陳希夷先生而實出於魏伯陽參同契坎離匡廓運轂正軸即陽動陰靜圖也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即陽變陰合圖也

河圖

河圖五行生成之數一六同宗居北水也二七同道居南火也三八為朋居東木也四九為反居西金也五十中合土也乃以八卦分隸八方則艮坤之土又位在西北與北先天方位乾坤位在克方坎離位在生方乾坤坎離既在四正震巽艮兌即在四維乾坤坎離列易上經四正卦也震巽兌艮列易下經四維卦也

北方水方須以坤厚鎮之庶定其漂流之性南方火方乃以乾剛臨之可資其格正之功未知造物是此意否

洛書

洛書則八卦方位四正之卦俱隸陽四維之卦俱隸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陽數也乾坤坎離屬馬二四為肩六八為足陽數也震巽艮兌屬馬

洛書點數所次祇是一九宮之行若河圖則分三層陰陽互抱相隨左行仍一太極圖也

陽自北起至西北而極故西北高陰自南起至東南而極故東南下

四象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兩儀陰陽也四象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日為太陽月為太陰日火少位南月水位北則少陽木自在東少陰金自在西兩儀上下所形也四象四方所著也

八卦

卦畫只是奇耦乾三奇坤三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之上陽變陰為兌故次乾乾中爻陽變陰為離乾中上陽皆變陽為震至乾初亦變而為純坤矣由是坤之上陰變陽為艮坤中爻陰變陽為坎坤中上陰皆變陽為巽至坤初亦變而復為純乾矣觀其所變明明是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其序逆轉故易逆數也邵子曰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則明明俱從順數乃謂有順有逆或以自下而上為順自上而下為逆耳

重卦

陰陽相摩八卦相盪以一盪八八六十四乾三運起坤六斷終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真是減一卦不能增一卦不得

周易正義云伏羲重卦陸德明亦云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漢書云文王重易六爻李鼎祿亦云伏羲時八卦有名

而已六十四卦之名至文王而始興而愚俱以為非是伏羲只畫八卦未嘗重卦故孔子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其為網罟取諸離離為目而中虛不必重卦已然也至謂

文王始為重卦則農神農耒耜取益為市取噬嗑抑又何說且夏易首連山啟道得坤乾

在文王前蓋重卦當起於神農也或曰重卦若起神農則易緯等書何以數周易三聖但

舉伏羲文王孔子而不及神農此固可疑然神農重三為六不著其辭義猶未顯歷數三

聖重卦之不及神農猶爻辭之不及周公也夫遠古前事原難臆斷而以孔子繫辭傳核

之若包犧先已重卦即既云始作八卦何不遂云因而重卦乃知王輔嗣等謂伏羲重卦

者非司馬遷等謂文王重卦者亦非孫盛等謂夏禹重卦者更非而摛以鄭康成之徒謂神農重卦為可信云

重卦非前聖人有意安排皆因卦畫之自然相盪相推六十四卦其實只是八卦八卦推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析為三百八十四爻爻有變動氣有升降也而理在是數亦在是矣

邵子曰方圖乾始西北坤盡東南八八六十四方得極整齊自乾斜行却是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又與伏羲卦位順數逆數之序昭合

邵子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艮西北巽西南仍是羲皇八卦方位但以乾位於午中坤位於子中乾位兌離震巽坎艮坤每以正卦乃以八重卦間之便若循環無端天地萬物之情靡不畢見

方圖象地圓圖象天可見天有六十四卦卦象地亦有六十四卦卦象推之於人何莫不然

文王八卦

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金木水火各見於本位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序是順行為五行相生之數坎水生震巽之木而以艮^間之蓋以木生於水而非土裁其根將水亦不能生木耳

卦辭

伏羲畫八卦而有八卦之名神農推盪為六十四卦而有六十四卦之名祇有畫未有辭也故乾卦乾字確是文王之象辭若曰如乾則元亨利貞備矣或以乾字仍伏羲之舊文王祇演得元亨利貞四字則於習坎履虎尾同人于野等處難通矣

爻辭

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道卦驗亦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德準所謂易歷三聖而成以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也然周易實更四聖

若以卦爻之辭盡指為文王作文辭內多文王以後事說便難通如升上六曰王用亨于岐山爻未追王安得稱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文王演易時箕子未被囚奴不宜預言內難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東鄰謂紂西鄰謂周演易之時紂猶南面豈容易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敢抗君之國乃言東鄰西鄰耶又辭信為周公作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謂吾乃知周公之德興周之所以王亦以易為周公成書也其歷數三聖而不及周公者或以父統子業故乎

十翼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神農因而重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文辭孔子作十翼十翼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文言

梁武帝以文言為文王所製釋文引之或以為梁武泥謂文言兩字之故然如體仁四句穆姜已先引以說易梁武之言非盡無據意者如體仁等句文王已早言之而孔子纂述之爾

辟卦

十二辟卦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七月否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坤十一月復十二月臨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鏡云陽雖生于子實兆于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于午而實兆于巳故四月靡草死十二月辟卦一幅陰陽消息圖

易言日月

日月為易一陰一陽奇耦之象也顧易象有言曰又有言月則不盡於奇耦取義李于思

舜臣曰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言者幸其消之遲猶是扶陽抑陰之義程可久迴曰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故臨言八月陰極於六而少陽生於七陽之義配日故復言七日則更於陰陽老少分之乃證以王荆公詩說其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且申之云四月正陽也秀萼言月何也以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先至也不惟說詩解人頤而於談易亦探天心

臨復月月說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如蜀才老孔仲達等皆是一云自子至未為遯如鄭康成虞仲翔何炳鳳等皆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如荀慈明褚仲都等皆是本義兼取遯觀二說謂復一陽十一月卦遯二陰六月卦遯正陰長陽遯時故凶又夏正八月于卦為觀觀亦臨之反對故臨之八月指觀是兼取遯觀二說也復所謂七日說亦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如鄭康成王輔嗣等皆是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如京房陸公紀等皆是一謂自始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復其數七如侯行果諸褚仲都等皆是本義取始至復之說謂始一陰始生至復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是取始至復之說也

卦氣六日七分

困學紀聞云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于咸憧憧往來卦氣圖卦氣之說起于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始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始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顧卦氣起中孚之說有人駁之如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聲於數則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於氣乃謂卦氣起中孚

易會

上經

乾

蕭山陸莖簡卷述

乾是卦名天乃取象不可謂乾非天也亦不可乾謂即天也謂乾為天未免滯於形象視乾如天遂乃得其圓通

乾元亨利貞

乾有乾之四德坤有坤之四德推之六十四卦莫不各有四德取譬於人仁義禮智何曾缺一則每卦之德亦何曾缺一乎先正謂易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此猶落於言筌其實卦辭有不備者夫固各有取義也易言四德有平列者如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程子從之故謂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亦有四德側下者如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朱子用之故釋乾之家辭謂大通而利於正易固活潑潑地言易者亦活潑潑地

乾六爻皆龍而九三變言君子

乾六爻皆取龍象孔子爻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即九三亦視為龍也乃周公九三爻辭獨變言君子凡卦六爻分三才之道中二爻屬人道乾第一卦故周公特言君子至孔子贊易於初九曰龍德而隱於九二曰龍德而正中何莫非言君子龍猶君子猶君子猶龍

初九潛龍

乾為龍見九龍所以象陽也見于天下之物莫健於龍故借龍以象在天之陽融見馬然而潛龍非其德不足乃其時未至故龍潛存淵今日之潛龍即異日之見龍飛龍何可淺視

陽之初生宜于養復之初九即乾之初九復大象有至日閉關之義陰之初生宜于制始

之初六即坤之初六始初爻以繫于金柅為吉

九二大人

王輔嗣謂天下利見九二之大人鄭康成則謂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然如鄭氏之說大人必以乾之九五當之則訟之利見大人蹇之利見大人俱屬五爻更可通證于朱子謂占者與爻自為賓主則此大人指二若有見龍之德所利見則此大人又指五蓋兩用之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分乾卦九三爻辭句讀當遵易之家辭文言終日乾乾句夕惕若厲句元咎句郭京舉正以夕字下斷句則終日乾乾夕便不成句如淮南王班固張衡若厲連讀為其所作俱以四字為句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思元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其以厲字屬上是為湊句愚謂乾之乾乾與坎之坎坎蹇之蹇蹇同以重卦取義乾乾則惕若惕若故乾乾終日如是夕猶如是本不可改終日為朝以

朝乾夕惕屬對故諸儒所斷句不如孔穎達正義朱子本義以若字為語辭也即以若字請斷證之豐之有孚發若巽之用史巫紛若自有句例且證之文言雖危无咎矣句為不悖孔子以危代屬是指九三之爻位非指君子之乾惕苟以若字當孔子如字解顯與孔子之旨悖矣

或躍在淵

淵自在田之下龍所潛也至躍則在上為高於田矣故當九四爻位願何不別創一名龍鱗蟲之長不可脫於淵見則在田飛則在天躍則雖出於淵而猶不離於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釋利見作兩面看謂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之大人天下仰聖人之成務則利見在上之大人然如孔子之言只言聖人作而萬物覩則此利見者自指九五之大人
亢龍有悔

此周公設虛象以垂戒也如乾之大人處上九之位全備四德何至于亢不亢則何悔之有雖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雖天亦不免也得乾之健而無亢其唯堯之克讓舜禹之不與乎

見羣龍

乾之无首吉乾變之坤陽根於陰羣龍不為首讓也比之无首凶比處其極羣陰糾紛以至无所為首亂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元之大天尚為其所統則天自不足為盡乾而乾之為天亦猶夫舉一隅也

萬物品物庶物

天之生物就乾元而言謂之萬物就乾之亨而言謂之品物就乾之利貞而言謂之庶物號物之數有萬乾元之始未為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

特謂之品若利貞之時物已若成萬億不足以盡其數品第不足以盡其類故謂之庶也
天鐵因反

彖傳兩天字俱讀若汀則與形寔音叶此孔子之贊辭也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性具於人命降自天允執其中沖以為和
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自元不利保合者全於有生之後永完其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乾之象為天天至健健不可見於天之行見其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行一日一周天而過一度自古迄今無一日不過一度於日月星辰之交會遠近見之非至健乎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自強其體不息其用

大人造也

姚信陸續之徒皆以造為造至之造孔穎達正義則以姚陸等所讀為非而以造字作為字解

利者義之和也

利者義之和則非好利之人所耽耽者蓋好利必乖於義義乖則必不和彼豈知義之和為利無義而不和之非利乎第是元亨利貞分配春夏秋冬利之序在秋即利合於義已有嚴凝之氣而義爽於利豈無肅殺之機惟乾元之德周貫於亨利貞之中自可以得義之和耳

貞固足以幹事

元亨利貞以言仁禮義智之德何如拍到貞固朱子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此則智之實也自讀本義為之豁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樂則行之如伊尹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之類憂則違之如伯夷望望然去之之類

閑邪存其誠

王氏應麟云闡之前脩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愚謂誠敬俱於二爻發之乾之中畫即坎之中畫也坎中實誠也坤之中畫即離之中畫也離中虛敬也

誠妄不兩立不誠逐妄无妄即歸誠誠者不得謂我无邪而不閑顏子不遠復無祇悔功夫全在四勿下手克己復禮不分兩候閑邪存誠亦不分兩候特誠曰其誠誠是九二之大人所固有者乾之中畫實是其誠也推之坤之中畫虛是其敬也誠敬二者包義於畫卦時已早傳此心法後世聖人無不奉而行之

進德脩業

居聖幾希之統只是一箇憂勤惕厲為人者焉得無憂但不是空抱一憂長為戚戚須

是進德脩業才得憂之實際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吾人學業非進則退吾人心德非存則亡非所謂危乎非所宜惕者乎不為處九三地位之危而始加惕也忠信誠也立其誠即立此忠信也德雖日進業雖日脩而不脩省於辭則誠猶未立即業不足居知德之可至而必至之不失幾故可與幾此大學之致知程子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知業之有終而必終之其義為我有故可與存義此中庸之力行程子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君子之進德修業如此居上不驕居下不憂即從乾惕所致雖處危位而無咎矣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

乾健也乾乾健而又健也所以乾乾為有惕也為有所惕故乾乾也惕不與乾乾對也其

時朝夕也朝夕揚故朝夕乾乾也所謂乾以惕无咎也惕不徒為危懼慄慄之形而乾乾即勵惟日兢兢之學沈括補筆談兩乾字當為兩句上乾知至上之下乾知終終之淮南子人間訓云終日乾乾以惕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之其緣日夕分陰陽而於此又惕字之義反寬也

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未嘗不終日乾乾君子以嚮晦入晏息未明求衣未嘗不夕惕若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谷神象其聲而應之谷神本無聲也猶未可謂同聲也若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是同聲相應也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蕕之不同也猶未足證同氣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則是同氣相求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道不同不相為謀

雲從龍風從虎

龍不期於雲而龍與雲自屬也虎不期於風而虎嘯風自生也此即二氣感應以相與也雲氣水氣也風大塊之噫氣也蒼龍七宿位於東方龍固屬木水生木故雲屬白虎七宿位於西方虎固屬金土生金故風生父母無不愛其子風雲無不從龍虎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日月麗乎天便是本乎天者親上百穀草木麗乎土便是本乎地者親下語類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皆橫生故无智謂出邵子本義從之

貴而无位

貴而无位不可作太上皇散秩大臣等看乃自覺其貴无位可居總是形容大得收不小底樣子高而无民自己所處者高看得民如草芥然則訑訑之聲音笑貌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是焉得有賢人相輔乎此周公所以吐哺不遑也朱子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

以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元亨利貞四字甲裡無一不有性情顧於其始性情未見至於其終性情不移所以孔子又言元亨利貞加一始字有始則必有終於利貞下加性情也三字性情于是見則所為性情者當慎其始以圖其終

若夫以性情為乾之性情乾之性情動復歸靜亦貞下起元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剛不屈健不靡中不偏正不欹純不駁粹不雜精不麓味子以為剛健中正四者乾之德純粹是剛健中正之至極精又是純粹之至極

發揮旁通

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即以龍言潛見飛躍各當其時何亢之有乃文王於卦辭元亨利

貞外不贅一辭而周公於上九一爻獨垂亢龍之戒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餘卦仿此

時乘六龍

時乘六龍以衛御天孔子之知乾也孔子聖之時孟子之知孔子也

雲行雨施

雲上於天雲是坎象雨以潤之雨亦坎象乾之中畫為坎坎中實即乾二之所謂誠誠能動物故天下平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乾二之大人所為進德脩業者似此而其要在於立誠

先天後天

先天後天見於孔子之文言然與干寶所謂先天易後天易邵子所謂先天卦後天卦均異周禮三易干寶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

後天是於夏殷周三易外別有三易乃三皇五帝之書不可概見邵子先天伏羲卦圖據說卦傳天地定位章所謂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以巽震兌艮間之者也後天文王卦圖據說卦傳帝出乎震章所謂乾統三男於東北坤統三女於西南者也先後讀皆如字若又言先天弗違朱子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若又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先悉薦反後胡豆反反切當讀如陸德明釋文又虞氏翻易曰乾為天為先夫人在乾五之坤五天象在先故曰先天乾三之坤初成震震為後故曰後天則又如字讀然究以陸氏德明為是

進退存亡

越絕書衍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宣公奏議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又於越絕作轉語乃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亦只一箇道理

其唯聖人乎

陸德明釋文云乾卦其唯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

坤

坤畫離三為六重之又六共得十二昔黃帝畫天下為九區至舜肇十有二州卦十有二山濬川載觀坤卦如見西王母所獻之益地圖也

坤元亨利貞牝馬之貞

坤亦有元亨利貞四德而利貞間加牝馬之三字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比本于然馬非牝則不順非地之類不可以配天而行地无疆若牝馬則順而健者也蔡氏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行不入他羣足為牝馬之貞坤妻道也故利牝馬之貞本俞但乾不言所利故大若坤則利牝馬之貞是坤已言所利矣

先迷後得主

本義解坤卦辭謂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先迷後得而主利於利是從程傳程子謂文言後得主而有常自主下當有利字

因誤讀卦辭後得主為後得主利程子云然故朱子亦云然耳伏讀周易折中先帝書述
御案應敬謹謂後得主當以孔子文言為據則不必於文言主下添一利字矣蓋坤從乾
者也乾是坤之主無主則迷或越其主而先之故未有不迷者若所往在主後則順矣順
故得主矣先悉薦反後胡豆反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御案利字應屬下兩句讀言在西南則利於得朋在東北則利於喪朋得朋喪朋正與得
主相對蓋坤臣道也事主者惟知得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而宜於得朋者西南是
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眾力不足濟于是而得朋正所以終其主之事是得朋即以得主也
惟東方者受命之初北方者告成之候稟命歸功已無私焉而又何朋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
後得主也為人臣者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為阿黨睽孤特立不為岸異故易卦之又有曰朋
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類神者皆得朋之義也有曰明亡者有曰渙羣者有曰

絕類上者皆喪朋之義也斯義也質之文王卦圖孔子彖傳而皆合故自此卦首發明之
而六十四卦臣道準焉

卦辭文王所繫則卦位自用後天之位坤位在西南兌在其西離巽在其南朋同類也巽
離皆陰故曰西南得朋若東則震艮北則坎乾四卦皆陽與坤不同類故曰東北喪朋坤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有巽離兌三陰為朋得之以輔助其所主不以乾坎艮震四陽為
朋喪之以專其所主故得亦利喪亦利此即利牝馬之貞也

橫渠張子曰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此以五行論不
以卦位分又曰喪朋有相忘之義江沱之間媿不以媿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媿而无怨是
喪朋者也其卒嘯也歌乃終有慶也

地勢

天為積氣窈窕冥冥如轂之轉故曰天行地為積形高高下下有區可分故曰地勢

履霜堅冰至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垢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義

小象堅冰二字衍文為宋世流傳本誤增

馴致其道

道有君子小人其道小人之道也乾陽坤陰以坤之初爻易乾之初爻則為姤一陰既生即有履霜之象矣於此而不慎陰日以長陽日以消不至於剝之以五陰剝一陽不正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於此而慎之則坤初一動即變為復其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无吉陽氣一轉霜且不凝何有於冰則自无不善餘殃之禍善陽也不善陰也也六陰也初六陰之微者也其微易散是故君子慎之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直言其内方言其外大即直方之大也陰主利凡有待於習而利則非自然之利六二之動由其存於内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大矣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大矣哉坤二之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

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文章乃自立之基有平時之蘊蓄富貴為倘來之物無一定之遭逢唯不居其成功始克終於王事老子云為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六四括囊

天地何以變化陽長之故天地何以閉陰長之故陰陽五根自下而上三陽成泰三陰成否坤之六四陰浸長矣君子之道默足以容是以取括囊也

六五黃裳元吉

乾之九五為君位餘卦有指為君位有不指為君位而况乎六五但坤為乾配坤有妻道

乾九五為君坤六五何不為后坤為乾下坤有臣道乾九五是君坤六五何莫非臣妻不
必是呂雉武曌也臣不必為窮新莽也黃中色裳下飾處此位者居中而自下其占元吉
安得謂是非常之變耶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陽盛而非陰敢敵故乾之上九雖有亢龍之象而其占不過有悔陰盛而與陽相爭故坤
之上六乃有龍戰之象而其占必至兩傷

用六利永貞

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曰用六永貞本何不變之坤是為安貞變而為乾
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本胡但坤德至柔終不可貞亦有何利至變而
為乾柔而能剛是能永貞矣利孰大焉本朱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乾剛坤柔重坤則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發生機動不可止遏屈撓此又
柔而能剛矣乾動坤靜重坤則至靜矣及其受乾之施陶冶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
又靜中之方矣柔者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本何

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剛動謂文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
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是說也宋洪容齋聞之退居庵僧墨榮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因果感應之說儒者不言孔子儒宗也乃於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又繫辭下傳有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非謂有田有
果乎又非謂感應不爽乎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儒者乃不讀書乎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乾卦中畫一實孔子於九二言誠坤卦中畫一虛孔子於六二言敬敬者千古帝王相傳

之心法但故而無義少所裁制作事易愚故非敬以真內則無本非義以方外則無度敬義夾持才是聖賢之學

·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爻辭有終文言代有終不但无居成功即有終亦非所敢任本谷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君子黃中通理

君子非難子也何謂黃中文言是釋坤六五爻辭黃字惟中故黃坤德黃中君子法之矣則有坤德之黃中偏則蔽於理中則通於理惟黃中故通於物理也此黃字義也又土五色黃得中性四德信寄內土於德為信坤六五動外卦為坎坎中實謂之信信其黃中即陰疑於陽必戰

疑字本義作敵字解謂鈞敵而無大小之差也然因敵而疑亦勢所必至古今戰爭多從猜疑而起作敵字解固可即如本字作疑心之疑當無不可

屯

坎上震下屯第一畫是成卦之主雷始作聲則雨猶未下故坎不雨而為雲頤大象曰雲雷象傳則曰雷雨以明屯必有解天造草昧無主則亂建侯即所以解之

利建侯

屯次乾坤卦辭即曰利建侯所謂作之君也封建自是出治大法王伯厚云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屯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此主封建者也何義門氏晉室八王樹兵終收琅琊渡江之效亦以封建為得也全謝山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亡宋以削藩鎮而亦亡典于封建之初原無先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權反弱此于封建郡縣直兩失之然其意猶以封建為是也夫治法視世運為轉移世運視人心為隆替居今日而議封建必無所利何則人心已趨于利無所憑藉尚欲為非有可藉手豈甘鬱鬱秦皇是何等人其以封建悉改郡縣亦

因其勢而為之也且夫顏平原為河北長城張睢陽為江淮遮蔽何嘗不是郡縣能作中流砥柱惜當時如賀蘭進明輩都是庸奴不能相助為力耳郡縣正不必議改也近時謝之於第四門包立勝之於包村雖至灰燼而明越不盡陸沉伊誰之力至趙孝廉保守湖州以可憑城相持五年之久惜當時官兵不與援應以致忠義之士不受生榮然一孤城一部民尚足以張何況郡縣星羅棋布有城有倉不可聯為一氣互相救應以禦寇患哉

經綸

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治絲之事一縱一橫即一經一緯也君子經綸與戴記所有經綸天下之大經同義劉景升鄭康成以綸為淪或由當時傳寫之訛

磐桓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靖難之道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不當稍有輕率此其所以磐桓

也不義磐桓難進之貌是讀磐如盤橫渠張子釋磐桓磐磐石桓桓柱其不改經字亦得息亂以靜故利居貞御紛以一故利建侯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求婚媾而不字非父母之命也子曾洵美不受其強委禽女子之貞也天道十年而一變十者數之極數極必復六二之難亦不過十年也遲我十年仍得正應字九五非字初九也字程子作字育解朱子作許字解

屯六爻言乘馬班如者三

震者有馬象故屯六二言馬六四上六亦言馬以內卦是震也賁之三至五互震故賁六四亦言白馬也以賁之六四證之賁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兩句連讀則屯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兩句亦當連讀若六二之乘馬者指初九則六四上六之乘馬者亦當指初九何則以初九為屯成卦之主也

即鹿无虞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得三傑者得之是謂高材曉足故軍行必有鄉導若無鄉導鮮不陷入大澤中

君子幾

無事無幾當局者迷何以故惟貪故迷

屯其膏小貞言大貞凶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此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屯其膏不妨於小也當封爵印利弊忍不能與此先先黍苗陰雨膏之屯其膏之不宜於大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坎為水在震之上而為雲英英白雲露彼管芽此其膏澤之小者泰山之雲觸石而起不崇朝而雨遍天下此其膏澤之大者也然此言膏之大小非言乎事之大小也屯之為德雖利居貞亦宜審乎事之大小坎一陽陷於二陰中在震之上無所

於施故有屯其膏之象小事居貞雖屯其膏而尚吉大事居貞為屯其膏而致凶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屯繼以蒙作之君又作之師也此治天下之事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此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禮也禮是天秩無禮未有能濟事也者也

以亨行時中也

晦翁朱子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則於行下一讀橫渠張子謂蒙何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蒙所以得亨也則於以亨下一讀

本義蓋謂志未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此下文所指之事也

本胡氏

不偏不倚是中無過不及是時中教之者則

當其可之謂時也以亨行時中則有如時雨化之也不協于中時亦空過不適其時中亦

難行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何以希聖唯養正乃為聖功惟聖因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可見聖不是他人作的即如我之狂亦可作的况童蒙天真未漓人事伊始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既有大人之德何難作聖然其至要全在得師蒙有作師之道焉九二是也蒙以養正謂人須從小便教此小道學實為喫緊工夫林希元曰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對後日之蒙言則曰養王伯厚曰頭之養正先乎近蒙之養正察字微

發蒙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曰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蒙之初六蒙未甚也故不必擊而但發之可矣桎梏刑具即用以刑人者桎梏其手足小懲大誡原不若衙校滅耳係用徽纆也乃脫其桎梏而縱其所往亦何利之有哉尚書制官刑具訓于蒙士為此也无妄之繇曰童牛之牯亦此意也

本義於蒙之初六謂以陰居下為蒙之甚者愚意以初知識未開而言則為蒙之甚以初物欲未引而言則為蒙之未甚然又以九五為童蒙則初六以陰居下其謂之甚蒙固宜

納婦吉子克家

禮母命女之辭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此女有家也桃天之詩曰宜其家人宜其家人宜其家室皆其家言納婦吉也然有文王之敬止得淑女太姒配之而化家為國若彼終風且暴雖以莊姜之賢其如顧我則笑者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克家仍責在為子者

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男見女而昏女見利而昏昏蒙故也周公於蒙之六三不啻大聲疾呼半夜鐘聲五夜雞可能有此警醒

擊蒙

蒙之上九處蒙之極錮蔽已深非條教之所能開喻故宜於擊也然則禦寇非徒防堵之謂凡禦寇者用擊

蒙之初六利用刑人刑也其上六利用禦寇兵也兵刑弼教蒙卦著焉

需

需卦以健遇險所以可待者在己實有乾健之德而外卦五是陽爻得位得中需之于以出險若外無援師而內將自潰需則坐以待斃而已需者事之賊也

氣質剛者易至于陷欲剛健而不陷聖人教人有需之道但需亦要分出地方如需于郊其占无咎需于泥即便致寇蓋遠於險則安迫于險則危如既迫于險亦惟有敬慎而已九三以敬慎不敢上六以敬之終吉敬便是出險之要道也然六四既入於險順之可出亦權其事理如何耳

雲上如天

上字有上去兩音上聲者為向上之上去聲者為在上之上此上字如作上聲讀則雲興而上於天猶是在天之下惟作去聲讀則坎上乾下是為需卦矣夫天之上亦豈有水乃葛稚川渾天之說謂天表裡有水引黃帝水在天外等說以證之黃帝之書別無傳要即水在天外其誰見之此卦象不曰雲在天上而曰雲上於天玩一於字此上字以讀上聲為是

天為積雲氣諺曰離地三尺是天離地三尺直至于不可紀極盡是天天是太空雲之所到自無障礙則雲在天上亦固有之雖然山川出雲雲自下而上者也即在上亦自下而上者

需于酒食貞吉

有酒食自可以需若無酒無食將奔走餬口之不暇饗饗無餘米迫不及待傷哉貧也所以孔冉車中商榷庶加以富所以范文正以俸入置義田

訟有孚窒

需之有孚光亨訟之有孚則窒窒故訟然雖有孚尚不可以成訟以九五之大人難遇也

惕中吉

行軍之可與者為其懼涉訟之獲吉者因其惕

君子以作事謀始

其未光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作事謀始此即可使無訟也

且邑人三百戶无眚

本義注其邑人三百戶句謂邑之小者也按鄭康成注禮記云三百戶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注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為成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均一易再易定受田三百家然則此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本義以不克訟者取象于邑

之小又謂自處卑約以免災害然荀爽易曰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項安世曰一家好訟則百姓家受害言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眾其邑不作虛象者與本義異不克訟歸而逋此必案情重大如關下去必至連累鄉里不然歸斯已矣何必逋耶逋必因已獲罪此小象所以加言重也項氏曰一家好訟百家受害請詳說之訟者如居其邑則此三百戶中鼠牙雀角嗷嗷不休乃既逋竄矣豈非无眚乎且不第此一經構訟未到公堂被告之家便有許多苦惱行牌出票無論近在咫尺亦要落鄉人事船輻酒飯人多口雜四鄰八舍雞犬不安其家之長幼自然苦而親戚故舊亦各皇皇其家之門戶不完而族黨比閭同為擾擾一人犯案而曳纜濫及無辜一家鬧事而燒屋延及別家不皆有首乎且聞各處差房必與門丁關通門丁自與帳房聯屬帳房非親則眷刑錢一氣直達天庭即聞一處遇有案件問不輕重只估家賞此家用得出錢輾轉請官多賞幾名謂曾某事辛苦謂於某事出力多標差名以酬勞官總不要自己出錢所謂落得做人情該

差奉粟傳人先講差費一差出面譬如講費十元費既講落付抄牌面牌上差有八名便要洋銀八十以此類推房費堂費名目甚多訟未及了已經傾家蕩產矣訟之為首何如乎故為大人者呈不輕准差不濫標犯不多押審必速結乃訟者既歸而逋竄矣豈非其邑皆得无首乎其歸逋竄者以有所惕於中也大凡剛近高明九二剛來得中見得九二非其可敵如何自下訟上是以不克訟歸而逋雖然既訟上矣則已負有罪名甚矣訟之不可不無也

復即命

物不得其平則鳴其所以不平者不知命也復即命者豈有終凶者乎

復即命渝

孔穎達正義遵王弼注謂不克訟者復即於命而變其初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以復即命渝為句朱子本義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則以復即命句渝又句安貞又句

師貞丈人吉

置中軍謀元帥則舉說禮樂而敵詩書者督方方剛經營四方則北山之所嘉在未老安在行師必以丈人為吉耶然而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采芑之所以奏捷也皤皤黃髮我尚有之秦違蹇叔之思所以覆敗也文王得太公以為師早知其能任武事維師尚父時維應鷹揚故於師之家辭曰師貞丈人吉

以此毒天下

得師而以眾正可以王矣乃孔子猶謂以此毒天下故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君子以容民畜眾

昔者兵民為一故三代以上之兵皆其自養後世兵民一分故三代以下之賦皆藉民以

養兵然民出其財以養兵兵出其力以衛民未嘗不民交利獨至平時坐食則有兵臨事振旅則無兵轉欲召民為兵練民為兵則倉卒安能有武備之嫻憤恨或更有仇殺之禍鋒鏑之下幾隊生還日費斗金徒為浪擲殊有味於容民畜眾之道也

師出以律

周禮春官之職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夏官之職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此所謂律以銅為之非謂紀律之律也師之初六云師出以律律法也是謂紀律之律師有律則臧否則凶蒼頭技擊不及桓文之節制馳逐水草馬如程不識之刁斗森嚴周亞夫真將軍岳家軍不可撼皆師之出以律者也

在師中吉

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在師中安能言疑人莫用用人莫疑在師中而非承天寵亦安能言然行師雖曰經武而實應耀德大邦畏力小邦懷德文王之所以為蒸蒸也招攜以理懷遠以德管仲父之所以為天下才也

輿尸

輿尸程傳以輿為衆以尸為主意以九二之將既可信任不當更以衆人主之蓋押主固足敗事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敵適從豈可施之於行軍唐明皇之以宦官監軍尤甚本義則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程朱異義

左次

本義左次退舍也軍志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進寸而退尺亦有以退為進者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在師中者左之右之為能善以之矣王弼以為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又韓信云兵法欲右背高須左有水澤此行師者亦不可不知

田有禽利執言

迎虎為其食田逐豕迎貓為其食田鼠田逐田鼠皆害我禾稼者故迎貓虎之神以除之

禽在山林若非祭祀賓客君庖尚無事于弋獵至田有禽焉固當若鷹鷂之逐鳥雀也且夫天下事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商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又曰惡之易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已將成江河燭火不熄炎炎若何皆言不可慢易輕縱田有禽利執言師之所以无咎也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同人之所以戒心於安行也

郭京舉正本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俱不作言字釋可知

長子帥師

震為長子師九二至六四互震故云長子帥師

問國承家小人勿用

承受也程子以為問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命之為卿士大夫也若小人即使有功不可使之有國家賞以金帛可也朱子釋小人句同胡氏林氏則謂行師之初己不用之曰又人曰藉以成功長子戒用弟子即此意及至論功行賞自不及于小人矣然行軍之際使貪使詐往往藉以成功安必軍中個個是丈人人人是長子在師者丈人帥師者長子而小人與有功焉頒賞之日自宜次第其功不使擊柱怨望事定則用陳圖南所獻策惟有一杯酒釋兵權耳蓋謂亂定之後不可復用小人心恐為他日亂本也

比

比周二字是邪正之分貞者正也內比而貞吉在于不自失外比而貞吉在于從上賢乎比既眈然其致信顯比更廓然而大公又何比之不可哉惟柔而不中遂有匪人之傷柔而不道乃有无首之凶耳

王用三驅失前禽

王輔嗣注易云三驅之禮禽送來趨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故常

失前禽愚竊有疑焉背已固惡之矣然不曰窮寇勿追乎順已固愛之矣然趨已者不慮其搏已乎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若褚氏諸儒則以為三面者人驅禽必知三面者惟有背已向已趨已故左右及於後皆有驅之之人夫左右及後皆有驅者則前禽不既失矣乎本義但引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解三驅以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解失前禽蓋亦不用王注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小象郭京舉正本作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

小畜

小畜以一陰畜五陽而九五則君位也四文大臣之位而柔臨之柔之為道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臣能畜止其君之欲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地氣上騰而天氣未應所以密雲不雨而膏澤不下於民其所以未應者風行天上以散之也文王視民如傷引以自責乃曰自我西郊蓋必有思以畜君者如請除炮烙之刑皆是也

懿文德

小畜卦辭自我西郊文王既然自任象辭以懿文德孔子何莫非歸美文王

取象夫婦

小畜之九三上九以夫婦取象三與上本正應乃三以剛上亦以剛兩不相下故不和若既雨既處和矣其所以不和者不為脫輻之輿而有尚德之載也蓋婦以貞吉而厲如月之幾望陰正盛時為君子者不與之敵而致疑即為能正其室故君子征凶與反目之義正相足也

初九陽氣始動所以畜之而復九二陽剛能中所以相宰牽而復至於九三陽已盛矣不受陰畜所以夫妻反目男子取妻謂之授室苟能正之妻將敬之不暇何事為陰所畜夫

子小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反目之罪仍坐夫男

有孚

六四以有孚而上合志九正以有孚而富以鄰上君也鄰臣君也君臣之間相孚為貴

月幾望

月幾望未望也然而望夕即至有盈必有缺月三讓而又成魄是以君子危之

履虎尾不噬人

乾為龍亦為虎乾之大人有龍德六爻皆龍也革之大人取虎變互卦有乾也履虎尾不噬人乾下為兌也兌說也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於履見禮於豫見樂有天地即有禮樂先王非制禮以拘束人亦非作樂以淫蕩人禮以定志自無悖逆爭鬪之事樂以崇德何有放僻邪侈之為

履虎尾

梁寅曰乾三陽虎之象也上為虎之首則四為虎之尾兌履乾後履虎尾之象也此講六三一爻若講九四即便難通又諸家多以兌為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為虎程朱說是然以六三九四皆云履尾則是以九五一爻為虎六三九四皆在其後故曰虎尾眇不足於視跛不足於行以眇跛之人而履虎尾焉能不為所噬若履虎尾而懇懇臨重而懼異乎暴虎終可獲吉

武人為于大君

本義引秦皇楚霸則謂武人為大君矣王弼注云若不顧強弱勇往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為于大君之事則可其謂武人為于大君之事是也但以為可則不然也勇而無剛祇可使之嘗寇剛而無禮為政焉能靖國志剛而所履者禮雖武人而可用以為大君之事若逞其志鮮有不凶

夬履貞厲

夬決也夬履決於履也貞固為幹事之德惕厲亦傳心之法九五一爻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祥善也視其所履而考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則元吉

泰小往大來

本義注往來有兩說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謂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前一說合彖傳

拔茅茹以其彙

郭璞洞林以其彙絕句然亦何必洞林也泰之初九曰以其彙征吉否之初六曰以其彙貞吉以其彙征尚可絕句以其彙貞其可絕句乎否卦讀以其彙絕句則泰卦本讀以其

彙絕句郭景純亦仿否之爻辭讀也孔正義朱本義俱如是讀

九二包荒

泰地在上天在下是氣也非象也若以象言豈有天在下地在上者乎惟以氣言則地卑而上行天下濟而光明其道固陰陽回互然則三陽雖在上而陽之得中者尤以九二為主本義釋九二之爻云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暱朋比則合乎中行之道雖然象傳單舉包荒則包荒二字亦可另講但包荒非混而无別之謂謂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合乎中道其義固相足耳

馮河為孔子所不與此用馮河說者謂形容一勇決之狀然但形容勇決何必馮河或如所云若涉淵水其無津涯當有慄慄危懼之意堯之朝有共驩野有睚象而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其心無不敬故其量無不包包荒之用馮河或者有此義乎

勿恤其孚

勿恤其孚句當與不戒以孚相同不戒以孚者謂不待教戒而自孚勿恤其孚者謂勿復憂恤而相孚也九三爻列下卦之上卦言往者指陰往也爻言無往不復者指陰往而將復也故於九三設戒辭謂上卦三陰勢將不復雖若可憂然能思艱守貞可以无咎勿須憂恤陰其相孚矣

自邑告命

泰極而否有城復于隍之象然此時只宜自守切用勿用眾相爭故曰勿用師邑者彈丸之地若自邑而告有師命雖貞亦吝蓋教人以度德而處量力而行也本義有但可自守句說者遂謂自邑告命為勤于自治之象然既勤于自治如何貞而不兌于吝愚以為城所以守城復于隍其所以守坤之上六所以戰于野也能守之者唯在預為繕脩廣為守具固結眾志支粟不匱此是保泰之一道耳

否之匪人

否第一句之匪人三字孔穎達正義却以非人道為之釋朱子本義從之然本義又引或言之匪人三字衍文當因比之匪人句而誤則朱子亦不以或言為非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國無仁賢國非其國邦之杌隉邦如无邦

以其彙貞吉

泰否初爻俱以拔茅茹茹以其彙取象一以征而吉一以貞則吉所以識時務者為俊傑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玩否之初六爻想見襄陽耆舊隆中言志光景

本義於否之初六指為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否下三爻皆陰謂為小人似也小人不以類進世亦不成為否然小人得志戒其守貞如何能聽使能守貞亦不成為小人矣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小人連類而進勢不可遏則君子只得連類而退矣玩貞字當屬君子

包承

包承本義以小人承順乎君子而諸家以承為承順乎君凡為小人者原有延攬英豪欲為己用致禮賢士以成其名然於此爻似非其義此當上下不交唯容悅為事者可以立人之朝是小人之吉也若君子不枉道以求合豈肯同其羣者天道無往不復異時小人退而君子進則是以否而得亨也以承為承順乎君者是

包羞

本義謂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者也是以包羞屬小人嘻小人安知知人間有着恥事詳玩爻義是言處否之君子否之初有志而不進者也二則宜退而不宜進者也三則不可進亦不能遽退實逼處此故有包羞之象如簡兮之碩人乎不言占者時地使然雖非正道而亦未可厚非也

疇離祉

疇也類也與儔通離羣也祉福也命謂天命居易俟命不獨无咎即儔類亦麗于福祉

同人

同人卦詞同人于野是具全卦之德也爻辭同人于門同人于宗同人于郊如諸賢各具聖人之一體故有異辭

天與火同人

鳥獸不可與羣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以私則閹隔以闇則乖離惟公惟明乃可以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弼注君子小人各得所同孔穎達正義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語類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地他頭項去分別本義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愚按類族辨

物既取法於同人似可俱貼人講族之在虞書者則人類如以親九族是也族之在周禮者則以地類如四里為族是也物猶事也辨之者如周禮鄉三物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類之辨之皆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先號咷而後笑

先號咷者以有伏莽乘墉之戒也而後笑者以大師相遇而克也養癰則致患除莠則安良水清四海不可無大師以克之

大有

大有之與乾異者惟六五之一陰耳乾之九五以剛居尊位而為君故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六五以柔得尊位而為后故應乎天而時行

•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有善有惡所貴盡遏揚之道其道在明以察幾健以致決明如離明健如乾健惡將明匿

善孰禦然火在天下所照猶有闕隔唯火在天下則靡不畢照矣此君子所以法大有也

子朱子曰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即以順天休命至哉言乎治世如是治已如是

難則无咎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思其艱以圖其易何咎之有

公用亨于天子

古者亨道之亨亨獻之亨烹飪之亨皆作亨字注疏如字讀其解為通注隨之用亨亦如之本義據春秋傳作亨亨朝獻也彤弓以覺報宴自是朝廷盛事義當從朱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故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正義則謂所以威如者以己不私於物惟行簡易无所防備而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也孔氏之說似有理蓋言威如則疑於上下相防矣故申之曰易而无備明乎遏惡揚善順理而行非有所

戒備也

謙

謙一陽五陰卦也一陽五陰之卦陽在上下者為剝復復則危其陽之長剝則危其陽之盡消也陽在内外卦之中者為師比喜其一陽為羣陰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自下而奮出於上者為豫天下雷行物與亢妄亦乘其時之當進自上而退處于下者為謙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亦因其時之當退卦德皆一陽所為也豫之陽自乾來變而純乾即時乘六龍以御天謙之陽變為坤地道臣道即承天而時行

天道虧盈四句

天道虧盈而益謙於月之三五而闕三五而盈見之地道變盈而流謙於地之高岬為谷深谷為陵江漢朝宗於海見之鬼神害盈而福謙於高明之家鬼闕其室善惟不足神降之嗇知之人道惡盈而好謙於驕泰以失溫良恭儉讓以得知之

稱物平施

本義謂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沈括云稱即後云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而斤三十斤為鈞一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兩其三而為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為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四標坤爻四其六為廿四以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為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四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

昔有問伊川程子曰易重幾何答曰易重一斤蓋謂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耳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濟楫

萬民服也

一君子耳萬民胥服勞謙之功用實大

利用行師

伯益贊禹征苗始道出謙字而謙卦六爻初曰謙謙二曰鳴謙三曰勞謙四曰撝謙六爻曰鳴謙唯五爻不著謙字然曰不富即不自滿也曰以其鄰即能下人也謙德孰甚乃繼之曰利用侵伐无不利則知上六之利用行師即六五之謙德及之也且周公於行師師卦之外獨注意於謙卦不屬于用壯之小人而屬于鳴謙之君子以視伯益贊禹前後聖後聖若合符節

謙卦與師卦義通

臨設敵致果之地與之講雍容揖讓之禮此非人情不可近乃益之贊禹曰謙受益行師而鳴謙毋乃迂濶而遠於事情耶一陽在二為眾陰所歸為師九二在師中吉自可建大將之旗鼓一陽在三居三陰之下為謙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何異舞兩階之干羽且師

之為卦言乎六爻不變也若二爻動進與三易豈不是自師之謙可見行師以勞謙為終吉且謙之九三自師卦來得為吉者以能謙退于三陰下也剛而無禮之子玉賁耳鞭必為賈策其必敗輕則寡謀之孟明兪越乘周滿笑其無能信乎唯謙始為受益也三軍克讓師往有功矣其君能下人則能信用其民矣是以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

豫

一陽在二為師其在師中者卦統丈人爻推長子乾坤六子長子震也一陽震動于下為復上行於二為師再上為謙上行而至四為豫固莫非此長子矣上行於四震已在上夫震在上坎在下為屯利建侯乃此震在上坤在下為豫自利建侯其辭曰利建侯行師回湖一陽上行復用行師師固帥師謙亦利用行師則豫自又利於行師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疏云用祖用考若周夏正郊天祀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則豫大象之上帝兼天帝與五帝矣考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亦分說

朋盍簪

朱子本義簪聚也速也謂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其聚且速簪字虛解程傳云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則并解簪之字義侯行杲云朋從大合若以簪爲參之固括取南仲云乃能合衆力以安于上猶簪之總衆髮以安其冠是簪作實解矣晁景迂云古冠禮未有簪之名何楷遂云或謂古冠服無簪乃桓譚鹽鐵論云神禹遺簪不顧非古已有簪而何特簪即弁服之笄周公或取以借用按本文應作聚字解盍合也簪聚也合猶未聚聚則必合

蔡清曰由豫任大責重難以獨力支持必以同德之人以自輔自古以聖哲之資居元臣之位如雷則舉八元八愷伊周皆有俊又吉人之助孔明亦開誠心以來諸賢之益其引證明盍簪頗暢

貞疾恒不死

本義以柔居尊沉溺于豫謂為致疾之由且柔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其疾為貞疾所以恒不死者為其得中故則以乘剛為非善也王宗傳云乘九四之剛時以輔拂于已恒得不死與朱異義然小象六五貞疾乘剛也孔子謂乘剛而貞吉疾似不以添出法家拂士一層人之生以氣也氣出則死剛陽氣也九四之剛以六五之柔乘之剛亦不至于過雖有疾亦貞疾貞疾不死之疾也貞疾乘剛其中未亡故恒不死且也中虧之症難瘳外感之病易去貞者事之幹也事有幹則不仆貞下起元七日來復故貞吉恒不死

隨元亨利貞无咎

本義釋乾卦辭謂大通而利于正擇隨之卦辭謂其占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元咎乾卦作一句讀隨卦元亨句利貞元咎句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晦入宴息正君子之隨時若日未至晦何可宴息哉嚮明而治嚮晦而息不違其時也隨之大象澤中有雷雷自收聲以收息於澤中所以雷澤有雷蓋龍雷之火必須以澤養之此脩養家之有胎息也

官有渝貞吉

子朱子曰卦以物隨為義爻之隨物為義俞玉吾曰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為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不知變也變者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愚按其所以吉在貞若渝而不貞即失其官矣胡云吉耶又有一說陽為陰主則曰官今以陽下陰是其變也然當隨而隨變而不失其正故可云吉然皆貴乎隨時也隨處之初九要不必自以為官而不渝其舊否則王荆公張江陵不免為執拗宰相矣

弗兼與也

從正則无邪從非則失是自無兩從之理既係小人未有不失丈夫者故戒之也又若理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胡廣之中庸終於邪而已自處模稜出為調停亦無是處

隨有獲貞吉

以男下女則為戚之取女吉以陰隨陽則為隨之有獲凶娶則為妻奔則為妾納女者不可不慎也

本義謂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是指其隨為從人也程傳謂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雖正亦凶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是指所隨為人從已也程子謂是危疑之道與朱子勢陵于上義亦相發而從已從人未定孰是程子又謂居此地者奈何惟乎積于中動合乎

道以明哲處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武侯是也其次則郭汾陽功高而不震主所論為臣之道甚是

有孚人致其信也在道已立其誠也而功自明矣人隨己已隨人均可无咎

孚于嘉言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陰柔中正所謂嘉耦曰妃也六二為九五之嘉耦九五即是六二之丈夫德位相孚言孰大焉

王氏應麟云信君子者治之原故曰孚于嘉言信小人者亂之幾故曰孚于剝有厲

隨上六爻

此亦足九五爻義也爻義是取隨人則上九亦轉隨九五拘係之乃從維之如小雅白駒繫之維之以見留賢之意所謂孚于嘉也王用亨于西山如孟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以見用賢之效所謂孚于嘉言也

凡卦六五下上九有尚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鼎是也九五近上六有比匪之義大過咸夬兌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之私必于允體取之為其以說而動易入于不正也此以剛下柔為義則相從非不正也故于五曰孚于嘉言所以別乎兌之孚于剝於上曰拘係之易乃從維之西王用亨亨于西山即明乎所係者正也

易文言王用亨三皆謂王用如此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非謂其爻為王也

蠱

物不壞可以相安無事壞則從此多事矣然唯有所事雖壞而不至于終壞况幹旋補救儘可復於無壞貞固足以幹事爻辭幹蠱周公亦貞視蠱卦矣貞下起元亂後復治既有幹蠱者豈不是元亨而天下治也其云利涉大川然其所事祇恐見義不為遺天役艱佛時仔肩惟事乃其有濟故曰利涉大川然其所事全要敬慎先甲三日固是辛也後甲三日固是丁也幹蠱者果能不憚辛勤常著丁寧合于天行天子之有終始以象人事之有

有終始又焉往而不利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鄭氏康成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王氏輔嗣但以甲為創制之令而不云創制之日孔氏穎達則遵王注而闡闢從鄭之徒然經文明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後俱以日論何渠不指甲為日乎要之先聖演易多是假象以蠱下卦是巽巽為木甲屬木故有取于甲日不過謂幹事者須辛勤丁寧云爾讀易者如無易不泥可也先儒先甲之辛亦有作殷勤讀講

于朱子曰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矣

山下有風蠱

巽風也艮山也水流不腐戶樞不蠹氣不宣達則如物在于皿而生蠱故風以散之乃風為山所止不能散其鬱蒸之氣而為蠱矣東坡先生曰器久不用則蠱生謂之蠱人久晏安而疾生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謂之蠱蠱之灾非一日之故也

有子考无咎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國人皆稱願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繇則殛死禹乃嗣興治水功成而繇遂尊於郊祭承考之意孰大于是

不可貞

不可貞者巽以行權須得中道若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是祿蠱而非幹蠱矣

小有悔

小有悔者若父母怒不悅而徒之流血為子者惟是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蠱下三爻是巽

卦並言幹蠱人于處此盡巽之道可也

幹父用譽

幹腹亦允若此孝之所以為大孝也鄭維嶽云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幹蠱而親不失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此幹蠱之最善者

承以德也

初六小象曰意承考此曰承以德不以事承考而以意承考不承父以事而承父以德父之德者則譽亦彰矣承德正所謂為用譽也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初至六皆言父子而上九獨言君臣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蠱上與隨上義屬反對隨所當隨則可拘係從維蠱已幹蠱則已高尚其事惟其宜而已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設易者謂臨有臨御之義故有占為元亨利貞臨有臨逼之義故其占至于八月有凶頤易中吉凶別于陰陽消長剛長則吉陽消則凶剛復于陽消之後合於天道亦能四德之皆全陰來于陽長之間律以天行須防八月之易至孔穎達曰剛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臨策盛大故於臨發之臨於夏至為十二月之卦其反對為觀則是八月之卦陽氣生于十一月復卦自冬至于半息而至夏至為極盛一陰即生于五月姤卦消至秋分則又晝夜平矣嗣是晝又漸短及冬至而日短至消息陽氣也消陽為陰消也自臨至觀經夏至而秋分不可謂陽之浸長可恃而不防其消也消正不久也凡剛長之卦皆應八月有凶何也八少陰之數陽極于九退而生少陰之八凶在陰生也

日陽象陰之義配日月陰象陰之義配月七少陽之數八少陰之數陰極于六進而生少陽之七故易言陽復之期曰七陽極于九退而生少陰之八故易言陰來之期曰八月

教思容保

胡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咸臨吉无不利朱順命也

李舜臣曰山澤通氣其卦為咸山上有澤也而澤上有地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咸感也臨二陽在下四陰在上陽進而臨陰未必四陰之順命乃初九剛而能正九二剛已得中雖未必其順命而已無乎不感既有以相感而又何慮其未必順命吉其已然者也无不利其將然者也雖未必順命而已可信其无不利者也

甘臨无攸利

甘酒卜後世之有也甘言識敵人之誘我妾婦之道務以悅人每不直被人觀破

徐與喬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甘節所以吉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長甘臨所以无攸利也

知臨

為君之道莫要于智稽古帝堯其智如神元公於臨六五言智謂知臨是大君之宜與泰誓亶聰明作元后同義願於臨之五發之臨外卦是坤五常之德智藏于內坤以藏之故也

觀

觀有二義以下觀上為觀觀去聲以我觀人為觀觀平聲爻傳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與觀卦名皆讀若灌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與文章觀闕觀等皆讀若官卦以觀示為義二陽在上四陰仰之觀如良闕之觀王居所以有兩觀也又以觀瞻為義即大衆以省方觀民設教以我觀人與我為人觀別是一義也

盥而不見薦

禮莫重于祭王者之祭天下于是乎觀禮凡祭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謂之盥酌

酒獻尸尸灌於地謂之裸此盥是況手也裸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蓋謂下觀而化不必至於薦腥薦熟其於況時已有孚也其在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與此相類若論語既灌而往吾不欲觀與此正相反

聖人以神道設教

神道天之神道非象教之謂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忒式天之神道聖人以之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於治國乎何有

亦可醜也

女之貞者原不闕觀此卦以觀取義則六二亦觀乎九五以女觀男自非堂堂正正是謂闕觀然六二柔而得中其得固貞也雖然亦可醜也何若不闕觀也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王國自指九五光如書而云天子之光也本義用賓兼朝覲仕進已仕者利于朝覲若

小雅之嘉賓是也未仕者利于仕進若周禮之賓興是也

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觀我生是謂已所行乃象傳曰觀民也以人為鑒則知所行之得失耳

觀其生

五以爻義言之以五為主者也故曰我上以卦義言之泛言為觀之道故曰其子朱子謂以我為其小有賓主之分

噬嗑亨利用獄

獄為惡者設則惟恐善者罹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好生之德所為體帝德也獄設而不用寔好周之成康圖圖無人非縱暴也乃刑措也然而天有陰陽日有昏曉人有善惡不欲致之盡善祇好治其有惡惟明以別其淋慝威以攝其凶頑庶幾善者不罹於獄而用獄亦無不利雖然治獄者亦何待桁楊刀鋸血肉狼藉哉先王觀于雷噬嗑不過

罰勅法而已蔡氏清云豐折獄致刑君子用法于既犯之後噬嗑明罰勅法先王立法于未犯之先

噬膚滅鼻

卦取噬嗑則頭中有物自宜噬而去之上下兩陽而中虛為頤以四爻之一陽為物則所欲治者指四爻也而爻於九四無甚辭則卦與爻取義殊也九四六五之乾腠肉謂離為乾卦故其腠為乾腠肉為乾肉膚在六二是震之中震為勇言其外布膚亦肉之外布也若鼻則以互體言之二至四互艮艮為鼻荀爽易所增故曰噬膚滅鼻然履校滅趾何校滅耳原句可通若噬膚滅鼻何至噬膚而滅其鼻乎飲酒濡首則有之噬膚滅鼻罕見也且猶有訖金矢黃金若如王氏肅解則謂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推之於黃金當復然見太平御覽王肅注易原有十卷今不傳然朱子本義引周官束矢鈞金則於四五兩爻已於噬乾肉噬乾肉貼飲食得金矢得黃金貼獄訟飲食必有訟原屬一貫此噬膚何不亦貼飲食

滅鼻何不亦貼獄訟其貼獄訟將所謂滅鼻其諸墨刑乎抑為劓刑乎

賁

論語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集注彬彬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要自有無過不及之意文質如何無過不及觀于賁卦知之矣賁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陰上陽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來文其上而為艮程傳剛柔交錯如卦之畫則已相留離雜而適均矣然賁之為義有質而文以賁之宛以質為主周官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功禮器所謂無本不立白受采其間自有一箇先後也

五上兩爻俱動則為既濟既濟亦迭用柔剛然坎險在前防有所陷其德不若文明以止本體上坤下乾為泰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則為賁賁之義傳曰以察時變以化成天下此即保泰之道也

剛柔交錯天文也

王弼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後來傳寫脫去剛柔交錯四字郭京舉正本有此句

人文也

孔子之麟吐玉書曰制作定命符又嘗自筮得賁是天以文命之矣周末文勝而天猶以文命孔子蓋以周末之文非文也孔子之文乃文也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文不在茲乎

賁其須

爾雅釋詁頤待也則有相待之義本義以二附三而動為賁其須則更於象傳與上興也句相合若注疏以須為頤下之鬣謂賁卦自三至上有頤象則象有賁頤者以二為其鬣矣人髭在口鬣在頤鬣則在頤者也又玉藻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通還切班班也則又別是一義

賁于邱園束帛爻

王弼注云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爻孔穎達正義邱是邱墟園乃園圃惟草木是生為質素之處束帛財物也爻爻衆多也注疏大意謂致飾於質素之處不至靡費財物可多是崇儉也疏又云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是以儉約待賢漢聘隱士用羔雁元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而已是將禮賢之說抹去也然諸儒多以邱園指邱園之士禮賢之說遂習用之

爻爻有二義程傳謂是翦裁分裂之狀朱子本義謂是淺小之意程子以邱園為指上九六五之柔外比上九之剛外比于賢受其裁制故以裁割束帛為義朱子以邱園是本文之象六五陰本坤柔性為吝嗇故以束帛以淺小立義願如本義則爻當音爻如程傳爻當讀若殘翦裁分裂不謂殘乎

沈括補筆談古人謂帛為元纁五兩者一元一纁為一兩元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

之色故天子六服有元衣纁裳以朱漬丹就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緜緜今之茜也色小亦再染謂之窺窺叔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元纁二物也今用幣以皂帛為元纁非也古之束帛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寡也非盛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

五陰剝一陽陽之剛德亦將為所變矣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故君子不可不慎也陰陽之消長夫以五陽消一陰曰決剝以五陰消一陽曰變何也君子去小人數其罪而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傾之故曰變

君子尚消息盈虛

陽氣消至九月將閉塞而為冬十月則純陰坤卦矣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九月霜降卦氣值剝履九月之霜即知有十月之冰有息必有消消將至盡有盈必有虛虛則難盈特

其盈補其虛辨之不可不早也

天行也

剝曰天行復見天心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必能使陽之常復太公碭溪武侯卧龍蓋有待也

剝次于賁風俗以文采相尚物力不支而宇宙消耗上下以文誥相欺政刑不舉而盜賊橫行雖曰天行豈非人事哉

上以厚下安宅

剝以世運言君子處剝之時祇有厚下一法若猶剝下以為已利則所宅不安矣收拾民心是為撥亂反治要著剝以民情言宅下所居也厚之所以安之安則不剝上矣剝五陽陰剝一陽大亂矣弭亂之道無他亦只有上以厚下安宅

剝牀以膚

剝牀以膚京氏易作剝牀以蓋宋胡忠簡公邦銓謂京房改膚為蓋者精意然小象謂是
切近之史如左傳君將噬臍則以膚字為是

貫魚以宮人寵

自古元氣剝喪莫大於女戎之禍所以元聖於剝六五特反揭之六五陰居尊位非凡宮
人也貫魚以宮人寵此是何等福量如周太姒不妒忌而子孫眾多自死不利若今日冊
貴妃明日易皇后三千寵在一身無復貫魚之象矣

張振淵曰遯曰畜臣妾吉告陰陽以制陰之道剝曰貫魚以宮人寵教陰以從陽之道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

剝之上九無位之地一陽存焉天地閉賢人隱賢人胡隱留其身以有待也碩果不食春
乃發春矣上九一陽為下五陰所載則是君子得輿也又內卦坤坤為大輿君子于行民
胥載之凡是陽爻俱從乾來乾為木果果中有仁其發生即七日來復時乎

小人剝廬

子朱子以廬為小人所庇者剝廬謂自失所庇也輿者君子所乘以為安者也當剝之世
君子有不安矣然眾心愛戴雖播遷流離必有託足之處故其象為得輿也廬者小人所
居以為安者也當剝之時小人自以為安矣然天怒人恐即予以栖身之所而不能一朝
居也故其象為剝廬也象曰終不可以用也言其同歸于盡而已天下古今豈有剝去君
子而小人能安居保聚者哉

復

象曰復亨剛反剛屬陽陽為善人心本善馴至于惡惡而知不可為則善由是復矣善之
復剛反之也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獨善推及兼善君子反經而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所以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比皆剛反之義也
天道無往不復人事亦無往不復人心亦無往不可復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苟

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速復无祇悔是誠在我

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程傳朱義俱體泰傳而言以入為一陽之生以出為由生而長此時天理渾然而無人欲害之自然无疾朋陽類也但是一陽生而潛伏於下何以復為純乾必須朋類之陽同來則以上五陰俱變為陽始還純乾之體陽如朋來何咎之有又自繫辭後天八卦推之帝太乙也帝出乎震一陽動於下而以順行出入六爻何疾之有一陽動下為復剛浸而長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以至於乾一陽復而五陽同來同道為朋何咎之有

七日來復

說易者江南美疏十有餘家其於復卦七日來復並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應云七月殊不思陽氣雖於午已消而建成之月陽氣在猶在何云七月來復乎惟王輔嗣云陽氣剝盡至復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故康成即易緯之說以建成之月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言七日則固無庸改日為月矣朱子亦云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更則成復故言七日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元也仁也貞下起元陽動處即是元元即是仁矣天地嘗未一日无陽亦未嘗一日无元善之長流行於亨利貞之中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然而未見也一陽動為復而始見也矣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之謂乎且於復卦可通心學天地之心仁也人之心亦惟有仁也顏子之心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也堯舜傳心允執厥中顏子齋心克己復禮所為執中惟精以察之顏子則有不善未嘗不知也惟一以守之顏子則知之未嘗復行也道心則微而著人心則危而安不速復无祇悔所以復初之爻惟顏氏子足以當之也天傳心在於執中二五皆中故二為休復吉五為敵復无悔初爻之外惟二五兩爻處

最善三則頻復而厲者所謂人心危而難安也四則中行而獨復者所謂道心微而難著也然猶能自求其心者也至於上六不第微而且迷不第危而且敗則天君不能自主矣故小象曰反君道也堯舜相傳之心學何嘗不是包義一畫始也

邵康成節先儒詩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義

復見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見天地之情情現乎顯心藏乎微故見天心在靜極動初處

先王以至日閉關

大象於復卦曰至日閉關十一月冬至以卦氣在復也十二辟卦之說已萌芽於孔子

无祇悔

祇陸德明釋文音支馬融音之徒是反韓康伯音祁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禔時支反安也九家本作攷獨子程子云宜音祇抵也玉篇適也義同无祇悔言不至於悔也

坎卦云祇既平言至既平也俱作祇字解監本祇从示玉篇五經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本義亦云祇抵也

以下仁也

孔子文言於乾二言仁以行之象傳於復二言以下仁也文言即釋君德仁指九二之大象傳所言下仁仁屬初九之无吉

頻復之厲

若以仕言柳下惠為士師楚子文三為令尹皆是

中行獨復

若以復為復於善則是克己復禮為仁夫子告顏淵所以申之曰為仁由己

敬復

初九不遠復如日月之食焉更也人皆仰之天道也六五敬復安士敬乎仁地道也

有災青

程傳災天災自外來青已過由自作在左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又天災流行何國菑有
又妖由人興也人棄常則妖興又有所謂黑青者考北宋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
殿元符末又見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
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書夜出無時多在掖
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
始夜則掠小人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青本朝道光丙午丁
未間南邊亦有之從寧波起謂之三脚貓開過蕭山夏夜將半聲從遠來屋瓦皆震予卧
床搖搖如在波浪中三推三盪即過內室予之妻文已擊銅器出來謂牀柱震撼喊聲四
起以我獨睡在外書房所以出視外廳舍予叔亦起周視已過無他次日則倪小鴻副車
言其樓有如牛狀從樓梯下起視閭門有人聲聞見其所識成衣者云風過有怪物腥氣

猶是滿巷其鄰陳家兩缸水一平者水已盡一側轉水猶存越日任小晴上舍言其家香
火有異即持短炬籠燈上樓則果有如貓而大者窺過小晴之腳背被其爪傷而實非貓
也徐畏齋解元言其住井亭有族房一燈婦常持念珠念佛夜忽有打門者開即一如犬
者窺進据其供佛桌上碧眼相視婦祝云我是孀守念佛幸勿滋擾如犬者忽窺去凌
雲帆進士言其弟婦樓臨大路有物從樓窗爬進喊起不見時在白晝而窗外無所緣也
作三叔招戲班唱戲即在北廳住宿幕天席地忽一夜有物壓戲子身被魔在旁者共喊
起予弟從內出視而被魔者漸甦時予父亦起立內軒下云甯有怪氣色黑濛濛然從廳
外起離屋不過尺餘如羣鳥望西去黑青畏鑼聲滿城徹夜不絕後聞自杭而蘇消歸何
有

有災普用行師

靖康北狩之禍浙江辛酉之變災青起于迷復而復繼之以无妄君子知所為消弭矣

无妄

无妄之卦上乾下震上乾下坤為否否初爻變即成无妄因想時當否初人苟以陽德自處即不為否推之大劫既臨善類不滅或亦由此維唯既无妄矣而卦詞猶曰匪正者何也豈无妄而猶有匪正者乎子曰儘有人心自无妄而行不合正者因想霍光寇準心實无他而不學無術差以豪釐終以千里一則不割私恩一則相習奢欲皆不得以功名終故人有四德者其學要執於正六三之災上九之眚皆是過中失正為天命所不佑可不惜哉可不惕哉

无妄初九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固是卦主然玩全卦震動乾健二與五剛中而應其所以成无咎之德者二又備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畲惟絕其期望之私故能全其无妄之體史記无妄作无望鄭注妄猶望无妄謂无所期望其說自合且可以通養氣之說養氣之功在于其集義集義之要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也三句不耕獲不菑畲則成无妄

而利有攸往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則可以養吾浩然之氣

其匪正有眚

昔起于匪正而成于迷復消眚之法唯在于正正則不迷

无妄是人性本善匪正是物交引之至于匪正即是妄矣若果保全其无妄天下雷行何所容其有眚

言忠信行篤敬只完全得箇无妄

物與无妄

无妄性也與猶命也靜生動動生萬物動萬物者莫疾于雷雷以動之而物以生即物物而與之以无妄所謂天命之性

无妄之往

象傳謂无妄卦辭之所謂往卦所謂往其匪正之往也文象謂无妄者之往爻所謂往誠

能動物者也

无妄之災

或繫之牛邑人如肯照顧亦不為行人得矣故人不可自恃无妄思患預防可以免災

无妄之疾

无妄之疾與无妄之災一例看无妄之災踰其時而自斲无妄之疾順其時氣而自平

无妄之藥

良藥苦口利於病病可自愈何以藥為故執者不服藥為中醫者非又信服藥于未病之先者亦非

无妄行有省

既无妄矣行何有省其或匪正乎无妄自存其仁而匪正或不受戮于義其匪正有省卦辭已詔我矣

大畜

以一陰畜五陽為小畜則將以四陽畜二陰為大畜乎非也小謂陰而大謂陽者卦以巽陰畜乾為小畜以艮陽畜乾為大畜風行天上天之氣少為風散所畜者小天在山中天之行且為山止所畜者大也

大畜之義有三以畜止言彖傳所謂能止健大正也以畜養言象傳所謂不家食吉養賢也以畜積言大象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不家食吉

士須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以不受祿為名高虛生於世亦復何益上有堯舜之君下有無守巢由之節也

輝光日新其德

先儒以剛健貼乾篤實光輝貼艮然王輔嗣注易實主理義其云夫能輝光日新其德者

唯剛健篤實也王以剛健貼乾篤實貼艮輝光運日新其德句讀輝光日新之德與於緝熙敬止句法相似孟子亦云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李相國光地云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誠則明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明則誠矣
輿脫輻

小畜以輿脫輻不受所畜而反目大畜之輿脫輻能順其畜而无尤

良馬逐利難艱貞日閑輿衛

九三陽爻上九亦陽爻乾為良馬三之自視故為良馬其視上同是陽爻為馬故逐利艱貞日閑輿衛朱子七字作一句讀謂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又謂日閑日字當為日月之日按注疏利艱貞句日閑輿衛句日讀若粵閑作閑閑解正義以為進得其時涉難無患雖曰有人閑閑車輿乃是防衛見護也與本義異然不若本義之明習提良體本坤乾三索田索而為良坦為大輿內卦乾三為馬則其視外卦非為輿衛乎

童牛之牯无吉

語類下卦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卦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畜極則通故九三良馬逐上九何天之衢六四外卦之爻初與內卦初爻應童牛謂初九也牯六四牯之也易為力故无吉也王氏應麟云制官刑則具訓于蒙士無桑酒則誥教小子記曰禁于木發之為豫即象易稱童牛之牯意

豮豕之牙吉

豕剛躁物也其猛在牙豕去其勢為豮豕既去其勢雖猛何為豕之牙謂九二也豮為六五所豮也有以制之故吉也子程子云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強制也則察其機恃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

何天之衢亨

何字程傳以為誤加本義以為發端云何其通達之甚也諸儒有作荷字解者吳氏澄引

何天之休何天之龍證之女媧斷鼈足以立四極陶侃振八翼而摩天門然而不若鵬之絕雲氣負青天也伊尹俾嗣王克終厥德所謂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甲奉為阿衡所謂不家食吉養賢也大畜之賢惟伊尹足以當之王氏困學紀聞云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則謂有似乎仲尼深寧叟蓋從積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悟出

天河之間有河鼓星河當作何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為擔鼓星擔者何也為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潢之間故易為河非也以爾雅注證何天之衢何者亦確

頤

上下皆陽而中四陰其象為頤四爻陰動為陽如物橫在頤內則曰噬嗑去其物仍是頤頤養也物在頤內而下於咽即所養之口實也曰自求者如詩所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陳大士云頤合震艮成卦帝出乎震萬物得養而生成言乎艮萬物得養而成

頤下三爻自養口體故多山上三爻養其德以養人故多吉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

養正則吉也

王氏應麟云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慎言語節飲食

本義以慎言語為養德以節飲食為養身然人氣清則賢氣濁則愚氣盛則強氣衰則弱氣存則生氣亡則死言語不慎則耗氣飲食不節則滯氣耗與滯皆足以傷氣傷氣即傷生非以致期頤之道也

養德以慎言語入手養身以節飲食當頭喋喋善言非所謂慎飲食若流大戾乎節惟君子法雷之動以慎其所出法艮之止以節其所入

舍爾靈龜

自養於內莫如龜初九舍爾靈龜謂失頤正之道故凶求養於外莫如虎六四虎視眈眈謂專頤正之志故无咎又以龜虎對言者亦以龜節嗜虎節欲於自養有關合故

頤頤拂經于印頤征凶

王注以頤頤拂經于印頤為句頤征凶句黃氏幹云頤六爻只顛拂二字求養于下為顛求養于上為拂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堂為句拂經于印頤為句征凶則占辭黃氏是也孔子小象曰六二征凶不連上頤字也然而黃氏亦與本義異本義云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是以顛頤拂經為句矣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是以于印頤征凶為句矣

拂頤貞

本義拂頤句貞凶句頤氏日知錄云拂頤貞三字當連讀卦辭頤貞吉此爻與卦象相反故小象曰道大悖也

大過

陽可包陰尚有頤養之吉陽不可以包陰不免過橈之凶

本末弱也

陳大士曰本末為義從木字也巽下陰而根虛兌上陰而枝槁故云本末弱也

澤滅木

木雖為澤所滅而木猶是也水所鍾為澤其滅木乃暴長耳雖長易消消即不滅故可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葛憲齋云君子求同理不求同欲故獨立不懼而其守過人求天知不求人知故遯世无悶而其量過人

藉用白茅

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材乃能勝任也冒謂大過之時如大厦將傾何木能支元公則知之矣勝大任必用小心物不錯措諸地而用藉不藉以他物而藉用可胙土可縮酒之

白茅其小心為何如是可以勝大任者也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而開景運者八百載
武侯謹慎小心再興炎德而綿國祚者四十年

枯楊

大過本不弱謂初上兩陰爻也相形為弱以中有四陽爻也頤中四爻皆取象于木而二
五兩爻更取象于柔木蓋巽為木兌為澤近澤之木多楊故取象於楊時已大過故取象
於枯楊宋楊文靖公問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木然或為楊或為樟神負眾棟榱則
木之強者也楊木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本五近末故均為木之弱凡
木強大處下柔脆處上下為本上為末

枯楊生梯

子程子易傳梯根也引劉琨勸進表生繁華於枯莢句謂枯莢為枯根也本義仍之按王
輔嗣注梯楊之秀也鄭康成謂木更生也二近本故生梯則指根旁之莢為是

枯楊生華

華楊花也月令桃始華桐始華鞠有黃華花華通用然此華字當讀若敷梯妻同韻則華
敷夫亦當叶韻詩經隰有荷華叶下都韻黍稷方華叶下途韻後漢書漢光武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娶妻必得陰麗華華吾叶韻大過二五兩爻元公亦作韻語也在爻義五近末
故生華

坎

乾坤三畫以中相易而成坎離坎中實誠也離中虛明也困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此
聖人之心學也

維心亨

文王六十四卦彖辭惟於坎卦指出心字章潢以為一陽陷于二陰所謂道心維微而愚
以為一陽為二陰所陷何莫非人心惟危且坎之為卦已險而况習坎指出心字於習坎

之卦亦見險莫險於人心所欲治此心者奈何維有孚乃亨爾有孚而行有尚可與論語人而無信豈反看

坎正北方之卦也心為火離也坎之為位在人為臍下三寸於此見心其即納心於丹田之謂乎龍虎升降夫豈欺我

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之行險而不失其信莫著於浙江之潮汐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天造地設之險固然可用欲守其國雖無險處亦須設險而不能設又棄險而不守其於

國何

王伯厚云下陽舉而國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岷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全諫山云姜維棄漢中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

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關而笑宋之無備一也

來之坎坎險且枕

坎坎與乾乾同居俱著于第三爻謂本卦是坎外卦又是坎也來之坎坎謂坎又是外來也險自外來且以為安焉不入于坎窞枕所以為安者也本義謂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險指爻前枕指爻後其險益深為不可用朱子是也若王申子謂進退皆險寘于可止之地而漸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席息而求安之義言能如是雖不能離乎險亦不至入于坎窞之中若再躁而進焉則入于坎窞為不可用矣以視本義多添轉折

樽酒盞貳

本義引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盞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盞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又云小象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檢釋文有之或宋本無後人添入釋文又辭樽酒絕句盞貳絕句用缶絕句按王弼注已如此讀

納約自牖

牖受明處也約不繁言而可解者也因其明處而納言古今以為諫法陸德明釋文牖作誘亦本詩既大雅天之牖民疏言牖與誘通其實元公假象牖是作綢繆牖戶牖之字用約是作人尋約約字用與樽酒盞貳用缶各有所取象也

係用微經寘于叢棘三歲不得

棘似東而小叢生多刺人以為藩古者拘罪人于叢棘大約藩之囹圄外也若左右九棘樹之于外朝者則無刺而高大者矣魯哀公八年吳子囚邾子于樓臺栒之以棘亦即寘于叢棘之意係用微經微三股索經兩股索縲縲之類字皆從糸古蓋無用鐵者三歲不得非謂不得其情乃是不得而出耳大司寇聽獄于棘木之下當是其處茲則誰為泊獄者至於三歲獄猶未存成滯獄如此民命何堪象傳謂上六失道信乎上失其道矣罪人斯得案須速結

離

坎曰習坎而離上不加一字坎為水水之險可習而出離火則不敢犯矣

畜牝牛

坤利牝馬之貞離畜牝牛吉坤與乾對乾為馬故坤為牝馬離得坤中坤為牛故離為牝牛

明兩作

明兩作正是日日新能新其德以及於民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六十四卦大象唯離稱大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以君臣言則舜重華協於帝以父子言則武宣重光

敬之先咎

敬之孔子於坤六二發之周公於離之初六發之胡炳文曰需上六柔順故於下之三陽

敬之則得終吉許之也離初九剛躁故于二之一陰敬之乃可无咎戒之也
以辟咎也

辟咎之道離之初六九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先儒謂日初出時下床納履一動便敬蓋防
有錯即不錯若至既錯合四十九州鐵鑄一錯字亦悔不及矣履錯然小心也小心翼翼
所謂敬也敬是明之體明是敬之用敬則明不敬則昏故離之明須體以坤之敬看來能
敬最好在己敬而無失所謂履錯然敬之无咎也與人恭而有禮所謂有不速之客三人
來敬之終吉也諺云一敬辟百邪

黃離元吉

白貫无咎又返乎質為善福過黃離元吉文亦在中為得中道

坤六五黃裳元吉離六二黃離元吉以見離之中爻自坤來也顧不著於六五而著于六
二以日之行六二正當亭午若六五則夜午矣何言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九三時日已昃

則六五不在半夜耶

何可久也

家可敬正則為安樂矣家有六畜則已壽考矣日中則昃勢所必至人之處此不能揮魯
戈以回光必須備膏油以繼晷乃所聞者不是敬正之歌則是大耋之嗟蓋少年人只顧
嬉游而老年人不勝憂患是凶道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何可久也人其湯諸

六五之吉

先儒以六二為日之中以六五為夜之中則大象之明兩作其即象傳日月麗天之謂乎
日出皎兮明無不照悲天閔人之意隨時發見亦王公之所有事也

王用出征

離有甲冑戈兵之象離之上九亦時數使然用以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離
出征之師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而離之出征亦云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也出征之

道千古一轍蓋蛇無頭而不行元惡既誅餘黨自散若所殺者徒在裏脅愈殺愈多弄兵
潢池皆吾赤子既棄兵而把耒耨即為良民多殺何為



易會

下經

咸

咸之為卦艮男兌女二少相加情無不感琥珀拾芥磁石引鍼異類尚猶相感而况同類
銅山西地洛鐘東應遠地尚猶相感而况同居枯楊生梯枯楊生華老少尚猶相感而况
同是少年孔子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情字實屬難遣予小時有句云
鏡臺怕被小青磨即指情也予小時又嘗一夢見一闍黎坐磐石上石起空中掛著一絲
予夢中覺得此和尚不上不落為這一根情絲不斷瞿然而寤因想太上忘情其次平情
其下不及情寔不及情不可或過然斷情實難因想陽燧取火對光則火熾陰燧取水對
光則水生然則情之感即氣之感也孔子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
之氣盛凡事皆以義斷豈復被擾於情魔且有一法二少相感以相遇也若一在天南一

蕭山 陸莖 簡菴 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地北何氣之相聞抑何情之相投陶靖節先生作閑情賦猶落第二著昔吾先祖芝雲老人曾授我一本遠色編至今憶之却甚受用

張橫渠先生宋時坐臯比講易者其言曰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悅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猶能避之然則相畏且猶相感而况相愛又曰咸感也感如影響無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然則情感之相應固然報應之相感亦然

止而說

王申子曰止而說者謂艮止不動而意氣自相和說乃所謂感不止而動則是出于作為非感也故六爻皆啟其靜是說也愚猶疑之不動不感艮之止止乎禮義也允之說說乎禮義也而其情則相感也子朱子曰艮止則感之專允悅則應之至所解獨為直捷老當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聖人感人心亦只是一箇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以順人情豈不相感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只此一箇道理

君子以虛受人

量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滿則無不招損水不盈則承流撲滿不滿則不撲故虛則可以受人

兩心相感惟虛則然山鳴谷應谷虛也若別有物焉以閱之則情有所遷即未必其相應矣嘗言娶妻為百世計娶妻無子不能不聽納妾無子之苦當其嘗著悔不可追若既子孫繩繩則且忍而不必為此一妻一妾泣汕良人齊人慮室實為有福不然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咸之必變為睽也

咸其股執其隨

本義謂執者主當持守之義下二爻皆欲動三乃不能持守而隨之隨謂隨下二爻程傳則謂隨上爻然四實心位心為天后君百體所從心動則形隨三近四則其隨為隨四也

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又證之艮卦以三為心位六二亦曰不極其隨可見也又此爻小象謂志在隨人所執上下也似執字當作執業之執後世為人效者所執豈非下耶元公戒之曰往各以見執業不可不慎也

九四貞吉

咸六爻以身取象九四心位曰貞吉貞者正也心正而莫不正吉孰大焉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此一貞字亦心學之定盤針

憧憧往來明從爾思

其義繫辭傳已解之所謂以思无益也憧憧往來即是心之不定明從爾思即其所憧憧往來者往來未必實有事朋從亦非實有其人橫渠張子曰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則明從爾思亦心之雜思朋從以相從也語類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本義往來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遠及遠則是明從又別指其所感者

咸其脢

脢背肉在口之下心之上即膂也何楷云名三思臺心繫于膂以奠神明宰庶物而膂則無所感也脢為心所繫宗動天為天所繫有言有凶為有感也脢無所感何悔之有

咸其輔頰舌

心一而輔頰舌三皆所以出我心聲者心為之主出納唯命君子無易由言

恒

恒有兩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不易之恒所謂久於其道也不已之恒所為終則有始也然兩義並行而不相悖動靜互根運行不窮而其所為不動者自在則是有宗主始有運行有運行悉由宗主其實仍一而已矣彖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是為謂恒久而不已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終則有始無非久於其道也日月為體四時為用四時者日月之所為合之皆天地之道也是乃所為恒也

剛上而柔下

柔上而剛下為咸咸少男少女未成夫婦故以男下女為正男下女如婚禮之行六禮是也剛上而柔下為恒恒長男長女既成夫婦故以女從男為正女從男如禮所云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是也邱氏云男下於女婚姻之道成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長男而女居男上則恒久之道悖也矣

雷風恒

夫婦之道剛柔相劑乃可以恆非雷以動之將漸形其弛緩非風以散之或過用其威嚴極其流弊一日不可以居何能長久先天震方東北巽方西南天道左行東北陽氣始復且後天是艮亦資成始之功西南陰氣主藏且後天是坤更切代終之用震雖為雷巽雖為風而五行同屬於木二氣而實為一氣如不易方恆道乃成能久中也

黃滄曰貞者恆之道也九二不言貞而言中者恆之所貴者貞貞之所貴者中恆而非貞則失其恆故四以久非其位而失為上以振恆而大无功貞而非中則失其貞故初之浚恆以貞而凶三之承羞以貞而吝五之恒其德以貞而有從婦之凶惟二能久中則无過不及之弊中之所在即正之所在也

不恒其德

恒之九三曰不恒其德又處巽卦之極巽為不果所以无恒孔子於上繫論易爻者凡七而別有論大有上九爻者錯簡在十二章之首於下繫論易爻者凡十有一而論語有云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亦可補繫辭之缺

夫子制義

婦人祇有從一而終昔有人問于程子再醮之事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至夫不從婦人之貞乃夫子自有所制之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子之義即九二之中也不

為馮道亦不為荀息也

振恒

齊桓公經營數十年始有葵丘之會乃一振而矜之叛者九國豈非振恒无功耶

遯

遯二陰浸長勢將成否君子有宜潔身以待者故遯坤之四孔子釋之曰天地閉賢人隱不亨而遯遯如何亨茲蒙曰遯而亨也著一而字若然以解

遯與大壯相綜其大象巽巽為風風以散之故不為豫之朋蓋簪而為否之彙貞吉知有遯即知有以處否矣

小利貞

易例原大陽而小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本義釋小利貞云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陰浸長故而侵逼於陽為小人戒即為君子謀固是但小人為能守正君子何須退遯也裡傳

則謂陰雖浸長而未至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猶小利貞蓋遯五闕當位而與二應故尚可有為不比否之三陰浸長不利君子貞也又六二爻象以執用黃牛為固志亦謂二與五應不必遂遯故餘五爻皆言遯而六二不言遯似亦不如本義人莫能解必遯之志說也又九三爻象以畜臣妾為不可大事亦足與小利貞句相發明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對虎雖凶然不相逼亦不噬及小人既盛君子見幾而作君子之遯君子之遠小人也

惡以繩人而惟嚴以律己我不染指於小人小人遂不甘心於我矣

遯六爻

遯卦下艮艮止也故下三爻欲遯不能上乾乾健也故上爻欲遯即遯

遯尾厲

易例多以初爻居先如遯以初為尾則又在後蓋初于序則先而于位則處內卦之下遯

是遠出之義以初為後亦因卦義云然又陸續曰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則尾又從二爻看出馬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本義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龔煥曰二上與五應雖當遯時固結而不可遯者也謂有必遯之志似未必然龔氏之說却合程傳子程子則以為交固不去也夫處二陰浸長之世其在朝廷豈無一二親賢自審可否如不可遯之死靡他箕子曰我不顧行遯是也其不為比于天也箕子無是心也

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欲遯而有所係也其有所係何也有疾也有疾憊而係遯豈不厲甚然當下二陰浸長處之有道也以臣妾畜之處嚴以杜狎侮之奸不惡以柔忿戾之氣斯為吉耳宋廕相王欽若曰為王子明達我十年宰相則欽若曾為苴公所畜也

肥遯

上九爻辭古有作飛遯者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漢張衡思元賦曰云利飛遯以保名今自注疏來作肥遯本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大壯

大壯之有羊象為大象也下四畫陽上二畫陰大象兌也兌為羊故二四五六俱取乎羊

非禮弗履

雷之發聲未必全由天怒君子因震動而致恪恭迅雷必變以為敬天之怒也恐懼脩省是敬天怒之心非禮弗履為敬天怒之實

有孚

程朱皆以有孚作必然解謂在下而壯于進其凶可必蓋剛德雖貴用剛而文義却主用柔也卦德利貞故九二九四俱曰貞吉

君子用罔

罔豈可用乎故注疏罔作羅網解謂小人所用之壯君子用之則為羅網京氏諸家作不字解謂小人所用君子不用之程傳罔无也猶蔑也本義遂謂君子視有如无頑玩大壯之九三乾之九三也乾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何如敬畏乃不以為厲而用壯豈非罔乎

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

九三之不可用壯以九四在其前也上是震卦震為蒼筤竹為萑葦故有藩象三與五互兌卦故有羊象兌為附決故有決象決與扶通羝羊雖壯焉能扶藩九四之藩決不羸非壯于羝羊之角乃壯于大輿之輓也九四爻動則變為坤坤為大輿藩間有大輿可過自然藩決而不羸羊角矣輓輪之要處壯則車強輓讀如輻

喪羊于易

易平地也藩所以牢羊九四藩決則羊出于平地矣且震為大塗羊出平地在大塗焉得不忘又震之二爻動為兌兌為毀折故其取象如此本義則以易為容易之易謂忽然不覺其志也

胡炳文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羊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為順此云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為剛

晉

大有之火在天上君道也晉之明出地上臣道也日出扶桑萬物畢照才出於地而有見龍之德未上於天而無逼主之嫌安得不溼承天寵耶晉王之進以日言與升漸之以木者不同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侯本義以為安國之侯也坤為國邑雷出地奮豫則利建侯明出地上晉則為康侯坤

錯乾有馬象坤亦有牝馬象坤為眾坤得乾之三索為艮艮綜震震為蕃又為馬故用錫馬蕃庶晝日離也離在坤上照臨于其國邑離位在三爻離下變為艮艮為手所以接者故晝日三接但文王據卦演之而事驗于後前祠為主唐叔虞得封於晉其後捍王于艱難王錫之馬四匹策命為伯者晉之文侯也朝王出入三覲王錫之車駟弓矢者晉之文公也周之東遷於晉是依核晉卦辭若合符契如謂聖人不前知則吾不信

君子以自昭明德

胡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法之以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法之以自昭

晉如摧如

晉如摧如鄭康成推讀若崔巍也朱子讀如字解作摧折之摧是也初六與九四相應九應九四大臣之位而晉如鼫鼠與之應者焉得不為所摧且柔進上行殊非易易初爻推如二爻愁如所云足將進而趨退也至三爻而坤成坤為眾我進而眾允悔自止矣推如

愁如俱貞吉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爾

晉如愁如

晉如愁如所為小心謹慎也晉之六二始則憂心悄悄愠于羣小終則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然則震以恐致福晉以愁致福也王母指祖母

晉如鼫鼠

晉二至四互艮艮為鼠故四有鼫鼠之象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王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謂此也鄭引詩云鼫鼠鼫鼠無食我黍則大鼠也陸璣以為雀鼠王弼注易晉如鼫鼠為无所守守或不成一技者當之愚謂互艮為鼠觀卦不宜以螻蛄當之但今監本毛詩作碩鼠碩鼠田鼠也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

失得

來覆唐易云晉與明夷錯綜凡易中過離或錯綜或中爻離皆言失得

維用伐邑

來氏易云凡易中言邑國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虛邑晉卦坤在內故曰維用伐邑離為戈兵故用伐

明夷

明入地中何傷乎日非謂日傷乃明傷也如謂日入崦嵫為明入地中則日行日從地轉豈遂日傷其明明夷之象日食也初九為初食之限至上六則日食既矣食後還光其魄慘淡非明為食者傷乎且傷之者日^走起入闇虛限度也闇虛即是地氣大如月輪浮于空表既入其限一入一出若吞若吐日之明受其傷地之氣虛日之行實以實入虛如穿雲過但雲氣輕清地氣重濁從濁中出故傷其明若只循西沒東出之常則是明入地下非可謂明入地中

三日不食

離之象有飛鳥日之精有跋鳥初入食限但如于飛而垂其翼夫日之行猶君子之行也日之食猶君子之厄也孔子厄陳蔡間絕糧非若此三日不食乎又之言三日不食離但居王故曰三日離中虛其於人也為大腹虛其腹為不食矣故曰三日不食然所以不食者以有攸往主人有言故如陳蔡謂孔子得用子楚而不利陳蔡皆是不必如黔婁之遇嗟來也由正路而不舍者義也日曷不別行一道而必入闇虛之道不由詭道義也孔子曷不與食公養之祿而栖栖厄于絕糧義也彼夷齊不食周粟亦義也

夷于左股

陸德明周易音義夷于左股注馬融王肅股字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然則漢儒已有謂日月隨天左旋矣且經文改字馬季長已為之不始于鄭康成

用拯馬壯吉

六二一動則下為乾故有馬象於左股不能行用牝馬以拯之可用以代足矣所謂轉危為安矣

日為闔虛所食闔虛地氣則是陰氣也周公彎弓魯人伐鼓以助陽氣以散陰氣此皆用拯之義也

明夷于南狩

爻傳以文王釋卦德以箕子釋卦辭箕子之真貞周公於六五爻發之而文王則未及王申子以六二之爻柔順不失則未謂如文王而子朱子則九三謂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與于夏里正合此爻之辭義蓋不以文王當第二爻也子程子以九三之明夷為湯武之事是謂南狩得其大首為即放桀伐紂然而以臣伐君當為元聖所諱言竊意言易者但當順文釋之不必指實其人日行南陸其時在冬冬田曰狩日食南陸猶人君好田而傷于南狩大首謂獸也是行也雖可得其大首而有臣諫繼乃所謂貞也不可深惡而痛疾也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爻之義朱子尚未詳吾儕何敢置喙然管窺蠡測試曲解之左股與左腹不一人左股是受傷者之股左腹是傷我者之腹明入地中正在第四爻始驗第三爻尚是離第四爻始入坤日為地氣所沒不在其腹乎有入必有出從左入從右出則必於其中過所謂明夷之心也其出當在上六之後何則六四既入于地六五上六俱地故也獲明夷之心正所謂得君也得君心于是乎出門庭也既入其腹則為所食矣如何又可獲其心于不見夫日乎且不聞夫文王乎日有還光時文王有出夏里時蓋明之為德屬火火性本柔剛之為象中虛虛中故順柔順以蒙大難先謫玉門旋賜斧鉞此爻正文王可以當之

不明晦

六五明雖入于地中日之輪尚有餘於闔虛之外故明猶未息至上六而日食既矣故不明而晦也

家人

家人孔子彖傳內外俱宜正位而文王彖辭注重於女故惟曰利女貞姜源肇始任姁承庶知有以造周也深寧叟亦云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故以化行閨門為極致

兄弟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公取象倫紀畢具獨缺兄弟蓋尊則為君如武王叛則監殷如管叔或有所難言者而孔子於家人及之曰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即見兄弟一倫並非可缺讀易者于卦爻間周公雖不言更以意會可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相接所見所聞言與行耳物事也言必有事也恒常也行之有常也言有物者不為子虛烏有也一回騙不能兩回騙也行有恒者非或厭而喜新也朝而三無為暮而四也說得出做得到家人相信相敬而家道興矣故言有物而行有恒脩身之謂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

閑有家

桃夭之美宜家人曰宜淑筍之責家人曰閑外言不入於閨內言不出於閨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皆所為閑也

无攸遂在中饋

三從之德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有所從即无攸遂也遊山玩景入廟焚香皆非所宜何也不在中饋也祀難司晨家之所以索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家之所以興

家人嗃嗃

治家過嚴須防嚴蔽家人嗃嗃較之婦子嘻嘻總佳

婦子嘻嘻

嘻嘻何聲也火之先聲也亂之聲也唯禮可以己之五行之火主禮無禮則火不安其位恐致焚如之灾

富家大吉

終窶且貧室人交徧適我若家用足推適免矣欲富且貴其家可復內卦三爻家之有閑也无攸遂在中饋內事治也婦子不嘻嘻也而家富矣

胡炳文曰小畜九五稱富泰泰六四稱不富陽實而陰虛也家人六四陰也而稱富陽主義陰主利也

王假有家

正家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九五君位故言王外卦巽巽善入故言格假格字通家人有嚴君之象未有不正家人交相愛未有不昌

有孚威如

无攸遂在中饋所為女正位乎內也王假有家所為男正位乎外也六爻以二五為一卦之主而上九象傳以威如之吉探本於身曰反身之謂也可見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睽小事吉

洛誥曰明作有功允之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離明也兌說也既明且說可以處大事矣而同居不同行不可以處大事處大事者同心同德處小事者各奏各能

火動而下上澤動而下

水火不睽而火澤睽者水火相逮火澤一動而上一動而下云何不睽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趙汝楨曰男女不睽而內外無別其說誠然如何又其志通愚只講夫婦一倫二女之睽睽於其志為男子者因其睽而睽之不厚於一則二女之志平不睽於一則二女之志

釋故須男女有別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有取於睽也睽之為卦為二女也乃孔聖挽一男字而反有取于睽非無意也書曰觀厥型于二女人倫之始王化之原帝堯于是觀之君子以同而異

百官皆王臣也而兵農禮樂各異其司四民皆王人也而士農工商各異其事推之妻妾皆吾內也而一尊一卑上下不越其序推之娥英皆是妻也而一姊一妹前後無奪其倫同固不妨于異也唯異乃可以致同也

楊萬里曰禹稷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術未足為同之異也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君子之處睽非放其竟睽也乃終望其不睽也馬喪則睽矣人惡則睽矣馬喪勿逐鄭氏謂必安靜以俟之見惡人鄭氏謂必寬裕以容之自復无咎睽斯合矣其悔安有不止耶

然須有喪馬弗逐之度量可見惡人而无咎不止如孔子之於陽貨也郭令公之免胄見回紇李抱真之造壁見王武俊皆是回紇羅拜而退武俊指心相從復有何咎耶

遇主于巷

上下既睽何復有遇第能卑以自牧雖睽之時有合之道禮君臣賓主相見皆由庭以升堂乃不于庭于堂而于巷如鼎銘之循墻而走也巷宮垣之小徑自卑而尊人主必鑿之

見輿曳其牛掣

六三爻動兌變為乾乾錯坤坤為大輿柔進而上行則是見輿曳矣乃朱子謂為二所曳曳是曳往非曳而行也上卦是離離畜牝牛亦有牛象然坤象本為牛朱子謂為四所掣則後所曳者以三爻為輿前所掣者亦以三爻為牛也牛駕大輿原是一車不必又取牛象於離也睽卦利於往六五往何咎上九往遇雨則吉六三輿為後曳牛為前掣不得往矣彼此之睽從中必有曳掣者我不為所曳掣睽亦易合矣

其人天且劓

程傳天髡首劓截劓胡氏謂天當作而漢法有罪髡其鬚髮曰而天與而古文原易於誤
遇元夫

志不同行則睽然而各有所遇兌為妾遇主于巷是兌之遇也離之中爻是坤黃裳元吉
况離之二黃離元吉兌以少女為妾則離以中女當為妻遇元夫是離之遇也惟妾自循
其分待于永巷非無遇主之時惟妾妻不恃黨援進即內政自有交孚之日故睽之事利
於小而睽之時亦不妨於孤也

睽宗噬膚

本義睽宗指九二宗主也六五以九二為宗親之也猶九二以六五為主尊之也同人之
時道主溥故于宗者吝六二同人睽之時道主專故睽宗有慶本義噬膚言易合也祭有
膚鼎膚物之柔脆而易噬者也噬嗑之噬膚震中爻動以柔乘剛而為兌故不危於滅鼻
睽之噬膚離中爻動以柔乘剛而為乾故又可以悔亡

上九睽孤

睽而至孤家事冗踳故見豕負塗污也家道昏闇故載鬼一車惑也家之所以睽者每因
疑起耿南仲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猜嫌之起惟有忍時
耐可治猜疑易至于鬥狠故先張之弧忍耐漸即于消釋故然後說之弧要知妻妾匪寇
也同為夫之婚媾也往遇雨則吉謂羣疑由是釋爾昔唐高宗問張公藝何道而九世同
居公藝書百忍字以進忍固是治家之要道雖然亦看事起霍光之于其妻便不可忍亦
看起小畜遇雨而疑起睽遇雨而疑亡一小人一君子也

蹇

孔子於復指出仁字於蹇指出智字既以元善為仁而又以不遠復元祇悔為仁所謂克
己復禮為仁也不以能濟險為智而以見險能止為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固智之事也

利西南不利東北

西南坤方為地故平易東北艮方為山故險阻先儒釋此西南東北者皆然此卦以山上有水為蹇則險阻不第為艮故可以退方進方釋之文王卦位西方南方為退後之位東方北方為進前之位此義自坤卦發端而蹇解象辭由焉坤者宜後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來而不宜往者也解可以有往而終以來復為吉者也然則西南固當為退後之釋東北固當為進前之釋西南東北是遍指四方非僅指兩隅也若僅指兩隅於蹇當云西南坤方坤土也土可制水故利東北艮方艮為山山既有水懷襄為患何利之有此聊備一說云爾

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以九五為大人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為貞程傳泛言蹇難也險在前也

范文正公曰蹇與屯近然屯則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

君子以反身脩德

子朱子曰困致命遂志困極不可為也蹇反身脩德蹇難尚待濟也

王畿曰反身取艮之背脩德取坎之心項安世曰反身象艮之背脩德象坎之勞

見險而能止智者不是此立不動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反身脩德即濟險之術也大禹班師而苗格文王因壘而崇降皆反身脩德之效也即以治水論洪水滔天蕩蕩懷山襄陵神禹治之祇台德先可知也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蹇蹇難不一難也一難即已猶易解之唯難不一難如此彌見臣節謬者改蹇蹇為蹇蹇以蹇蹇比諤諤將王臣看小矣

此正諸葛君成敗利鈍非所計而鞠躬盡瘁之謂也事君能致其身公而忘私國而忘家

宏濟于艱難此則無愧于王臣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步艱難共思宏濟非為一己也為天下也

楊萬里曰蹇文唯二五不言往蹇二為大臣五為大君不往濟難而誰當任乎

往蹇來反

郭京舉正本作往蹇來正今監本作來反本義亦從來反釋之

往蹇來連

荀爽易以為四承五則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然則來連亦俟五來連屬至四自往也易以陽為實當位實指九五乃如諸爻九三來反反就二陰上六來碩來就九五則六四本義謂連于九三得其所安自當從朱子

大蹇朋來

此朋來不僅指六二之來應初六有待于來譽六四連三以就二上六就五以成功大是

方命圮族所以續用勿成二人同心所以其利斷金而况多助之至乎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以中節也何言乎中節如庖丁之解牛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奏刀騞然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行也順水之性而利導之故發而中節也見險而能止不為愚公之移山發而皆中節須如治者之治水

往蹇來碩

初六之來譽來即止也謂宜待也上六之往蹇復何往也已極險也來碩就內九五大人以成大功也碩大也

解

解蒙上蹇卦以立名也文周孔子於卦名佳者爻象多戒辭於卦名危者於爻象多勗辭此則蒙上立名為望其解蹇難也

利西南

解九四一動震變為坤坤西南之卦也為衆故爻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然則孔子固以西南為坤方矣

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知難而退見可而進君子見幾來往皆吉

无所往其來復吉謂坎坎有險无所往水隨地勢行其來復吉地故地理家有取於西流水也有攸往夙吉謂震迅雷不及掩耳故軍事以速為神也

解之時

天地閉塞而為冬至春回而雷乃發聲雨隨以至雷雨以解嚴凝之氣也雷出地奮豫天下雷行无妄雷在天上大壯大壯二月之卦解之時百菓草木皆甲坼雷其助成三陽開泰之運者乎

君子以赦過宥罪

蹇先於責已過故反身脩德解先於甦民困故赦過宥罪易之象雷合于雷行秋令君子法之以折獄致行雷合於兩行春令君子法之以赦過宥罪當刑清之世赦宥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值刑濫之後赦宥不可无无則冤屈莫伸而戾氣不散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之仁赦宥者君子與民更新之仁然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又裁之以義也赦者盡放其罪宥者寬之而已未全放也

田獲三狐得黃矢矣

狐媚難解况其獲合羣剛而得中斯解之矣

本義卦凡四陰合或以為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也

朱子又謂此爻之義未強詳試強解之狐媚獸也三則成衆也田所以去害也獲之斯害去矣害去斯難解矣九二剛而得中與五正應是任解難之事者其所難能解難為中直也黃中色矢直幹得中直則貞貞則吉然未審是否後當有以教我

負且乘致寇至

解此難者須知察吏是綏冠要畧

解而拇

咸其拇以初為拇解而拇亦以初為拇解之拇謂小人之在下者也解難資於朋至故大蹇朋來作易者深以為幸願不解去小人之朋安能有孚君子之朋夫天下之難由小人造羣比如拇邪媚如狐擊害如隼解拇獲狐射隼而難解矣故解卦以去小人為要義

有孚于小人

君子潔身避亂小人乘亂逞凶此所謂難也朋至斯孚君子信之而助我有孚于小人小人亦信之而退聽於我至有孚于小人而難自解矣然小人之退貴其有孚也若小人退而未孚必希圖於復進如李嚴胸中有鱗甲而不怨諸葛君之廢斥乃可

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

鄭氏謂公非指上六言公如此又當用射隼之道也田獲三狐靖內也高墉射隼攘外也高墉所以捍外寇周伐獫狁城彼朔方秦皇之築長城非失策也薛仁貴之定天山只發三箭國有人焉四夷所以懾伏也

損

泰六爻皆變為否泰吉否來亦是一定道理損泰之三益泰之六四上兩爻剛柔一易即成損此即滿招損之義也然損剛益柔有時與時備行損所當損未始不可

二簋可用享

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多物亦屬無益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簋可用享為其當損則損故如凶災貧乏不能備物然後為可若力可以備物而謂我從省損道則非有孚也矣不信則不誠是焉得以成享乎

損下益上

諸儒多以民貧則君不能獨富為戒原是子惠元元至意然不必橫征暴斂為損下即十而取一何渠不是損下但須取民有制則便有合於道耳

君子以懲忿窒慾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故忿當懲忿思難即以懲之也養心莫善於寡慾則慾當窒見義利思義即以窒之也懲之窒之得有損道也是故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或以山澤為損山形墳起有忿象澤流因極有慾象此非也虞翻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慾

酌損之

酌損之所有過往以益上事何咎之有若竭澤而漁便不堪命矣

弗損益之

九二臣位當損之時不為國家生事則可無取於民弗損益之所謂我無事而民自富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義下卦本乾乾之三陽如三人損乾之一陽以益坤則是三人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六與三為正應則是一人行得其友也得與失孰優則道之固宜於損也

當損之時用人亦在所損三人損一如汰冗員之類乃籌國計者欲取民財不責本管而添設局員薪水不已漸及侵漁侵漁不已漸至乾沒徒多損于下而究何益于上如謂官府不足用何妨竟裁官府而改任員如謂官府不應裁何如不設局員而責成官府吁官府衙門其魚肉百姓已甚矣為官者朝廷固用其力為民者朝廷何嘗不用其財百姓何辜又添出這班食人無厭者乎彼宋王荆公其才亦大過人者乃設條例等司賢奸雜進徒開宵小奔競之門多填國蠹中飽之壑自悔為呂惠卿所誤豈非員數愈多則愈照顧不到耶

使過有喜

治疾如治兵以速為妙用兵若速則可以伐敵謀而無使滋蔓去疾若速則不過祛表邪而無入膏肓故損其疾使速有喜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本義以居尊受天下之益或以十朋之龜益之而不能辭謂六五當損之時不能辭此大寶龜也葛懋哉遂以寶龜比賢人謂楚書以二臣之善珍乎白珩齊威以四子之功美于照來十朋之龜非賢人不足以當之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賢人明能決疑故以為象愚按葛說謬也本義祇以龜為大寶並無作受賢人之善說大誥曰寘玉遺我大寶龜則周自以龜為大寶十朋之龜下不自寶而獻之于上則其為損下益上至矣何必更牽涉賢人耶十朋之龜本義謂兩龜為朋正義云朋黨也十朋之龜馬鄭俱引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郭雍曰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洪範曰龜從以弗能違作從解可參

得臣无家

損九二之弗損謂損己益之謂益人此文之弗損謂損人益之謂益己辭同而指異者卦義損下益上故在下卦為自損在上卦為受益臣則祇知有家耳如得臣而先家國而忘家其有益于上也實甚然必上有弗損益之之君而始得此臣也

益

損乾之三上益坤之上為損損乾之初下益坤之初為益損益皆自乾坤來人事即天數也然同是一箇損益而於損下之卦曰損於益下之卦曰益蓋損下防過取於民想見文王需愛民之意益下仍有裨於上想見文王詔治之國之殷

木道乃行

益象傳木道乃行程傳以為益誤作木或以為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指巽也渙之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孚之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渙與中

乎俱以巽而言木則益彖言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木似無誤朱子本義云下震上巽皆木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并有取于震木矣前明遂安汪忠烈公道昆墨卷竟如木字作文孔子贊易當悅心時使用韻語如乾坤泰益皆是想見聖人笑容可掬乾卦天字叶當如訂則此木道乃行行字叶當如杭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固如疾雷之動萬物也如其非義斯速已矣固如疾風之撓萬物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兩則字須有刻不容緩光景若今日過去猶有明日因循自誤何益之有

利用為大作

本義以受上之益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然如以工代賑用為大作何嘗不利于益下也

損乾之初爻益坤之初爻而坤變為乾乾震震動故用為大作是即乾之以美利利天下其為益下孰大於是然國家有大興作為人民開萬世之利亦必藉民力以成之舉事一不當民反受其害益民之力實不勝重大之事必如周公之營洛邑既得吉卜而經營之故曰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損之六五受下之益神人交益尚是上天之祐益之六二受上之益神人交益更自外來之福其言或者益不一益也乾或躍坤或從或在我者我猶有疑也恒之或承損益之或益或在人者人不定指也損之龜從即以下上天之祐也益之龜從于以見眾志之無不從也永貞云者為受上之益不可自暴自棄也王用享于帝鄭維嶽言王用六二之賢以享上帝即所謂籲俊尊上帝而朱子本義則謂是卜郊之吉占總以見上之益下為克當天心也

郭雍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天且弗違而况于人與鬼神乎

益之用凶事

本義以為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愚按卦至三爻人事興焉矣益三爻動震變為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應有詰戎之事兵凶事也用以禁奸戢暴救民於水火之中都從衡慮困心而出豈非有益於下乎

告公用圭

圭以通信亦以頒瑞禹貢之成神禹錫圭金縢之祝元公秉圭安知不因凶事既歲告公用圭

利用為依遷國

依字本義引左傳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句謂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自是正解

又如邢依齊許依楚皆是然象傳曰以益志也志下之志則國為民不安其居故遷國似亦依字可貼民說如尚書爰知小人之依為其為小人之依而始遷國則於小象志字更有關會又周頌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且以岐山為可依也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以惠施下溥我之心下受我惠以我為德上下交孚象曰大得志也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以我足以致民惠我為得志也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

孔氏穎達以為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無厭怨者非一故曰莫益之或擊之本義亦從其說然又以為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恆此或似文致人罪愚謬意可與九五又反看有惠益下民自感德為上者下之所望以益之者也若莫或益之彼民無恆產因無恒心民窮則盜起而或擊之矣立心勿恆仍指民說若有以益之多多益善乃慮其無

厭而求之不已乎

又一說廉耻國之脉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護牧遷為慮虜漢金間增羽敗垓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源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陸振奇曰雷風曰恆風雷曰益恆之九三於益之上九彼則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則立心勿恆或擊之

夫

以五陽扶一陰看似易事然一陰在上位高勢重急切亦難下手揚于王庭本義謂必正名其罪意如刑人于市與眾共之然徒榜其罪于朝堂未免秦繆之復用至萬不得已而號召徒眾雖屬信孚而為危厲告自邑率其私屬也不利即戒不必召外兵以靖內亂也利有攸往無庸優柔不斷也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告自邑不利即戒需者事之賊故利有

攸往否則不為素紹之召董卓即為李訓鄭注甘露之變矣

彖曰揚于王庭柔乘剛也似指一陰在上有權勢赫赫意

張清子曰剝不利有攸往不欲其為純坤夬利有攸往必欲其為純乾

吳日慎曰復利有攸往始如平地之始覆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如九仞之尚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

居德則忌

天澤履為禮澤上於天則无禮矣无禮則亂當此時唯有散財以得民而不自以為德彼陳氏厚施固避亂之道也其值簡公陳氏之不幸也其初非為盜國而輕量焉也本義於居德則忌句云未詳豈有朱子猶有未詳者乃以施祿及下句為有潰決之勢便說不轉耳

往不勝為咎

不量力而勇往來者未有不罹于咎者不為狄梁公之引五王以去武三思而但為楊忠

愍之列二十四大罪以擊嚴嵩奮不顧身為朝廷謀則忠而忘壯趾之戒矣惜哉
惕號暮夜有戎勿恤

九二雖以剛居柔然前後有四陽與之同類則即莫夜有戎但惕而號同類必為應援可
以勿恤下卦乾之中爻動為離離為日日在澤下則為莫夜離為甲冑為弋兵故謂有戎
上卦兌兌為口故彖爻多言號

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三獨與上六相應此君子小人常見面者若挾陰之色見如面即為所覺而凶矣頄顛
也狄梁公與諸武周旋但用一張柬之五王翩然而起反周為唐蓋君子之待小人不為
朋黨不動聲色雖遇雨而若濡為眾陽之所愠時會既至以五陽挾去一陰如摧枯拉朽
耳君子夬夬謂果於決陰也沈适補筆則謂夬夬有二義內去己私外決眾義也无咎正
義謂无所咎于人本義謂无所咎于己當從朱子

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牛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又以剛居柔其才非獨能挾陰者臀無膚坐不安也其行次且行不穩牽牛悔亡且
守柔道而免悔聞言不信戒不可輕聽而躁進也外卦兌為羊故即以牽羊取義乃王弼
孔穎達以牽羊兩句并講謂九四順柔道以順九五其悔可亡若以是言聞而不信則凶
矣經無凶字而注疏乃增凶義蓋以噬嗑小象證之彼謂聰不明也此亦謂聰不明也所
以言有凶也然而噬嗑之聰不明患自外來夬之聰不明防其有後悔其義自別本義云
聞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朱子卻從注疏

菟陸夬夬

九五居尊當位而下有四陰助之其決陰也如去草之易菟陸王輔嗣注草之柔脆者子
夏傳亦云菟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之物馬融鄭康成王肅皆云菟陸一名商陸是以菟
陸為一然即菟菜亦有二種本草云菟實一名馬齒衍義云苗又謂之人菟紅色者謂之

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且閱圖經明州有赤莧山相傳赤莧為仙人所種也乃董遇云莧陸大夫莧人莧也陸商陸也宋衷云莧莧菜陸商陸虞翻云莧黃也陸商陸也是以莧陸為二攷之爾雅疏州部云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黃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蓬蕩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則是莧為蔬菜陸為藥草其為二物明甚又項安世玩辭云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允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說文莧山羊細角者从兔足首聲讀如丸寬字从此徐鍇案本草注莧羊似麤羊角有文似羶亦備一說

夬三月卦莧始生時姤五月卦瓜始生時故取以喻小人也

无號終有凶

剝以五陰剝一陽不為剝盡則不食之碩果可以復生夬以五陽決一陰若非決盡則復燃之死灰難保不熾无號終有凶策眾君子協力以去陰務盡也

姤

宋王應麟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于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天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于女真張芸叟云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陸壑曰高宗脩德而祥桑自死宋景一言而熒惑退舍若果不能持盈保泰祇可委心任運三聖人亦不將此道理著之於易以為大戒矣

女壯勿用取女

巽為長女卦以一陰承五陽柔浸而長志在消陽蓋姤一陰始生非剝盡至坤不止故其占女壯勿用取女

李舜臣曰姤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

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徐與喬曰一陽未有易勝五陰故復冀朋來一陰乃欲敵五陽故姤稱女壯

繫于金柅

金柅王肅之徒皆謂婦人織紝之器馬馳則謂柅在車上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朱子亦
云以金為之其剛可知則自當以馬義為是昏禮有壻御論此云繫于金柅貞吉有攸
往見凶繫于金柅蓋待娶也有攸往蓋不待娶而往也亦有娶則為妻奔則為娶之義

羸豕孚蹢躅

初六一陰在五陽之下自然用靜吉用作凶羸豕孚蹢躅讀如擲躅與躅通以比一陰
遇五陽而為躁進垢五月之卦也巽為風位在東南五月東南風過盛每致大雨小雅漸
漸之石篇有豕白蹢躅涉波矣月雖離於畢俾滂沱矣毛傳以為風喜雨故天將久雨則
進涉水波此羸豕孚蹢躅或以下卦是巽有風則必有雨著之可以預防也

包有魚 包无魚

包有魚包无魚兩包字讀如庖庖犧氏亦作包犧義氏也檢注疏包字亦作庖廚解无魚
郭京舉正本照韓康伯注无作失然傳義不作失字解仍从无字魚陰類指初六九二近
初故有魚九四遠初故无魚九二之不利賈者長女之庖不與賓接故義有所不及九四
之起凶則或魚為民象小雅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又曰太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惟豐年今既无魚而安有民无民何以起衆其凶可知也抑或魚為民所供遠民故无魚乎

以杞包瓜

以杞包瓜包應如字猶謂以杞為之器而承瓜也乃孔氏正義竟作匏瓜解是遵王注繫
而不食之說然於以字說不去或又謂魚必餒瓜必潰故皆曰包是以包如厥包楠柚之
包解亦於以杞包說不去愚謂意九五剛中得位杞比九五瓜比初六包如包承之包但
使九五有含章之德則彼初六之陰必無我害蓋天將隕之矣舉念有天是謂志不舍命

故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姤其角

乾有龍象震亦有龍象晉之上九曰晉其角離上動為震故露角姤之上九曰姤其角卦上為乾乾爻至上已造其極故亦露角又乾上動為兌兌有羊象亦可露其角晉之大象為兌兌為羊故露其角

萃

謙卦六爻皆言萃卦六爻无咎言為其卑自牧无咎為其善補過

王假有廟

朱子引祭義王假於太廟句以假為至商頌烈祖詩曰駿假無言大雅抑詩曰神之格思格與假通龔煥以為假作昭假解亦是廟親廟也奉先思孝故曰致孝享也
利見大人

有大人則人聚猶之有廟則神聚大人指九五剛中而下應之也

用大牲吉

廟祭宜用大牲然自天子以下於禮亦有等差至若梁武以麩代犧牲非是二簋可用享在損之時則然變也非常也

順以說

神聚則能福人人聚則能助我氣聚則能作事精聚則能長生問何以聚曰順以說故聚觀其所聚

胡炳文曰易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成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

澤上于地

水性就下而澤為水之所鍾乃澤上於地則有逆行之象君子觀之所以除戎器戒不虞如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爻言假廟故象言除戎非大象意也

陳大士曰擊柝取諸豫弧矢取諸睽萃象言除戎器戒不虞者萃時尚文事然有文事必有武備萃時當外靖然當外靖必有內憂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除戎器固戒不虞而先須教民論語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民之術古則進諸經史今則酌以時宜髮則賊之亂未至婺源縣官命民家各備槍一桿棍一根亦謂戒不虞除戎器也矣乃前鋒將至官民各為獸散所備槍棍遺與賊用此名實之不相副也

孚乃利用禴

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王輔嗣則云禴祭之薄者也漢郊祀志引易既濟九五爻辭西鄰禴祭顏師古注禴煮新菜禴之為禴諧聲會意而要即所謂薄祭也孚信也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藻蕪藻之菜可薦于鬼神王注乃用左傳之說耳
爻言用大牲而爻言孚乃利用禴王者大祭用大牲時祭亦有利用禴者爾

萃之孚乃利用禴以有九五之引吉升之孚乃利用禴亦因六五之正應引吉雖著于萃二引之者乃五也引是汲引之引非援引之引說遵折中

大吉元咎

先儒俱以四為臣位而得其聚所聚故必大吉然後元咎乃如何而曰大吉致孝享也聚以正也順天命也其斯可謂大吉矣乎

齋咨涕洟元咎

黃陶菴曰先生曰上乃孤孽之臣于也萃極將散乃不得于君親者齋咨涕洟四字極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終得萃而元咎

萃為極盛之時乃初則號三則嗟上則齋咨涕洟何也蓋即乾以惕元咎義云

升

養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日熾夜長以至成人惟其柔也即以木論竹柏之貞其梢總

柔可見唯柔故升然亦不作劉棉花逾彈逾起也謙以虛而能受升以柔而時升
用見大人勿恤

訟蹇革巽之象皆曰利見大人升獨言用見大人者或以為尊爻無此人故不曰利見而
曰用見其意以升五為陰不同訟蹇革巽之五皆陽爻也然而泰之六五以祉元吉而云
帝乙非君乎大有之六五厥孚如交如所云威如者非君乎周之成康漢之文昭為君之
道迭用柔剛不得以剛居尊位為大人柔居尊位非大人也况彖傳於用見大人勿恤曰
有慶也孔子蓋以為有矣訟蹇革巽諸卦以見大人為利故曰利見若升則已登崇矣大
人可見故曰用見

南征

易以西南為退方東北為進方乃南征本義曰前進也天道左行自北而東南則南征自
為前進卦以巽初柔升于坤坤在西南非前進而何

初六允升大吉

升者自下以達上自當以初爻為主譬彼柔木巽下乃木之根得上地氣以滋之其升也
可信矣巽在下而得上坤以合志吉孰大焉

九二孚乃利用禴

張清子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殊
孚則一也

徐與喬曰爻惟二四不言升五君位也二應五四承五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故二
凶孚四曰順

升虛邑

虛則受人邑不自大似是柔以時升之義然本義謂陽實陰虛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剛
升而進臨于坤則以虛邑指外卦坤且諸爻皆吉占而三則否者戒不可逞剛上升如入

無人之境耳

貞吉升階

杜佑通典曰六五君位已升而曰貞吉升階以治道言也書曰允升于大猷

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徐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陸振奇曰天下之升未有不息者不息則消不息而能不消者惟貞而已故乾象自強不息愚按與自強不息有異乾之君子不為不息者純于天道亦不已也升之上六所為不息者陽生為息且貞固其氣不使息可不至于冥升也

困

兌為澤澤水所鍾有水則不困乃坎在兌下水反不見於所鍾處是為澤无水矣大旱之徵也早既太甚滌滌山川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故留心民瘼先為之備如浙江省會西湖

紹興郡郭鑑湖蕭山城外湘湖皆是前賢既開其利後人可任其僭竊湮廢乎

有言不信

道不伸則困至有言而不能伸困極矣雖然言非可以免困也其默足以容猶是處困之道且自古大人多有出於困者孟子舜發一章可參看

臀困于株木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則有嚶鳴之喜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則有臀困之傷故君子審所自處

困于酒食

九二困于酒食似非不為酒困之困乃困于無賞以備酒食也迨夫朱紱方來有田則祭利用享祀矣若果醉飽過宜人亦不與往來神亦不歆享祀安得於中有慶耶

來徐徐

困于金車以徐之而有終困于赤紱乃徐之而有說子始謂之徐徐云爾亦是處困而享

之道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剽是剽鼻則是剛足非服赤紱胡遭此困然坎雖險而兌則說如治亂然急則愈焚徐乃自解

利用祭祀

九五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鬼神韓子云惟乘于時乃與天道通不知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愚以為鬼神如肯用享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亦將不困於人矣

有悔征吉

柔之困株木葛藟甚則石馬剛之困酒食金車赤紱任爾用柔用剛靡不為其所困處困而亨大人殊不易得則唯有出走一道九二征凶未悔也上六貞吉有悔也故震无咎者

存乎悔

井

井先王所以養人者也故養人而不窮者井也巽乎水而上水者人井其井也井以有源之水注之不盈挹之不竭是為无喪无得而可為往來井井即改邑而不復改井也迄至亦未繙井羸其瓶者人不善井井也先王之政皆如井也人舉其政幾成而敗者亦猶不善井井也故政之舉全在乎得人也

改邑不改井

邑居人者也井養人者也井有在邑內亦有在邑外有前為邑而今不為邑而井如故有前不為邑而井亦如故苟不至為管井則井不改也何也坎是有源之水也

无喪无得

井供不時之須淵淵自深人未覺其喪也故以為无喪也井接有源之泉涓涓不已人未

見其得也故以為无得也而溢出則喪井无溢也而涸注則得井無待于涸注也凡物有得必有喪其无得自无喪有喪期有得其无喪何望有得而井之得喪非此論也

繙井

井卦辭汽至亦繙井羸其瓶是用陶器以出水也朱子本義謂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出其水是用木器以出水也鄭康成以巽木為桔槔北方井深故以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而出水是即轆轤也是木器陶器兼用也繙綆也韓文公詩汲古得脩綆是也汲宜木器若陶器亦羸之者矣

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以君養民如風之鼓動而不倦勸相者使民相養如水之輸灌而不竭

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蔡清曰井以陽剛為泉初六陰柔故為井泥為舊井井以上出為功初六居下故為不食為无禽

井谷射鮒

釋文引子夏傳以鮒為蝦蟇顧博雅云鮒鮒也爾雅翼亦云鮒也今作鮒酉陽雜俎引陸佃云此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謂之鮒以相鮒附謂之鮒然則即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焉之鮒也谷虛處也谷有二有有水之谷有无水之谷此井谷有水之谷也高山往往有井平地可以掘井高山如何為井山有井即井谷也山上有水口之大者為天池口之小者即井谷也鮒如何射春秋公矢魚于棠左氏雖云陳魚而觀之矢字竟讀如本字安知魯莊公不偃漢武射蛟不先錢鏐挽弩以矢加遺也况井谷不可以施網罟欲取其鮒當自有一射法

井渫不食

井有泥而不食雖舊井亦且無禽井以渫而不食即行道亦為心惻可見我實能有濟于人人必有汲引之者

井甃无咎

井之渫也渫其內以致其潔井之甃也甃之外以禦其汙甃之為言脩也甃脩井也井尚欲脩而况人乎

井冽寒泉食

冽說文以為水清也井冽為句寒泉食為句謂井水既清泉雖寒而亦可食也前高學師成諱桐鄉人謂其所處皆山泉水寒冽點茶以椒

井收勿幕

收傳義皆云汲取晁氏云收鹿盧收繙者也本義以為亦通幕為蔽覆勿幕則取之无禁所謂往來井井井道大成矣

革

孔子序卦革居四十九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象曰君子以治麻明時孔子蓋欲以大衍之數作麻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九也有唐僧一行作大衍麻以為古今不易之數中皇之

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六十節之象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以一爻為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至節卦而合其數也故象曰君子以制度數於其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
巳日乃孚

巳日者巳可革之日也李簡之說是也先時而革則人疑而罔孚後時則革便過時而罔及故象傳便謂革而當也

水火相息

說卦傳第三章水火不相射以水火之精互藏其宅也第六章水火相逮逮及也以見燥萬物潤萬物者之神妙於化物也革之象傳水火相息本義以為息滅息又為生息則是滅息而後生息所謂克中有生然詳卦義乃謂生中有克也胡炳文曰坎水流則火不能息之故既濟水在火上不曰相息兌澤止水在上而火炎下故革澤中有火曰相息是也

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二女同居中女上而少女下其志猶不同行若少女上而中女下長幼失序其志安能相得所以不同行則睽不相得必至于革蓋觀于革而知家之變革由于長幼之失序也離上兌下尚致相睽而可離下兌上乎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又曰綠衣黃裏心之憂矣君子以是知家之有革也

鞏用黃牛之革

卦之革以改革為事黃牛之革革言其鞏義不相涉又有取爾者謂離象牝牛當初九時方鞏固其所為堅韌者故遯二之執用黃牛小象以言固志革初之鞏用黃牛小象以言不可為一說黃中色牛順物革未得當且守中順之道

己日乃革之

卦言己日乃孚又曰言己日乃革之乃難辭唯孚而後可革也桀之惡稔時日偕亡紂之罪盈皇天不佑湯武迫於天人而後革命六二為內卦之主元公故述卦辭而申言之

革言三就有孚

程傳就成也合也本義順文不解蓋俱作審詳其言說也顧元公於此似為伊尹發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其言桀可伐必於三就時已言之洵為有孚矣至於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皆言紂可伐天人胥應其有孚為何如

有孚改命

內三爻猶是未革將革可革至四而革事成矣朱子云乾到九四乾道乃革是到這處方變

大人虎變

義取其健乾五之大人龍飛義取其文革五之大人虎變顧所謂文創制顯庸之可為輝光者也若言虎變漢祖之威加四海亦是也

未占有孚

革以孚為候卦言己日乃孚六二言己日乃革之孚而後革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

謙華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古有大事自虞以來罔不卜筮大禹謨曰龜筮協從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乃未占而先有孚其為占也自效靈矣

君子豹變

開創之言主虎變自著其威嚴佐命之臣豹變愈彰其絢采孔穎達曰鳥獸更四時則皮毛改換如堯典希革毛毳之類六爻取象于牛虎豹者牛難革者也虎文彪炳大人革命制創制也豹文蔚縟君子潤色鴻業也

鼎

易之制器尚其象鼎之謂也李鼎祚於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獨於鼎言象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言亨帝貴誠用饋而已故心曰亨養賢則饗殮中醴須極其盛故曰大亨所釋誠然然享上帝一而已若聖賢如唐虞之際濟濟盈朝養不一養即亨亦不一亨其大亨或亦因此

巽而耳目聰明

巽字跟上以木巽火來以誠亨帝牖我聰明以厚養賢作朕耳目明四目達四聰舜之所以為重華也本義以此句貼卦象離為目鼎之三五俱有耳象

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言改命鼎言凝命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守之故宜定鼎

得妾以其子

陰陽配偶一夫一婦可矣胡為乎又置妾鼎趾之顛也利其出否則妾之得也以其宜子耳三至五互兌兌為妾卦自有妾之象

鼎有實

陰虛陽實鼎二至四互乾^為圓為金則為鼎之腹鼎實先有於腹下故九二言鼎有實也上卦是離離亦大腹然鼎以五爻為耳旁之敞口不必又指離為腹也離為大腹原因其中之虛乾為鼎腹乃實其中之實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仇傳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好夕雖不一皆妻也此則指初六之妾也六五得中以應乎九二初是其妾宜乎其見疾也疾與嫉通秦誓曰冒疾以惡之嫉作疾不我能即謂以剛中自守而嫉妬之說不行爾如以上句合講陰虛陽實鼎之九二以陽居陰為鼎有實中有實以充之外物不復相乘自然我仇有疾不我能即是以聖人實實其腹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

耳所以達聰也耳革則塞矣上卦離離為雉三位鼎腹之中雉膏宜實其腹乃耳革行塞不能出鼎又焉得而食之乎然離錯坎坎為雨雨滋木九三是巽木之上陰陽和而為雨暎之過兩則吉鼎之方兩虧悔蓋木著火而熾火著雨而熄也六五鼎黃耳耳自指五所以革者九三剛而不中自失其相須之義耳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初六鼎趾已顛九四下應初六故鼎折足初未有實顛且利於出否四則鼎實已溢足一折餗即覆矣四近五有公象蘇坡公曰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此可為持盈者頌也其形渥本義引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劇謂重刑也然抑風赫如渥赭秦風顏如渥丹皆以面色言愧生于中則赤發于外其形渥自是赭報之象程傳亦以為報頹也

鼎黃耳

鼎卦以六五為鼎耳耳連于鼎非比貫耳者之可玉可金鼎以木巽火豈堪用玉黃耳金
色蓋用金也前一卦革以離火鑄兌金而成器則鼎成焉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銅是
其一鼎卦之鼎以銅范之

震

乾交於坤陽動於下一索得男為震震為雷故卦取象於雷因而重之則為洊雷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先憂而後樂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也中有主則心不動也

震來虩虩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必俟雷發聲而始為虩虩然孔子迅雷必變恐即是虩虩之情狀
則當震來而倍謹爾

笑言啞啞

震來之後載笑載言不是絕纓大笑亦不是頰襟盡言豈傳曰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須想
有則底樣子

震驚百里

先儒皆云雷之發聲聞于百里外太毛西河先生云雷震地止百里建侯象此故左傳云
列國一同孟子亦云封國儉于百里乃孔頴達正義謂天之震雷不應止聞百里當別有據
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今本豈傳本義引程子以為適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又引或云出師即鬯字之誤古易
當是蝌蚪書傳寫脫不喪匕鬯三字而以鬯字摹作出字耳

王弼注易也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孔頴達正義引陸績云匕者棘匕撓鼎之器先儒皆云
匕形似畢但不兩歧以棘木為之長二尺判柄與末詩有捭棘匕是也用棘者取其赤心
之義祭祀之禮先烹牢於鑊鼎豕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牲也似即烹牲於鼎既納諸鼎而加罍焉將見薦乃舉

畢而以匕出之升于俎上故曰匕所以載鼎實也鬯者鄭康成言為秬鬯之酒其氣調暢故謂之鬯詩傳則言鬯是香草入于酒則是鬯酒也案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蘭以例推之則鬯固香草矣主祭但舉匕鬯者鄭康成云人君子祭祀之禮尚牲薦鬯而已干寶亦云祭祀陳薦甚多震彖獨舉匕鬯者匕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震為乾坤長子自是繼體之君何待遇震不驚始謂可以主鬯然如舜之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其心定故其神凝故其氣盛其氣盛故其力大是足以當大任者也且主祭時心一於敬故不為震所驚敬九是帝王相傳之心法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自此而推之

君子以恐懼脩省

恐懼作於心脩省見於事脩省而不有恐懼猶涉于浮恐懼而不加脩省不暨于實恐懼脩身君子之游雷也非因震雷而始然也

初九

初爻襲用彖辭以初為一卦主耳陸振奇曰文王卦位起震止艮然上下皆震獨初為震主而義不及四者動發於始也上下皆艮獨上為艮主而義不及三者止要其終也范文正公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于道君子之脩其身也進退必慎其始則百行不罹于禍初九震來而致福慎始也

震來厲億億貝

六二震來則是外來如有聲鼓動地之勢不可戀戀于貨貝而弗高蹠遠舉吾聞守錢虜而罹賊禍者甚矣自量如可保障一面則散財聚人且為國家出力即死亦烈烈轟轟文夫事身與貨孰多請載論老子之言

震行无青

青陰衿也震陽威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何青之有

震遂泥

雷乘陽氣而動然所以乘之氣不同邵子曰水雷主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越者陷于陰氣也此又動于二陰之間故曰震遂泥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俞玉吾曰二曰震指初之來以五視初則初之始震為既往以四近五則四之游震為復來億量度也无喪不喪也也也有事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也初為震而无喪有事歸之五者以五君位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德有鄰而不孤震有鄰而先恐是有裨益于我躬者也

婚媾有言

當索索雙雙之時凡為婚媾幫言都無其人至所震者鄰於我无咎慰藉之言復聒耳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止也以淺喻之艮其背不獲其身即佛經之無我相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佛經之無人相也皆是發明安止之義有曾子之思不出位可到顏子之心齋坐忘

艮其背二句至靜立人極而不為體之小易行其庭二句心觀盡已脩而不有人之見存語類引明道程子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如內外之兩忘說得最好

或問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畢竟所獲所見者何物只是此理愚恐猶墜理障不如大程夫子說物我兩忘

物我兩忘此心却依何處昔與蔡子佩陳五昌及蓮生伊在西湖遊船閒談予言心靜時心無所著蓮伊箴予云恐落頑空這是著不得不著也不得畢竟怎麼

其道光明

艮其背不獲其身靜時止也靜時止靜無所動行其庭不見其人動時止也動時止動復

歸有靜靜生定定生慧其道光明所謂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艮其止

彖辭云艮其背象傳云艮其止本義謂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項安世曰自王弼以前無艮其止之說今案古文背字作北有訛為止字之理此說亦得於晁說之

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也

八純卦六爻俱不相與何獨於艮發之艮止也各安其止可以不相與也餘七卦同此義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君子非廢思也但思不出其位耳可與中庸素位章參看聖人之學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傳

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艮卦雖要動靜不失其時而旨歸卻止于靜陰靜陽動九三適當心位三至四又互震象

二至四又互坎象坎險震動九三過剛不中而動於險無乃有人欲入而為之主乎艮卦既以九三為心前心後背背止心不止亦固有之第是背即脊心所係血肉之心有所係而虛靈之心無所係也背又謂夤其本列於心後乃虛靈之府人欲入而為主則是猶列其夤於心前矣列其夤則是艮其限矣夫心欲其通列限則不通心惡其塞列限則不必塞人欲日熾厲哉此心為其所熏矣夫龍雷之火不養以胎息之水而為客火薰灼其靈臺厲哉此心必失其位矣元公如此又著危辭深有見人心惟危也

養心莫善於寡慾欲從寡欲工夫做到斷欲從斷欲工夫做到無欲其間多少節次殊非一蹴可到乃若頓悟真空一刀兩段亦見能用猛力然恐暫時強制終久於鬆則潰決情形更有不堪言狀此頓之不如漸為步步腳踏實地也

李鼎祚熏心作閻心引虞翻注云艮為閻守閻守門人坎為盜盜動門故厲閻心大抵李鼎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為說此二至四為坎

艮其身

咸艮之象皆近取諸身但咸以感為義艮以止為義感動也止靜也然如咸之六二曰居吉九三曰往吝雖值感時猶欲其止艮之六二曰其心不快九三曰厲熏心雖在止時未嘗有無感此亦見用靜吉用作凶也

艮其輔

咸之卦不及艮者咸之其輔頰舌此躁人之辭多艮其輔言有序此吉人之辭寡

敬艮吉

大德敵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安土敵乎仁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地相似敵臨吉敬艮吉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漸

得道有頌漸二義漸之為卦示人以漸之義也

女歸吉

咸漸俱以男下女然咸以二少相與漸以少長相與婚姻以時自然灼灼其華為美也然而以情感者仍以禮合以禮合者貴以節著鴻不亂羣者也知漸之取于鴻即之漸之女歸為吉矣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大學曰心正而后脩身論語者其身正不令而行董子曰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在文治則帥以正孰敢不正在武功則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夫大人者正己而後物正之者也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朱子本義云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郭京舉正本云所脫者風也字

鴻漸

六爻皆取鴻象以其行有序也鴻雁之大者飽有苦葉之詩曰雖雖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昏禮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則鴻雁自於昏禮有關關睢以睢鳩與淑女以其摯而有別也漸卦之以鴻漸象女歸以其進而有序也

小子厲

隨之小子指初爻則漸之小子自謂初爻六爻亦不專指婚姻小子而即圖上進安得不有危象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也然卦德漸進如以漸進雖危何咎矣

飲食衎衎

詩戒素餐易歲素飽自送飛鴻女徒為稻梁謀也

夫征不復婦孕不育

注疏以夫征不復為樂於邪配婦孕不育為非夫而孕殊非易取鴻漸之義夫征不復當是勇于赴義婦孕不育亦由奮不顧身鴻飛冥冥死忠死節此亦女歸之吉也如不征而

待禦寇則夫婦亦相保于家矣

順相保也

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順當如字又坤文言蓋言順也本義謂順當作慎升大象君子以順德德亦謂順當作慎然則順相保也順亦作慎禦寇即以相保若寇至而各鳥獸散其何以相保乎是以聖人慎之也禦寇之法推行孟子字望相助句得其大半若寇以眾來我以寡敵不為撲火賊即為當輒螳不過死得轟烈耳

或得其楛

鴻不木棲而楛乃木之平柯猶可以少安者然義取漸進或之者謂不可以為安而不進也巽入也順以巽謂當由漸而進也

終莫之勝吉

漸以長女配少男婦齒必長女子十四天癸通四十九而天癸絕三歲不孕或由氣血之

哀乎滋培氣血而以陰德扶助之使男婦陰陽不有偏勝則得矣漸之九五爻位自吉是以知其有終也

鴻漸于陸

上九與九三俱作鴻漸于陸孔穎達謂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乃李鼎祚集解載虞翻義曰陸謂三也三坎為平變而成坤故稱陸也以漸二至四互坎故云三坎為平變而成坤若上九一動巽變為坎並無坤象何以為陸乎本義上九之陸謂當作遠是本程傳載胡安定說以陸為遠而朱子從之顧胡安定亦本之范諤昌諤昌本之种放但又辭為經用韻則句必相叶九三之陸與復育為韻上九即以陸為遠而古韻遠讀如求儀讀如俄實判然不相入惟折中

御案論上九之陸當作阿陸阿字並從阜阿之為陸由偏旁得寫之誤且九五鴻漸于陸在爾雅釋地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其文亦相次又按之小雅菁菁者莪詩在彼中阿與樂且有儀叶韵此漸阿亦與為儀叶韵確不可是儀讀如俄也

本義云胡氏程氏陸作遠謂雲路也今以韻語讀之良是朱子蓋以遠儀俱收在四支韻也四明屠繼序云陸遠皆從去得聲訓詁小異而聲類大同遠又有从九从首者韓詩中遠作中尫與說文合則廣韻收遠入六指者非古者也儀从義得聲義从羊从我墨翟書義从弟而仍讀若錡漢碑且借義儀二字為蓼莪之莪則廣韻收儀入五支者非古者也范諤昌改陸為遠仍與陸音相近與儀音不相近至遠為九遠之道訓以雲路必不其然按屠繼序不以陸為遠所以謂不是雲路若如范諤昌既改為遠鴻是飛鳥高陵之上非雲路而何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本義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當位三五又以柔乘剛故其占為征凶而无攸利此本義彖傳以釋卦辭所解固如是也夫歸妹實無不是彖傳前六句已晰之矣况說震動是卦之德非說以動何所歸妹此說以動可泛指男女兩家說何必以女說

男為不正竟坐罪於妹之身上且夫女子苦失父母而唯兄嫂是依已屬可憐乃使一二腐儒或拘執歸妹征凶攸利卦辭莫為問名以廢婚嫁不幾誤盡天下之妹多白頭乎第以俗情之弊原有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則然若兄妹往往不關痛癢以致愆期此其弊一女子有父母之命則不自主若兄妹間往往不聽其兄主婚而多少攪搭以致遲歸此其弊二故女子在家以有父母者為福而歸妹亦實有難為兄處

孔穎達正義引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六五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故九三卦名歸妹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九三爻辭謂歸妹以娣也上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今歸妹以兌少承震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妹從娣嫁本非匹敵惟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妻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戒故曰征凶攸利愚以易論所見備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歸妹六五亦曰帝乙歸妹泰既是兄嫁妹則歸妹亦是以兄嫁妹所述歸妹以娣惟初九

爻馬得以概全卦兌少震長或由兩家父母生子或有遲早即或年不相若大過之繇曰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何遜玉鏡臺下知是老奴謂非匹敵乎老生常談可厭多為咬嚼文字如不曰妹歸而曰歸妹為失禮不曰歸女而曰歸妹為失時皆是

君子以永終知敝

敝壞也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到長久到末了總有一劫雷欲其藏而不欲其去出如劍仗之劍出則必有擊敵處君子觀於雷澤之象知必有遭其擊者以警惡不可積也

初九歸妹以娣

初九在卦之下所以歸妹祇為其娣况有跛疾者乎然而贈嫁亦厚矣娣之袂良知之矣

利幽人之貞

古人娶贅女者貴以幽有幽閒貞靜德也然而俗情難免婦人不得于其夫祇有自守一道故曰利幽人之貞

歸妹以須

歸妹以須本義以為不得所適則須作待解後引或曰須女之賤者按天星織女天孫須女星之賤者在人亦然或如初九本是以娣而往之其家以須書之則義當反歸而後別以娣從此於相待之義亦合

歸妹愆期

易戒躁進遲歸有時愆期何害尤見女子之貞也

帝乙歸妹

後儒釋帝乙者有二如左傳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之語故虞仲翔以帝乙為紂父又如易緯乾鑿度以帝乙為成湯故鄭康成引以為注若以左傳列於大經從左傳即當從虞易然子夏傳亦謂是湯歸妹也京房且述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子之義也往車爾夫必以禮義其辭為京房

偽撰固未可知而荀爽對策亦引帝乙歸妹言湯之娶禮歸其妹於諸侯因知漢儒同鄭說者眾

同一帝乙歸妹泰與歸妹絲有不同泰上是坤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故泰六五亦曰以祉元吉若歸妹上震震之六五正當震往來厲時其辭辭安得同也然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女君也即帝乙所歸之妹也娣其從以歸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嫁女以女之姪娣從自適以下皆謂之娣今以帝女下嫁而所服不如其娣是為不自滿假月幾望未滿也故吉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

陽實陰虛女承筐无實是元陽也氣陽血陰士刲羊无血是無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歸妹如自无攸利胡炳文曰言士言女未成為夫婦也衛風氓之詩先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後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豈未成為夫婦乎然朱子亦謂約婚而未成者

豐

堯舜代興適當中天之盛成康繼治乃有萬邦之綏豐唯王者為能致故曰豐亨王假之

宜日中

孟子曰堯舜憂之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聖人之憂民如此堯之欽明就之如日矣堯命舜允執厥中千古帝王相傳之心法祇此一中千古帝王相傳之治法亦祇此一中如日方中明無不照豐之為道震動固藉乎離明而允當建皇極之中致豐如是保豐如是君子以折獄致刑

折獄致刑所用在明威也然而君子不自侈明威也畏天畏民蓋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雖旬允咎

初九視九四為配主既與之配自與之均旬字本義作均字解胡安定則謂旬是盈數自一至十自甲至癸厥數盈而有豐象乃小象曰過旬災也則仍不可過與均字義亦相通

日中見斗

日天所以為明者也日出則明日沒則暗人所知也晝之天蒼蒼此天光也即日光也夜之天湛湛此月光也月無光借日之光為其光則亦即日光也衛之詩曰定之方中暉之詩曰七月流火諸星皆隨天左旋而北斗乃為帝車運于中央者也故北斗常在天上終晝不見日光所掩至日光為物所掩則天闇天闇而北斗自先見矣夫當日中而日為其掩者何物也葢謂障蔽也任豐其葢而障得日光即障得星光安有日光不見而獨見星光者折中御案謂是日食食限多則大星見食限甚則小星亦見亦人人所易曉蓋日食者為日之行道走入闇虛為闇虛隔也即易所謂葢也沛也沛似不必改為旆也來章有慶譽

六二以五為葢五闇蔽故往則疑六五以二為章二文明故來有譽來謂離二來也離來而雷電合章則不明者亦明也明作哲明作有功豈不有慶譽故吉也

三歲不覿

人心靜則澄動則闇席豐而好動未有不闇者土本神仙開邊封禪之事具由于此九四之闇幸遇初九視為夷主尚獲吉行六五之闇幸來六二有孚發若不成疑誅上六之於六三方虜肱之相須乃折石而不悔深居宮中不與羣臣相見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吁

旅

陳大士曰旅之為義固為山止於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然不盡此也艮上一陽本屬乾而僑居于坤離中一陰本屬坤而僑居于乾斯其所以為旅乎

離麗也艮止也可止而別有所麗此其所為旅乎于是求一處旅之道范文正公曰內止而不動於心外明而不迷於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王宗傳曰用剛非旅之道故莫尚乎用柔用柔亦不可過故莫尚乎得中卑則自辱高則見嫉惟中故正故曰貞吉皆於卦象探得之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君子不以袂摘為明也刑要用慎亦不可躡冗為慎也獄要不留

旅瑣瑣

疏云瑣瑣細小卑賤之貌而今以惜小費為瑣瑣旅人得有幾個懷其資奔客囊若認無但一則揮霍一則謹飭自然揮霍者得人奉承而謹飭者遭人白眼吾以為此非謹飭者自取灾乃彼揮霍者貽以灾也

懷其資

旅即次則有所爻宿矣諺云銀錢不露白須懷其資乃可

得童僕貞

旅人所得力者童僕貞者正也得童僕而不正不得其力反受其累要在謹之於始庶可無尤于人

得其資斧

得其資與六二同而九四須加斧以自衛蓋未能忘戒心焉

射雉一矢亡

離為雉為弓矢所以有射雉之象凡在_下者不宜援上旅人之得免于困亦有須乎上達
速此不妨一矢以通信也

喪牛于易

大壯之喪羊于易以藩決而莫之見旅之喪牛于易以巢焚而莫之聞皆失之於不謹也

巽

巽入也謂以一陰入于二陽之下而順陽是即彖傳柔皆順乎剛之義謂二陽入于一陰
之內而散陰是即彖傳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之義二義要是皆有

重巽以申命

巽為風風以動之凡卦有巽者多言文以告命令此乃重巽始則入民之隱而散其不善
者繼乃入人心之深而動其善者以之申命其容已乎

君子以申命行事

命必有事所以三令五申者欲其實力奉行即富國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
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蓋非徒為具文也觀之省方觀民始之施命誥四方皆
有巽在其卦君子之德風有如是夫

進退利武人之貞

武人之貞果而已矣巽為進退為不果以果決其進退所謂沉潛剛克也乃所謂利也
志疑也

文節黃陶菴先生曰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乾四之進退无恒乃相待也故
雖疑而无咎也巽初之進退不果易失時也故非貞而不利也

巽在床^下

九二之巽在牀下紛用史巫而吉以存敬畏於其心也上九之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而凶以耽宴安於其身也

田獲三品

三品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解之田獲三狐陰邪去而得吉巽之田獲三品陽實登而有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蠱五爻動變為巽文王於蠱卦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致其辛若丁寗之意以防事之壞也周公於巽五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致其丁寗揆度之意以貞事之變也此說遵孔子本義又以甲庚皆申命之謂蠱之有取於甲者文王以蠱下卦為巽巽為乙木故從甲以期幹事巽之有取於庚者周公以巽上下皆木木畏克金克故用庚以申命令此本

王輔嗣注義又講周禮柝日者謂從甲至於庚謂之柝日因援周易先庚先甲皆為申命之用云獨取甲庚者以甲木至仁示其寬令也庚金至義示其嚴令也此吳秘注法言引鄭司農之說

張清子曰蠱事之壞以造事言之故曰甲巽事之權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

兌

兌為羊其性狠然而說言乎兌喜陰也怒陽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之見于外者也故說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說不至於忘勞尚於無得效於先民說不至於忘死尚不可用以犯難說之大民勸矣哉何以致民之說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論語曰公則說孟子曰予其民若時雨降民大說又曰以佚道使民民忘其勞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君子以朋友講習

蹇五有樂於朋來損三不疑於得友不傷於比之匪人實助於師之教事畫而講費夕而習復誦嚴誠不如朋友之益我也蓋學非講不明講非習不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有潤澤於我我亦有潤澤於朋友斯有合於麗澤之象

介疾有喜

朱子本義謂介然自守而疾惡姦邪介疾二字拆開講王輔嗣注謂介隔也以六三之來兌為疾九四隔絕不使得近九五所以有喜介疾二字順串講且以疾為疾病之疾非為疾惡之疾勿藥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固疾病也喜者固病去也以四比于三五謂介於其中也此則義從注疏

孚于剝有剝厲

陸振奇曰履九五有天之厲則凡事必行而无所疑兌九五有剝之厲則與柔相近而不

之畏皆以位正當故也

引兌

剝剝陽也引物交物而相引以去者也上六之陰為欲引陽而九五指上六為剝可畏哉位於三而反以悅致于人是為來兌禮不妄悅人此來之兌之所以凶也位乎上而欲以致悅人之悅是為引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惟絕其交引之緣而已矣

渙

渙散也然以風行水上為渙則散而仍不散也故於鬼神則可聚既散之精神於有廟於涉川則可合散處之吳越於同舟

剛來而不窮

渙內卦坎乾與坤二索得男是為坎是中畫之則剛自乾來也坎水也天一生水乾之中爻所謂溥溥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剛來而不窮

渙奔其机

渙机與几通家語俯察机筵几作机机人所憑以為安者也失所憑而渙則得所憑而可
以不渙初六以九二為馬九二以初六為机渙散之時收拾人心不可遲緩故初九用拯
之馬須壯九二得願之机須奔

渙其躬

此與蹇之二義同仇滄柱亦云蹇曰匪躬渙曰渙躬皆事君致身意

渙其羣

大蹇朋來合君子以扶助渙其羣散小人之糾結小人去而君子聚矣君子來而重濟矣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

汗出而不反者也居積而未散者也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所居積而使知歸往
者王也奉天罪已下詔而山東軍士感泣瓊林大盈撤榜而兩京王城收復此我宣公實

再造唐室也

節

此節字為節限之節非節操之節看作婦人守節便錯

苦節不可貞

若作守節講正要其貞豈以為苦而云不可貞乎吳應回曰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
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炎上火苦亦以隄極故也剛得中而為節乃為九五之剛柔失中而
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此講節字豁然

剛柔分而剛得中

任起運曰剛柔分之卦二十獨與噬嗑言之電即雷之光澤即水之聚難分故言分也剛
柔分之卦剛居五者十惟漸與節言得中漸之進易急節之貞易苦難中故舉中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節之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之道無時不革亦無時不節所以運四時而如環亦歷萬古而不壞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不斂財則不害民而財無不足用唯取民則能阜財而民轉有傷其間有制度焉理財治民此節之不可過也

不出戶庭 不出門庭

初九之前九二九陽奇有戶象初當潛龍勿用之時故不出戶庭九二之前六三六陰耦有門象二當大車有往之時故不出門庭凶

澤之容水虛則納之滿則洩之澤以節水之出入猶門戶以節人之出入初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此其所以无咎九二與初九不同時澤不洩盈豈無潰決之患吾越澤國也山言者三縣全恃三江應宿間為時蓄洩留心民瘼者幸毋忽諸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如不節而无制度則傷財害民矣豈无咎之嗟旱乾水溢皆是其咎自取之也又誰咎哉

安節 甘節

水有節節隄防而其流無衝激奔騰之勢則安水有節節宣洩而其味得中和清淑之性則甘安節之水澤物悅懌而康甘節之水養人神明而壽脩己治人概可知已

苦節

水變斥鹵而苦人過逼迫而苦亦須有箇限制也周世禱曰節以甘為正不能為甘節且為苦節而毋至于不節不節之嗟至无所歸咎甚矣人不可不知節也

中孚

中孚卦上巽下兌二陰在內四陽在外大衆是離相錯為坎又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止

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中虛離為信之本中實坎為信之質語類載伊川
程子曰存于中為孚見於事為信朱子因舉孚字从爪从子謂有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
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象曰柔在內統一卦言剛得
中分二體言折中 御案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非剛得
中則中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陰中有陽故受天氣而生物月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
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雌牝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名之所以取于鳥乳者也蘇坡公
亦云內無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為中孚 御案又云无妄天德也天德實實則
虛矣惟无妄之主乎虛也故六爻之義皆實乎無謀望作為之私中孚地德也地德虛虛
則實矣惟中孚之主乎實也故六爻之義皆實乎有誠心實德之積

中孚豚魚吉

中孚豚魚吉如履虎尾卦辭連卦名為義而謂誠信及豚魚也但豚魚或以為一或以為
二本義亦不分清王弼易注魚蟲之隱者也豚獸之微賤者也則是二物爾雅翼河豚冬
至日輒至應十一月卦中孚信及豚魚然則豚魚乃河豚也

乘木舟虛也

孔子大聖人也人人尊奉以為萬世師者也以乘木舟虛釋中孚之利涉大川便見江船
不可滿載

君子以議獄緩死

既死不可以復生一斷不可以復續惟緩其死或無覆盆之寬惟議其獄乃無幽囚之滯三
刺三宥所為議也

虞吉有他不燕

虞吉苟爽易作安字解朱子本義作度字解朱子是也中孚之初所信尚淺其所應者四
六四既舍初九而從九五 易中六四應初九而義有取焉者皆上不遇九五
者也如六四遇九五則以從上為義而應非所論故其於本文

則謂馬匹六四之匹初九也然則初九為六四所舍安得不度其可信而信之且如中孚固信及豚魚而亦不可不自量如韓文公能驅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人固有豚魚不如者若謂我可信而人必信我不見翰音登天其為貞凶者乎天聽雖卑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而翰音雞也亦欲登於天其聽我乎為不自量矣故中孚之初貴度其可信而信之

其子和之

本義以子和指九五張氏以子和謂初九折中

御案謂易例無以九五為子者言

于言童皆初之象本義靡與廢同解作羈縻好爵作天爵解言懿德人而同好故好爵雖我獨有而彼亦繫戀之

御案謂好爵旨酒靡醉也

得敵

初九六四本配故曰匹六三上九相克故曰敵三居說極上居信極以為相抗乎

月幾望

小畜上九月幾望凶陰亢陰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元咎陰從陽也王氏應麟云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易之著吉凶元咎亦扶陽抑陰之義

翰音登于天

章潢曰二居兌澤故曰在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則鶴鳴自有子和孚于外則翰音徒登于天鄭汝諧曰翰音登天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按巽為雞為風為高翰音未嘗不登于天然膠膠喈喈任爾雞鳴不已較之鶴聲清啾其短長相越遠甚

小過

易以陽為大陰為小陽盛為大過陰多為小過大過棟撓遺之慮有大過人之材方能勝任小過飛鳥遺之音無或逆上之象不至召災

陳大士曰上經大過而受之坎離下經小過而受之既未濟非大過之才不足平坎即小

過之才亦可以處既濟

小者過而亨也

孔穎達曰順時矯俗雖過而亨然則大象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矯俗也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傳曰去順效逆所以速禍若是乎逆不可從而順不可去也飛鳥遺音宜下大吉雖小過而以為宜惟其宜而以為大吉是以君子不欲多上人

胡氏瑗曰飛鳥翔空無所依著愈上則愈從是上則逆也下附物則身可安是下則順也猶之君子過行其事以矯世勵俗必下附人情

不可如何也

老子於宣王之季曰無可如何孔子於小過之初曰不可如何因其人之不曰如之何也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過其祖過其妣

本義於晉之六二以王母為先妣謂指六五茲亦指六五為六二之祖妣但以過陽而過陰為過三四之陽微有可適商若三四兩爻內只一陽則謂之祖今有二陽似所過之祖且弗指實之其位可乎或以六二為婦凡孫婦必祔祖姑祔廟須過其祖而過妣此亦泥講廟中妣既配祖今如祔廟豈為過妣不過祖耶

弗過防之 弗過遇之

我防人之戕害不妨或過思患預防者君子也我予人以恩遇亦不妨或過先施者君子之道也過遇如過防亦九三之爻例

位不當也

葛懋齋曰易貴當位惟小過以不當為當乃三百八十四爻之變例也其有當位而不利者則履兌之五爻亦變例也按履之九五曰夬履貞厲象曰位正當也兌之九五曰孚于

剝有厲象曰位正當也憂勤惕厲是帝王心乎治世之大法履五正是履帝位而不疚允五位既正當亦必不至為引兌而剝未知懋哉於何處見其不利至小過九四雖云无咎又云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位不當也又未知懋哉何據謂可以不當為當也

密雲不雨至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小畜之卦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五陽為六四一陰所畜雲上于天而風以散之膏澤不下於民文王之憂也小過六五之爻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以五位而猶以六陰乘之山雖出雲雷在山上而不在天上雷雨未作猶武王之遵養時晦時已小過須下求賢人以輔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此周公之志也

張清子曰小畜以一陰畜五陽則不能固乎陽曰不雨言陽尚往而不與陰和也小過以四陰包二陽則不能制乎陽曰不雨言陰已上而不為陽和也

既濟

涉川曰既濟未濟二卦皆有坎但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郭雍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中獨既濟一卦而已

水在火上

水在火上則水得火之熟熱而火亦得溫養之水昔我族遠祖前明秀才雲清公晚年謂門弟子曰爾等不信我所為試取按來吐津及半忽一如火珠者落於碗中復吸津并如火珠者咽之曰此既濟之功也假我數年可到純乾地位惜乎老矣自營壽壙及期率門弟子至其所不用棺既但鋪衾褥自衣服冠而安卧其內囑俟體水封穴其墓猶存公與嘉慶戊午副車師夏伯俱仙而無後當歸查之如失墓祭須在宗祠列於祀典

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既濟則何所患然所患即在無患之中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故貴乎思元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而得之故可預防大衆思患預防即卦辭初吉終亂之意

曳其輪濡其尾

說卦傳坎為輪荀爽易坎為狐此其輪其尾當指上卦然二至四即互坎體輪在上而曳之者則自下狐在上而濡其尾亦自下故初有曳之濡之之象

李氏光地曰君子行道濟時義不可則不進無異於曳其輪禮不備則不合無異于喪其

勿逐七日得

弗婦車之蔽車婦出無所蔽則不可以行復七日來復易數也睽初九喪馬勿逐自得剛正也震六二喪貝勿逐自得既濟六二喪弗勿逐自得皆柔正也程傳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禮不得行于今必得行于異時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高宗殷武丁也鬼方西戎國乃商頌殷武為高宗詩惟曰捷伐荆楚架入其祖阻此外無稱兵事朱子釋詩遂引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事當之王氏應麟又引大戴禮帝繫篇有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句即以史記楚世家有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句謂楚即其後伐鬼方即是伐荆楚以附會之殊不知季連雖為鬼方之所自出一處南海一處西海不可以荆楚為鬼方也大雅蕩之詩內曩曩于中國覃及鬼方注雖以鬼方作遠方解而亦不曾指是荆楚帝王世紀黃帝之四妃曰嫫母即是鬼方氏女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則明指鬼方在西羌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則明指鬼方是西落鬼戎通鑑綱目書武丁戊子三十二祀伐鬼方合之竹書紀年剛及三年或者周王季受殷高宗命而代之克成厥勳乃王季事故商書商頌所不載易之既未濟卦述高宗伐鬼方事正可補詩書之缺

縵有衣袽

禰玉篇云細密之羅也程子易傳則云禰當作濡謂舟敝而滲漏也程義為長凡衣袷皆可以塞漏何必取細密之羅且如程傳句法亦順敝惟弗棄為埋馬也敝蓋弗棄為埋狗也衣袷弗棄亦可塞舟之罅漏可知凡物皆須預備即是思患預防之意

未濟

未濟謂終可以濟者也易如終以既濟或不免於心滿意足惟終於未濟猶可望其日就月將

伊川程子在成都講易有一筮桶匠指未濟卦曰此六爻皆失位而未明失位之說每卦初三五為陽位三四上為陰位未濟初爻陽位而六陰乘之二爻陰位而九陽乘之餘爻皆然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故惟未濟為六位失位也六爻皆失位而雜卦傳何以獨曰男之窮陰雖乘陽失位而猶可以為故彖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陽一乘陰失位而為其所溺故雜卦曰男之窮也

未濟亨

亨則濟矣未濟何亨胡炳文曰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濟耳故曰未濟亨然如彖傳以爻位柔得中故亨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君子取法於卦上經始曰健終曰明下經終曰虛終曰慎

任啟運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堯舜之事業也仲尼大象傳終此其有平地成天之思乎若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仲尼之志堯舜之業也皆以天地為量也

初六濡其尾 九二曳其輪

濡其尾曳其輪既濟併在初爻未濟則分貼兩爻其義自別坎水也又為狐卦辭小狐汔濟濡其尾正指初爻狐性多疑老狐聽水蓋言其慎小狐安能故在坎初有濡尾之象坎又為輪在坎之中曳其輪則猶處於險艮去則可出于險是在曳之者由正路而行耳

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猶在坎之上猶未出險故曰未濟若未可以濟而前征鮮有不如項王之陷于大澤所以凶也惟三爻一動陰化為陽即互巽象巽為木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未濟之終可以濟也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震用伐鬼方所謂王赫斯怒如雷如電三年有賞於大國所謂歸而飲至彤弓以覺報宴此可證鬼方之克高宗是命大國諸侯伐之則與竹書所紀王季事合

君子之光

坤含萬物而化光六五黃裳元吉未濟柔得中六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有孚失是

有孚失是是字重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教人不失其是而已

易晉

繫辭上傳

天地之間無非是易易所以定尊卑列貴賤知剛柔辨吉凶通變化也前聖人以自然之法象著大經之作用後聖人於已有之事業指本來之規模繫辭傳第一節上句是說無字之易下句是說為書之易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本義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理為卦爻之法象

陽方為陽氣所聚陰方為陰氣所聚所謂方以類聚也陽之物不入於陰之羣陰之物不入於陽之羣所謂物以羣分也然而類一聚則過盛過盛則有相凌相犯相沖相擊之弊羣一分則過皎過皎則有相妒相嫉相忌相害之釁陰陽著於此即吉凶見乎外而易于

是辨吉凶焉

是故剛柔分相摩八卦相盪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

蕭山

陸壑

簡菴

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地之間剛柔無一刻不相摩八卦無一刻不相盪而天下事盡具于六十四卦中故無一刻不自無而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

上有是故二字接首節則摩盪以下俱屬說卦蓋即象以著其理也六十四卦即乾坤六子交換而成有震離者即是鼓之以雷霆有巽坎者即是潤之以風雨有艮兌者即是一寒一暑穀梁傳所言艮山在西北巖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為暑孔穎達引以辨不及山川澤是也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此但於夏至一日以日景之南北分地土之寒暑而非言日之運行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序謂日極南至赤道則為冬至極北至赤道則為夏至彼夫月之從星則有風雨之驗東井則為夏至比但言日有南北之行故時有冬夏之序以此夫月之從星則有風雨之驗而俱於大易異義也夫寒暑之方固位乎山澤而所以為寒暑者仍由日月之運行日月非他陰陽也寒暑陰陽所成山澤

陰陽所分艮兌陰陽所為而何必不及乎艮兌而何嫌重及乎坎離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本義此變化之成形者

一陰一陽之謂道奇耦之畫陰陽之道也乾父坤母男女也乾索坤而得震坎艮三男坤索乾而得巽離兌三女皆所以成男女六十四卦只是八卦八卦只是乾坤此道之顯而易見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作主字解作字可如下文能字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之健无所難故易坤之順承成天而時行故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本義此下人法乾坤之道

此知字作知識解乾坤之道易簡故人於乾坤之道易知易從然不可視為易而輕忽焉

知之從之而德業即在其中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亦在其中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卦又一陰一陽剛柔推盪而陰或陽陽或陰其機全在乎動動則變變則化故君子慎動此就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言也朱子本義則從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白看出謂陰進而趨于剛為變陽退而趨于柔為化故曰陰或變陽陽或化陰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謂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于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則憂虞已介于凶一邊矣乃或者謂自吉而趨凶有便安肆志而虞之象焉故凶是以虞為虞吉之虞解與朱子異翟鈺曰悔則雖凶可吉吝則雖吉猶凶其機在憂虞與不憂虞則又以人當有憂虞矣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朱子謂此剛柔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是跟上變化言然晝雖未嘗無柔而柔在陽中之陰人未見也故概云剛夜雖未嘗無剛而剛在陰中之陽人未見也故概云剛柔無刻不變化晝夜無日不變化故卦爻之剛柔即人間晝夜之象

是以自天祐之言无不利

俞玉吾曰觀象玩辭在平日如蔡墨云在乾之始知莊子云在師之臨觀變化玩占相臨時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

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非居以玩其辭動亦無以究其變非動以玩其占於事亦無以會其象然亦自圖趨避云爾亦何所契於天而乃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无愛人惟恐人不自愛人既自愛而天豈不愛之天从无絕人惟恐人乃自絕人既不自絕於天而天終不絕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而玩易即承天之祐以見易道之大也孔子之言夫豈欺我

无咎善補過也

人事有吉有凶各則自吉而向凶悔則自凶而轉吉咎則瀕于凶而无咎其免焉者也然則无咎者曷言乎善補過夫有過則有咎无過則无咎予而言何易也人非聖人誰能无過過而能改斯可復於无過然但復於无過則前之過已留其缺陷矣又必有善以補其過始曰无咎補過奈何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辨吉凶者存乎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言示人以趨避之道也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天地之道有缺陷者易為彌之有散殊者易為綸之物與物不對準則鑿柄不相入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朱子嘗曰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本義則曰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本義以此節為窮理之事

本義謂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天文為晝夜上下地理為南北高深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升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朱子不信鬼所以言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其實皆陰陽之常也又以魂升魄降散而為變則是言變而之无也愚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是亦精氣為物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曰至矣是乃游魂為變也

天地一陰一陽而已易之為書以發明此陰陽而已仰觀一節正是孔聖人言死生鬼神之可知處幽則有鬼神明則復為人此人所知也天文之騎箕尾者傳說地理之降崧嶽者甲甫由明可以測幽其生也其始也其終也其死也終則有始始必歸於原不必執定輪迴原始反終自有循環之理其所以生而有自來其所以死而不盡亡則是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也耳鬼神之情狀不已得哉吾仲夫子之問死問鬼神非無謂也

與天地相似 本義以此節為盡性之事

與天地相似者易也相似故不遠相相似則遠矣天地之道仁也智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易之智也仁也智似天仁似地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本義以為旁行者行權之智不流者守正之仁願以安土句繫之旁行而不流猶言動而不括似指天說樂天知命則就周易者說為惟能无憂而其智益深安土猶言靜而有常似指地說啟乎仁則就周易者說惟能愛而其仁益篤此其仁智所以與天地相似仁智性也故曰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 本義以此節為至命之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易也猶元后之所為裁成輔相也天地之化萬物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相為顯藏而已顯藏之道即晝夜之道易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故其於天地相準已盡神也神者陰陽不測何方之可拘易者唯變所適何體之能滯无方无體聖人用易蓋至于命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太極生陰生陽性在氣先陰陽具而有四德性在氣後陰陽者氣也而天地以是氣成天地人以是氣成人而參乎天地是乃所謂道也孟子接克舜以來遞傳之道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或謂陽善陰惡愚竊以為不然陽固善陰何嘗惡其初無惡其流即陽亦何嘗不惡所以神固善鬼亦不惡生固善死亦不惡善者其常也惡者其變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孔子未嘗言繼之者惡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是現此陰陽者也性是具此陰陽者也陰陽二氣也繼之者善孔聖人并未嘗言氣有不善所成者即所繼之善成之者性孔聖人先孟子而言性善本義繼言其發謂化育之功是陽之事成言其具謂物之所受是陰之事朱子蓋據周成之書而以善性分屬陰陽

講易固頭頭是道也

仁者見之節

易道甚大如禮潮音見菩薩相人人不同如遊康衢謂帝之力於我何有然此燒香擊壤者可謂其得道否耶道不觀其會通則所見都非了義道不有所心得則不知更墜迷塵君子之道鮮可與四子書中庸民鮮章參看

顯諸仁藏諸用

程子云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無迹藏諸用也朱子云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織之妙業之本也又云譬如一樹一根生出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種子此是藏諸用處愚按顯其所藏之用藏其所顯之仁正是内外合一處

數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程子云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有心也蓋謂天地無心而成化也不宰二字出道德經其引老子長而不宰義證之自協龔原云聖人有思有為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數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生生之謂易以下五句

徐在漢云一陰一陽无時不生是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盡理與書皆然也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本義則謂占筮也事之未定屬陽事行事也占之已決屬陰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通變句竟貼占筮說

陰陽不測之謂神

梁寅云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陰陽變化孰使之然神所為也惟神无方也故易无體无方者不測之謂也无體者生生之謂也愚按神是易之神神不在陰陽外

遠則不禦 邇靜而正

遠不禦陰變為陽其機放乎四海而莫可遏易神于動也爾而正陽化為陰其朕退藏於密而莫能窺易神于靜也

大生 廣生

乾一而實生以質言故曰大坤兩而虛生以量言故曰廣

陰陽之義配日月

易之為字亦上日下月日陽精陽中含陰月陰精陰中藏陽一往一來即天之陰陽運行陽剛又剛化為柔陰柔又柔變為剛一進一退乃易之陰陽流轉

崇德 廣業

易之盛德大業至矣聖人用易即以崇德而廣業不當以卜筮之書小之

知崇禮卑

聖人之崇德知也知積以高大天之道也效天故崇聖人之廣業禮也即仁也禮卑以自牧地之道也法道地故廣

與天地相似仁智也而效天法地則是知崇禮卑蓋禮即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傳之言知忽陰忽陽每一德中陰陽皆有以動靜言則知為陰以清濁言則知為陽此知崇如天以清濁言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本成之性也聖人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易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養氣無餒配義與道二而一者也

孟子養氣有事於集義乃先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乃道義猶由存性而出故必道性善濬其源則流自長培其根則枝自茂

言行君子之樞機

中孚之鶴鳴子和而推及於言行樞機解之負乘致寇而兼及於誨淫誨盜除亢龍有悔
一爻已見於文言餘六爻皆引伸類長垂戒將來我孔子並不撓拾錯互爻辰此可為觀
象玩辭之法

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翰音登于天天未有不聞者鶴鳴如舜馨德升聞翰音如紂穢德
腥聞所以吉凶異耳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有動天地之大善遲久必報有動天地
之隱惡立刻降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此利是銛利斷是截斷二人同心其利如此而况衆志成城此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
守城城不可克

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大過初爻藉用白茅不言其用於何事孔子作傳亦惟以不錯諸地為慎釋之而不明言
於何用之可重國風白茅純束用以包屬鹿而不用為藉在左傳召陵之師責楚子爾貢
包茅不入無以縮酒而亦不用為藉禹貢包荊州包匭菁茅周官甸師祭祀共菁茅皆用
以縮酒而已或謂藉茅於地則雖加以重物而不憂傾墜是謂其能勝重然如棟橈及地
何必須有茅藉耶似不謂然惟史記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言所以為藉也則是封
泰山禪梁父告天地用以為藉之物又尚書惟土五色傳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各
與以其方色土使立社燾以黃土直以白茅據曲禮包苴句注苴藉也則是衆建諸侯用
以為藉之物似與物薄用重之義亦可相發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五位河圖之位也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位相得本義謂
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為類而自相得其謂有合本義謂一與
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相得言其次第相合言其生成來爾絕曰相

得言四方相次有分焉以秩之如兄弟之不乖有合言四方相交有情焉以配之如夫婦之不離乃正義不如此說但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而宣行鬼神之用龔煥云五位相得之說當從孔氏蓋既謂之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折中

御案以為龔氏之說極

合圖意蓋相得者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播此所以成變化以圖位言也有合者動靜之互根陰陽之互藏此所以行鬼神以生成言也河圖之數變化无成窮而對待流行自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伏羲觀圖作易以洩天地之奇文孔子就易按圖以明天地之常理

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河圖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不用揲著求卦之數也孔子將言大衍之數而序河圖之數于前明乎揲著求卦從河圖出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京房云五十者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故用四十有九焉馬融云易有大極謂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厥數五十北辰居位其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太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願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王弼云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蓋以萬物之策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其於此策推演天地之數唯用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其用揲著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虛无無非所用也故不數之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吳澄云衍母之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虛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

十有九其數七七蓋以一為體七七為用也來爾繩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其一故用四十有九或曰參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地二每位各衍之為十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或曰數始于一成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諸家之說其於成變化而行鬼神者非無理會而孔子說大衍之數先叙河圖則從河圖說入如朱子據河圖中宮更出于理勢之自然愚以為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舍其零數其用其成數又置其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是用少陽之數也七七四十九也然置其一不用非不用也以一為宗動天即陰陽之根太極是也故下分掛揲歸各有所象妙在四十九策隨手分開而數見乎其間變化在是鬼神在是敬之敬之

朱子又云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本義以此策數生於四象蓋從河圖四面看之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陰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乾數九四九三十六策當一爻是為居一之太陽坤數六四六二十四策當一爻是為居四之太陰合六爻之策計之乾得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得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學者自當恪遵朱子

注九其四為三十六十有八變皆奇積之為二百十六乾之策也即以三十六三分之則一變得策十二十有八變積之為二百四十六其坤之策每一變得策者八三八二十四故揲之者六其四為二十四至十有八變積之為百四十四乾坤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又百四十有四適當三百六十一歲為日之數亦備一說

當萬物之數也

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按號物之數有萬是舉成數而言萬物之數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言之萬物皆陰陽所生成陰陽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即萬物之數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易經二篇陰陽老少之數合勘之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則九六老數如是若論七八少數少陽過揲之策七其四為二十八少陰過揲之數八其四為三十二合之亦三百六十則其積數亦當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陰陽老少之數俱逃不出這箇則萬物之數亦安能逃得出這箇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營度也謂四番營度也易變易也三變而成爻三六十八故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則貞卦也引而伸之悔卦也觸類而長之

之卦也朱子又云引而伸之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

顯道神德性行

道猶辭顯德行以數神吉凶之理明而示人趨避故曰顯道趨避之機審而惟言是從故曰神德行明可與酬酢事變之宜幽則可與贊助神明之命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前乎易而體易者著卦惟幾惟深惟神後乎易而用易者聖人至精至變至神然所以極深研幾者只此尚辭尚變尚象尚占之道四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竊意因其未定而參之伍之錯綜其數變遂可以通而數遂可以極本義參者三之數也伍者五之數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

謂也此亦皆謂撰著求卦之事第按撰著求卦所謂三數之者或是三變成爻而所謂五數之者愚尚未明所指一說此言尚變尚象之事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為老陰合河圖中宮五十之數而參之伍之反覆以遞變之奇耦錯綜參伍總不雜尤乎九六七八為是數之根變之體也亦不剖晰如何是參伍之法朱子謂參伍錯綜參伍尤難曉歷舉荀子韓非子史記漢書以相發明而究未剖晰如何是參伍之法愚以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參音駮亦謂參之而成三也此參字或如毋往參焉之參前漢書律厯志陰陽相生八八為伍注伍耦也即說文相伍為伍亦可作耦居解此伍字或如八八為伍之伍參者入而離之也伍者比而合之也仍合乎奇耦之數未審可參一解否

極深 研幾

俞玉吾曰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崔憬曰著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而圓其為用變通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著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而方其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是卦之德方以知也神以之來知以藏往

此二句貼聖人不貼著卦仇滄柱云清明在躬志神如神即聖人圓神之德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此聖人方知之德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著草千歲一叢百莖其下有神龜守之或又謂天下和平王道德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見史記龜策傳不足信著所以筮龜所以卜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其致一也乃卜筮不襲言洪範稽疑乃有龜從筮從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固有一事而著龜異其吉凶者

兩儀生四象

本義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邵子則謂兩儀者天地之祖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邵子自是探根之論然釋繫辭易有太極節當從朱子

四象生八卦

徐在漢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則謂之太極以其兩化則謂之乾兩儀奇參耦中乾體而有坎象偶參奇中坤體而有離象故謂之四象乾體而有坎象則震艮之形成矣坤體而有離象則巽兌之形成矣故謂之八卦

河出圖洛出書

河圖河所出圖相傳是龍馬負而出者其圖一六同宗居北二七同道居南三八為朋居東四九為友居西五十居中繫辭傳天一地二節先儒以為即河圖也洛書洛所出書相

傳有龜顯其文者其點凡四十有五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在其中然則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九宮第一局乎鄭康成注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高八尺五寸其體有翼踏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孟河中又云大禹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次第之以成九類蓋治水功成洛書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亦其理也乃如孔氏之說則洛書直至禹時始出也宋史王柏傳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而洛書之有啟於易學先儒鮮有及之若詩正義引中候注云堯舜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河圖書此恐是識緯之學不足據但孔子於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節明明並舉圖書則不惟河圖為易而本即洛書亦為易而本若洪範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五字尚覺得範是範易是易不可謂聖人之則洛書

此五十六字即是也宋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其或有見及此耶且夫大衍之數即本於河圖之數孔子將述大衍之數而先叙河圖如洪範可入周易孔子何不亦述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五字於繫辭傳而謂之先叙洛書蓋作易所則之洛書久已失傳矣天錫洪範九疇龜背惟四十五點而並未有書其五行六極六十五字為禹所次第漢書竟以此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非也如鄭康成注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亦是後人說河圖洛書之書非即圖書本文也若劉牧云洛書亦出伏羲之世其說甚信何則論語云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河圖既出於伏羲之世而猶可望其出於孔子之世則洛書出於神禹之世何必不先出于伏羲之世而後因禹而復出此曰洛出書聖人則之蓋上古原有是書而不必以禹之洪範當伏羲之洛書也惟按乾鑿度論卦畫七八九六則是洛龜之點有通於易學其言曰易有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道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今洛龜作點四正戴九履一合中五為十五左三右七合中五為十五四維坤二艮八合中五為十五巽四乾六合中五為十五此即太乙所行之數故大戴禮說明堂九室之制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本法太乙九宮而北周盧辨注以為法龜文龜文即吐洛書之龜之文也此四正四維即文王後天卦位也豈文王時洛龜又負書而出乎河圖是圖洛書不是圖而是書不又有可疑乎

書不盡言節

陰陽之道至廣至大雖言惡足以盡言性命之理至精至微雖言惡足以盡意易象則一奇一耦包含無盡象立而意可盡矣以此一奇一耦之象設之為卦而生民之情偽盡見繫辭焉乃可以盡其言然象不變通則於物理多滯必不能時措而咸宜為著往來升降之爻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辭不鼓舞則於人心無所警動必不能使民日遷善而不倦為示吉凶悔吝之占所由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形而上者節

道與器皆易所形然形而上非虛無縹緲道即器之實理也形而下非卑瑣沾滯器即道之見端也道為易之緼而器則卦爻陰陽皆是也乾端坤倪其對待而迭運者自然之化裁兩者之化而制之道在一闔而一闔是故謂之變推兩者之變而行之道在一往而一來是故謂之通舉此道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定吉凶成疊疊是故謂之事業上章變通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神而明之 默而成之

朱子曰卦爻所以變通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任啟運曰神无思也默无為也神而明之且不泥於象默而成之又何有于辭如此則聖人之意在我而君子之用易亦與聖人之藏密一矣

卦周萬象辭極萬變變則不拘通則不滯離象與辭固无由得易之意執象與辭終亦无由窺易之意此示人以體易之要也

繫辭下傳

動在其中矣

虞氏翻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故曰動在其中蘇子謂此卦說極是此動字與下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皆同朱子則於動在其中矣句謂占者所值當動之爻於生乎動句謂吉凶悔吝因爻動而後見愚謂動在其中可如虞說以上變在其中即言爻動而動在其中又說爻動未免於複至生乎動句自跟上之爻動說若天下之動句則有天下之三

何以守位曰人

人今本作仁真西山云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

在聖人則曰仁仁可識矣子朱子云呂氏從古作人作人者是也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陸明德明釋文云桓元明繼僧本作仁王伯厚云從仁者誤

蓋取諸離

離為日罔罟有目故古之致禽獸者皆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人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罔罟之象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離為佃漁益為耒耜噬嗑為聚貨所取食貨而已故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帝力何為哉欲民各適其宜而已民有不適其宜則倦倦則變帝因民之變而變之仍使各適其宜謂之化堯之黎民於變時雍想堯如是黃帝與舜亦是也舜執元德而化馳若神想舜如是黃帝與堯已如是也夫天下事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往往然也變其舊使民不倦化也趨于新使民咸宜神而化之也且夫臨古之變為文明黃帝堯舜非好事也皆自然而然也易變通者趨時者也黃帝堯舜通其變神而化之善於趨時者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開闢以來皇而帝帝而王而稱述五帝者多異辭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註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皞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秦博士則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大戴禮問答五帝德及帝繫姓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太史公依以作五帝本紀家語孔子答季康子問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而此繫辭下傳所叙首包犧次神農又次黃帝堯舜張梅巖云見于答問者一時之權宜著于大傳者萬世之功公論竊以為不然孔子答宰予答季康子有何事于權宜而此序包犧以下亦不是專論五帝不過謂制器尚象諸帝已是如此且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宜非帝世所有也古自太昊以至堯舜俱得稱帝鄭康成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又坤靈圖云德合天地在正不在私者曰帝上世姑弗深考尚書獨載堯以來有若二典堯舜之德為何如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而治也法乾坤易簡而已然即以衣裳論深衣之制圍以應規則

乾也如矩以應方則坤也其於其直以政方其義也句下引坤六二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則固取于乾坤也又坤六五黃裳元吉裳下飾取于坤則衣上飾自取于乾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以待暴客是知有要來之暴客也若徒為重門擊柝而中無禦寒暴之具除暴之人如有暴客仍莫禦之何則以得幾個擊柝關得重門睡覺暴客一來擲柝逃開劈門而進席捲而去其所謂待其搶掠耳古聖人設重門擊柝門以遮攔一重又一重柝以警衆一覺便百覺門重則關門時必經久久則器具必可備集柝警則內外人必齊起則併力同可孥獲其取諸豫不但豫籌於外亦須預備於內雷出地奮豫并要使暴客畏迅雷不及掩耳有威可畏彼暴客胡為乎哀來哉

朱震云知未粗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

英之中野不封不樹

虞氏翻曰穿土為封檀弓云縣棺而封聚土為樹冢人云以爵等其印封之數與其樹數愚以為仲翔所說非是檀弓縣棺而封封讀如窆下棺也仲翔以衣薪無棺故不下窆然既云葬之中野則必掘坎而以土揜之封當如檀弓既葬而封之封檀弓又引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封謂也又引合葬於防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封讀如豐為墳也葬之中野掘坎以土揜之祇與平是不封也

此古無棺槨之葬制也然而可為法葬之中野則不放在界水上不封不樹則免後來發掘之患然而中野要防犁墓為田還是趙文子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之

往者神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月寒暑之往屈也日月寒暑之來信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氣自然之相推也

月中何所有卯木兔也日中何所有酉金雞也則日月自相感也五月陽盛而一陰生十一月陰盛而一陽生又寒暑互相感也信則無有不屈也屈即所以為信也其相感者然也而明于是生焉而歲于是成焉乃所謂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不習无不利咸感而有利生斯已矣夫切望其信則思過防其屈則慮屈信皆其自然也何思何慮耶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義入神則自屈極矣而以致用則信也利用安身則為已信矣而以崇德則猶是屈也非屈不能信也如尺蠖然也屈正以為信也如龍蛇然也思不出位可矣出位之思无益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可為化不可為未之或知正見其無庸思慮處至德之盛而始能窮神知化則自問其德盛與否可矣何所容其思慮哉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君子不器具非不成一器之謂其謂允通而不可用故孔子作苟有用之想也若管子之器小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已器者已之所成就時者天之所付授君子惟藏器以待時不至得時而乏器如解上六射隼惟其人有一弓矢可用射以解悖即以射論古之君子無不能射今之君子能乎否乎射特六藝之一周之地官掌教國子以六藝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判注裏尺并儀如不讀三禮義疏其知白矢參連等言作何解耶論語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注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蓋自小學時已當誦習之矣吾且述之地官掌教六藝之外一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二曰六樂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四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馳衢逐禽左右五曰六書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六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經贏不足旁要今雖時異勢殊無論古制失傳即有古制可循亦不適乎時用教弟子者且須得其大意總求其實可致用者次第學之

庶不至時至事起張皇失措而已

動而不括

括疏以為結而有礙也不括而無礙子朱子引易動而不括注論語知者樂句意亦猶是
小人不恥不仁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不恥不仁四句此觀小人之法小懲二句此處小人之法

小人以小善為无益

二句

无益弗為小人只是圖益无傷弗去小人還是怕傷亦實小人之情狀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心存而終身無患全在于三自及身安而國家可保全在于三不忘

鮮不及矣

言不勝其任將有鼎折餽覆之患鮮不及矣是謂鮮有不及于難君子所以貴及德量力也

知幾其神乎

人之智有限焉能知幾其神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便是知幾故君子於見幾而作上用心
且須於上交下交時留意上交貴乎恭遜恭每近諂不過乎恭則不諂下交貴乎和易和
或至瀆能節其和則不瀆凡人心有所恃則膽大膽大則非幾冒貢而不以為意心有所
溺則識昏識昏則危幾阮陷而全不自覺意不為上下所牽覺不為諂瀆所蔽如是可
身全身矣而全交次之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顏子百世師楚雖不敏請事斯語

言致一也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而至于无為无為而无不為矣言致一也萬物化生之真詮是以君
子抱一為天下式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脩此三者先須立心以恆

乾坤其易之門耶

以卦體之儲蓄言則乾坤為易之緼以卦畫之出入言則乾坤為易之門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六十四卦皆由乾坤出入則學易者亦可從乾坤悟入唯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卒以學易可無大過乃子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可見上古之世未嘗有過連這易都用不著

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

說者謂體撰故能彰已往之理而察未來之物通德故能徵人事之顯而闡天事之幽所

解非不明晰竊於微字猶未領會乃蔡氏清曰人事蠱迹也易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亦是一解又吳氏澄曰則援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顯道神德行等句謂彰往即藏往也為明于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為察于氏之故而察知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闡其幽其解微字更有意思

開而當名辨物

朱子謂開而之而亦疑有誤開字有作推而廣其義解尚順名是重卦之名物是陰陽之物因貳以濟民行

程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易著吉凶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元失有

得无凶有吉因其貳以軌于一乃所以有濟也

中古 憂患

此中古指文王時憂即憂以天下之憂有吉凶與民同患意

復德之本也

處憂患如履以禮存心如復以仁存心以仁存心本實不撥故曰復德之本也

困德之辨也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困窮也此所謂德之辨也

井德之地也

井養而不窮者也有憂患者以井為德之地養而不窮自可免難

巽德之制也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道德經云心使氣曰強即以柔克剛之義也

復小而辨於物

復陽微故罹憂患不可以微故而亂於羣陰此等處須辨明可以免憂患也

恒雜而不厭

恒處憂患事幾叢雜且耐著心做過去我不厭事人亦不厭我自出憂患之日

益長裕而不設

憂患之時不容有所施設况遇有進益一或施設禍至無日矣

井居其所而遷

遷所謂改井也謂吐故納新以滋養於人也然遇罾井亦當另為之所不可臨渴再掘

巽稱而隱

巽不是一味巽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其稱也耳然不自表暴人亦無從窺其涯

岫也

履以和行

動必以禮亦是窒礙難行所以禮之用和為貴謙以制禮與履以和行句相足
井以辨義

井地分疆畫界井水去故納新而井道亦以辨義

巽以行權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字地位難到然聖賢言語澈上澈下五代馮瀛王自謂癡頑老子但其有皇帝救得一句己活得中國萬萬性命舉一以概其餘知當時為斡旋者殊屬不少故愚嘗舉巽以行權句稱之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處憂患者當日誦之

周流六虛

天實在上而位太虛六爻實有其位而曰六虛蔡淵曰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

故曰周流六虛

唯變所適

中庸引鳶飛魚躍言道之上下察子程子謂其活潑潑地易之為道屢遷亦是活潑潑地困學紀聞云一卦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十九百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

不可為典要 既有典常

為道屢遷則不可為典要其出入以度則既有典常

文不當吉凶生焉

本義不當謂爻不當位說者遂謂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何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陰居陽位陽居陰位也卦情若淵或以不當為吉卦情若愚反以當位為凶要在隨時變

易得其當而已矣曰慎曰以時義之得為當時義之得為不當不以位論然朱子以位論者言其大綱諸儒不以位論者言其細目爾

易者使傾

使非易使之乃若或使之也見以為危則知懼懼則若或使之平見以為易則无懼无懼則若或使之傾即所謂殖有禮履昏暴天之道也易之為書其辭危惟其辭危占得其辭者懼斯百年有平而无傾又何咎矣故孔子與臨事而懼

其要无咎

聖人於易雖繫辭以明吉凶而其要歸於无咎陸振奇曰觀乾爻皆聖人也更不言吉而三四僅稱无咎可知矣有吉而後无咎未有无咎而後吉有吉而復凶未有无咎而復凶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焉有偽故有害也是以君子去偽存誠

說卦傳

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朱註中庸贊化育贊猶助也此云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則贊猶作助解又引史記龜策傳王道得而著叢生滿百莖則是著為易生也孔穎達正義以此聖知深知神明之道而生用著求卦之法然則所謂生著非生著草乃生用著之法故蘇子釋贊字云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相接占卜有辭若以著龜謂之介紹項安世釋生字云生著謂創立用著之法神不能言以著化代之故曰幽贊神明即大衍之謂佑神也說各有本不妨兩存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言樞著也數即九六七八之數也著不能起數而起于河圖河圖是體著是用故參其天兩其地而數倚之以起也天圓象也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三之為參天地方隅

也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故兩之為兩地其奇不以一起數也者一生二二生三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以包陰之道也故揲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二耦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推之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無不由此參兩起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朱子謂觀變句近造化言變從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發揮句近人事言故先言立卦而後生爻也大意是言聖人作易離著數說而用著亦在其中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和順謂從容无所乖逆總言之也和順於道德即聖人於陰陽之道敷布萬有是理隨事直契本原理謂得其德其條理析言之也易之理於義即聖人於陰陽之道敷布萬有是聖人作易用著之真實本領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亦就易上說通書云易者性命之原非謂聖人學易而窮之盡之至之也物物有理自須一一推窮性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是性之自來處故云至

水火不相射

繫辭傳第一句天尊地卑當便是天地定位乃虞氏翻曰云乾坤五貴二賤曰定位則是各言本卦爻位也矣又云山澤通氣是同氣相求雷風相薄謂是同聲相應則又是以經注經引用繫辭傳第一節語至釋水火不相射謂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曰不相射是更說其所以然第舍水火而援戊己似猶未盡然孔子之言不相射也兩各以一矢相加遺為射光之相射亦猶是日火也陽精有光月水也陰之精無光反假日之光為其光以是說水火不相射亦知是否

孔穎達曰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相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

龔煥曰天地乾坤之定位水火乾坤之大用山澤之氣屬水雷風之氣屬火而水火之氣又天地之氣也

項安世曰乾坤六子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自來言天者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後又言日月五星亦左旋但所謂左旋右旋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昴尸子亦云天左而起于牽牛地右舒闢而起畢昴蓋以天運自北而東南西旋而至于北為左旋地氣自北而西南東旋而至于北為右旋也其所謂順逆虞氏翻云坤消從午至亥為順乾息從子至巳為逆蓋以自南而北為順自北而南為逆邵氏雍云自三陽三陰退數至一陰一陽處為順自一陽一陰漸推

至三陰三陽處為逆子朱子則云自左方四卦起震歷離兌至乾為數已生之卦右方四卦起巽歷坎艮至坤為數未生之卦數已生之卦為順數未生之卦為逆之三說者初看不能會通如虞氏說同是左旋何分順逆如邵子說則有右旋左旋便是有順有逆如朱子說亦是一箇左旋而謂順謂逆則又與虞氏異細按虞氏坤從右方消乾從左方息一往一來一上下自為順逆不必牽涉左旋右旋朱子說猶未全如云自乾坤對數以至震巽皆得已生之卦為數往者順自震巽對數以至乾坤皆得未生之卦為知來者逆已生之卦不是專數震離兌乾未生之卦亦不是專數巽坎艮坤從右旋數為順從左旋數為逆所謂左旋右旋與邵子同所謂順逆亦與邵子同矣

知來者逆是故易逆順數也

知來者逆句是說先天卦之左旋帝出乎震等句是說後天卦之左旋先天卦左旋為逆用以知來後天卦亦以左旋為逆用以知來不必以天地定位章為順雷以動之章為逆

也雷以動之章亦只說先天卦位對待也第易重知來故易以逆數文王後天之易所以繼伏羲先天而作也先天體而後天用其義一也先天八卦相錯便有逆數之意後天八卦致用即彰逆數之功且夫易用逆數亦不專在從知來天氣下降而地氣上騰上騰非送送耶而天地交泰火在水下水在火上一顛倒非逆耶而水火既濟五行相行為順而相克即為逆木金火水土以相克而成物豈非逆之為利耶逆非悖逆之謂也乃逆制之謂也且天鏡以摩盪而明心以摩盪而清理以摩盪而瑩義以摩盪而精易之為數一陰一陽相為摩盪而萬有畢具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是皆於其逆得之數往者順之數是計數之數易逆數也之數是理數之數

予前曾買得米襄陽易說真蹟手卷裝池前幅篆讀易堂三字易說精妙無倫字畫的真米老神筆而殊厚重不似墨刻輕逸一派後幅名人題跋俱佳坡公亦有圖印此卷是思陵故物後入悅生堂印色有不用油者明季歸項墨林家國初歸高鐵嶺尚書其文翰

尺寸俱如江村消夏錄臺履無差嘉慶間歸於西河單氏道光間單氏出售何蘭園內弟持以示魯三橋兄不以為真予乃以銀易之不足內人月波子拔金簪湊數將與以前先祖所授趙松雪草千文真蹟共為世寶晴窗展玩不敢踰時珍藏在家而游踪至于甌郡辛酉賊陷蕭山先人敝廬盡歸一炬何論書畫時在舟山聞之徒為憑弔而已癸亥冬抄旋里則知有人先從守堂借看携出其家書畫賊未到時又先出境寄藏他家處此卷尚存不勝狂喜予家所寶不止尺此米卷均歸烏有守堂况已無著莫可根查但願借看之家好為收藏與在予處亦無區別但能于我未死之前再為我展玩一過並不想其珠還使眼得見墨君無恙為慰耳丁卯春季讀易至此并識

坤以藏之

乾君謂君陰也坤藏謂藏陽也坤厚在物無盡藏也故曰富媪

帝出乎震

或謂先天以乾為君後天以震為帝乾無不統故君之震得乾初故帝之而竊以為非然也本義帝者天之主宰蓋別有主宰乎卦者若以震即是帝則亦不曰帝出乎震矣况萬物出乎震豈可謂以震即萬物乎

致役乎坤

陳大士曰致役乎坤臣道也萬物皆致養焉母道也愚謂帝惟致役乎坤而萬物遂得所養不然者無以效順也

戰于乾

震巽雷風相薄則或有益乾坤陰陽相薄則必至戰坤統三女於西南陰氣過正秋後日盛一日若非乾位西北無以禦之陰必過盛而不利於陽惟有乾而統三男於東北足以相敵戰不至其血元黃蓋如交綏之謂也

勞乎坎

凡八卦各有所事何獨於坎言勞勞坎之習與性感成也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非勞乎齊也者言萬物之際齊也

凡萬物齊乎巽巽東方乙木乙木旺而萬物無不發生所謂齊也鄭氏以為風搖動以齊一之非也謂潔為新則是也萬物發生無不新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夫秋擊也易言乎說殊不知兌說也其位值正秋亦為萬物所說也月懸清輝非可說乎萬寶告成不足說乎爽籟發而清風生不亦說乎

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萬物根於成亥依乎父也萬物化於未申依乎母也然而先天之卦乾坤縱而六子橫後天之卦乾坤退而六子用自出震至勞坎萬物也已終矣月令孟冬天子乃勞農以休息之以言乎成則在于艮震巽木生離火離火生坤土坤土生兌乾金兌乾金生坎水坎水

震木之交以艮間之明水之生木須水潤土土才生木終則有始此艮之成終而成始也
八風起不周卦氣起中孚亦其驗焉

或曰火氣極熱物無由成水氣極寒物無由生惟土氣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
交有艮土而為萬物所由出入者也而竊以為未盡也火欲克金而間以坤土所以和解
之也水能生木而非土木不能生間有以艮土所以使有寄托也

月令以土獨旺未月而為中央京房以土分旺辰戌丑未而值四季文王之卦則以坤艮
二土位于丑未蓋木生火金生水無藉於土若火不能生金必有土而且可成金水雖可
以生木而無无土之木在水中且腐爛矣亦安能生乃以二土分間之而功用以全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主宰萬物者帝也所以妙萬物為言者帝之神也然則謂神即帝帝即神也而愚謂此神
是指天也動萬物六項皆盛稱六子之事而天地不言則此妙萬物而為言之神是言天

也既言天何不再言地地承天而時行地之功即天之功言天即以賅乎地焉

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前章言雷風相薄薄如陰陽相薄似有相悖之勢而此云不相悖前章言水火不相射似
有不相及之形而此云相逮可見六子效用成一保合太和氣象此神之所以為妙也

乾為首章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
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蓋其時孔安國書序猶未行而馬融
已同之也王伯厚云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章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即乾為首坤
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兌為口艮為手以竇馬融之說

乾為天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凡一百一十有二又加以荀九家易象三十一王氏困學紀聞又謂猶

有道者六則共百四十有九然自易外如爾雅小壘謂之坎大琴謂之離又樂首謂之革
康謂之益和樂謂之節萬物之象無非易也夫八卦之象雖雜而不越陰陽五行有性情
有氣質有形色有作用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號物之數有萬恐不能窮所取象也乾卦
取象天地風雷之類伏羲所取父母男女之類文王所本取餘則孔子以己意廣之因大
琴向有念於琴予曾蓄古琴一落霞琴欸繆習吉繆公不知何許人琴乃叔外祖鄭蘭畦
先生所鼓者外祖諱應簡乾隆甲午鄉試魁聯捷進士榜下知縣分發雲南補祿豐縣知
縣調補會澤文章書法冠絕一時兼通算學但為政惠下而不獲上久於其任後卒省邸
琴從柩歸外姨婆謂以外祖命賜予予見容相携以歸一遺新琴琴材輕甚為允時天台
山道士朱致遠手製予得之於安徽古董舖者瑶仙見之琴故有囊謂須仿作琴囊連琴
携去不我歸

為寒為冰

象有從先天卦取者如乾位正南南方火故為大赤有後從後天卦取者如乾位西北故
為寒為冰荀九家以乾為龍則乾六爻固稱六龍以乾為衣因坤五為裳則乾自為衣也

為良馬四句

胡仲虎煥文曰良為馬德老為馬智濟見馬骨馭有馬力要皆取其健也

為布

古元木棉絲成為帛葛成為布古元錢刀其藏曰泉其行曰布乃崔愷則謂是數布之布
未知然否竊意均鈞古文通用坤為均或是為鈞鈞重三百斤

為柄

凡用物之柄多在下曲禮進戈者前其鋒進矛戟者前其鏃鏃鏃當是柄下之飾猶謂不
敢以刃向前而授之以柄也柄在斧下猶地在天下故坤為柄固萬物依以為本者也與
禮運以四時為柄不同彼柄權也猶權柄也

為鼻足

馬後足白者為鼻足額前白者為的顙其常鳴者為善鳴其騰起者為作足皆決躁故也

為繩直

后從諫則聖木從繩則正繩所以為直也巽善入者也故為繩直

為寡髮

為人寡髮陰不足也為廣顙陽上升也為多白眼眼屬肝肝屬木巽為白故多白眼非謂

二陽居一陰上也

為近利市三倍

一說陽為義陰為利巽陰在下為卦主則是近利市矣三倍取其木生繁盛于市有三倍利一說利莫利于乾坤一索而為巽乾之所有入于巽矣陽為三奇畫二則其數六為三倍巽入于人情而算多者故多獲如此愚謂巽陰主利是也利而近市固也因而重之故三倍也

其究為躁卦

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巽陰陽之先其始才長故為推極其究亦若發凡例也震之其究即就稼說巽之其究則就卦說但巽順而其究為躁卦豈亦物極必反意耶

為溝瀆

坎陽為水乃中一畫陽也二陰夾之則具水為溝為瀆溝注水于川瀆注水于海

為隱伏

陽居上而无陰蔽之則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不伏坎則陽陷于陰為陰所包故為隱伏

為矯輮為弓輪

為矯輮為弓輪或以坎之亦為不也矯輮謂以剛物納於陷空之中矯曲者而使之直輮直者而使之曲也坎剛中弓輪皆取中勁

為心病

心之病不病不必以中畫虛實言心為紀陽坎一陽陷于二陰故為心病

為耳痛

坎為耳胡痛哉亦以陽陷于陰故耳司聰陽之通為陰所陷則自塞其聰豈不痛哉

為血卦

血行於身中猶水之行於天地中坎為水故為血卦然而陽血陰陽勞傷陰故魚勞則尾顛坎勞卦也故為血卦

為赤

說者以既為血卦則為赤連屬以解然乾為大赤乾乃為大血卦耶乾先天位離方故為大赤坎中含離故為赤

為美脊

坎之為馬因為美脊或以美脊似乾馬之脊誤矣然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甲皆馬病

為乾卦

胡仲虎象有不言而互見者如離為乾卦則知坎之濕坎為血卦則知離為氣巽為臭知震為聲

為小石

一陽在坤土之山象山頂之小石

為門闕

一陽在上而連二陰在下而開故有門闕之象

為果蓏

震為勇草木之始艮為果蓏草木之終

為毀折為附決

兌上畫缺如物之經毀折夬決也剛決柔也夬以五陽決一陰兌卦亦二陽決一陰故附決

為剛鹵

或曰剛鹵鹹土也說文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東方之斥在濕地而柔西方之鹵在燥地而剛如今鹽有未鹽有顯鹽顯鹽即剛鹵所結也兌下二陽剛也上陰鹵也說者又謂氣潤為鹵然使下土不堅則鹽水虛漏而不可煎矣故鹵土必剛兌位正西亦於西方曰鹵之說合

為妻

兌為少女從姊曰娣故為妻震為長子而坎艮不言兌為少女而巽離不言非有所尊卑也亦舉一隅意也

兌不言木

震陽木巽陰木坎水也水生木故坎木堅多心離火也木生火故離木科上槁艮為山則固生木得山之性故艮木堅多節六子兌不言木兌為澤澤滅木故不言木

序卦傳

屯者盈也

屯之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故於屯云難也乃序卦傳曰屯者盈也又是一義然象雷雨之動滿盈自已有盈義項安世云屯難以事言屯盈以氣言然非氣也物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

子路聞之喜為夫子之許從已也孟子聞之喜而不寐為樂正子為政優于天下也他若謂臣媚于其意何居容說事君其欲逐逐鮮有不壞事者矣

蠱者事也

因蠱而有所事於幹蠱故蠱者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有所事事也

臨者大也

以上臨下以尊臨卑以大臨小皆大者之事故曰臨者大也若豐則直謂大矣

故受之以剝

王氏應麟曰虛美惠心路溫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逸晉衰之兆故貴受之以剝

困而不失其亨

王氏應麟曰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愚以為文王之演周易子思之作中庸俱困而不失所亨

物不可以人居其所

老子經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皆是此意

蕭山有綽號美人蛇之傷瘍醫史瑞華謀吞死父墳前出路將妻詐傷送驗誣指地主鄭希賢踢死仔作來保將其股上一捏其足縮動皆云不死其妻亦云不死官拘鄭希賢管

押當夜發瑞華妻于鄭家醫調本無內傷何所用醫而瑞華自醫開方勒貨贖藥且自煎劑監服其妻喫飯睡覺但是服藥之後忽死忽活却有數次鄭希賢燭店歇雖未歇業而家唯一妻一母一弟一兄弟則買酒肉妻則值厨灶母則內外照應呱呱者置之瑞華不但夫妻子婿媳嘈嘈雜雜到鄭家之次日即招呼史家埠其族老壯男婦多人船到鄭家日日吵鬧喫一桌擄一桌經十餘日鄭家被其鬧倦而瑞華妻亦睡得生厭乃云若要無事地基算斷且要為其已歿之父呈讞三日時鄭家無人可以與言而惟希賢之婦翁湯十二老是聽瑞華况得史十老轉囑湯十二老鄭家一一遵依而瑞華妻始得走去而鄭希賢始得釋歸致傷責醫官原照例恐例亦不准多人吵鬧多方訛詐我本不稱其人惡而鄭希賢非他人乃我母之親內姪也所謀去之地非他人墳地乃我母之先祖墳手也不心為鄭家我弟誠齋先生前去探望瑞華狂噬為扛幫扭到縣前嚇要回官竟像官是為瑞華做則亦我弟仇也所以地被謀去外家日落事過二十餘地年而今有觸於孔聖

人傷於家者必反其家句故書此以諭後人

家道窮必乖

君子固窮家人安能都是君子則窮實難處所以六四爻云富家大吉
乖必有難

和氣致祥爽氣致殃如要无難萬勿乖張

緩必有所失

急固無益緩必有失韋弦之佩不容缺一

益而不已必決

此即滿招損也損有餘而補不足便无此患

主器者莫若長子

立長立賢原在乾剛獨攬至卿大夫以下保世長久宗法不可不行

雜卦傳

比樂師憂

項安世曰師比兩卦相反師取兩卒旅師軍之名故以衆正為義比取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以相親為義然則比之樂以羣居而樂師之憂以兵凶為憂若以兵凶為樂是樂殺人矣夫樂殺人者必不得志於天下唯不得已而用之永清四海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蒙雜而著

本義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是以幽昧而雜光明為著也郭京舉正本謂雜是雜字之誤損益者盛衰之始也

損下益上正當盛時然而損下益上是衰之始損上益下每在衰時然而損上益下是盛之始觀世變者思過半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天在山中物以大畜然而不必常有有畜適逢其時焉天下雷行物與无妄然而必有可擊擊有適當其災也者

謙輕而豫怠也

謙如自輕謙亦可鄙豫如致怠豫亦難終然謙以接人情狀若輕豫以自居頤氣易怠此云謙輕豫怠似有防其流弊意一說謙則虛已下人自視不勝其輕豫則志得意滿自處有似乎怠

君子道長

乾剛坤柔則雜卦仍從乾卦說起乃下經終以未濟序卦傳仍之亦終之以未濟而雜卦則終之以夬蓋既云雜卦有對有不可對似不必兩兩相對其終之以夬者以夬為五陽一陰決去一陰即復為乾易為君子謀君子道長我孔子固日望之也

變兩卦之象辭占如乾變坤即觀乾卦復觀坤卦如坤變乾既觀坤卦復觀乾卦但自乾而坤則有陽根陰之義自坤而乾則有順體乾之義合觀卦辭者宜知此

公侯之卦

屯之卦辭曰利建侯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初動而屯變之比比之卦辭曰不寧方來後夫凶亦有侯服歸附之象其初六爻辭曰終來有他吉故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惟蒙故求告不告何以發其蒙不我肯告非神不靈乃我無以致其靈夫人恍惚與神明交以誠相格以敬相臨神不能現其身諄諄然而命之不假於巫即假於卜不假於龜即假於著紙後人以錢代著或謂傳是鬼谷或謂起自京房而於來告之用一也若瀆則不誠不敬神甚欲來告於我而我自絕之神其能與我交矣乎易為卜筮之書文王於蒙卦發之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以見人與神明交者當致其誠當盡其敬不可以卜筮為小道而忽諸

比吉原筮元永貞元咎

蓋謂占得比者本吉乃比以九五一陽而上下五陰輔之非甚盛德何以當此故必再為謀著見實有元善永終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元咎以不敢自信其德再筮以測神之許否也此正昭其慎而非近于瀆文王於六十四卦彖辭惟蒙比以筮言蒙之筮戒其瀆叩之神者不可不致其誠一比之筮最最其原審之已者不可不極其精詳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爻辭公用亨于天子睽六三爻辭見輿曳其牛掣晉文公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曰吉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是即據本卦動爻斷也天為澤以當日則以內卦乾變兌說之兌自乾變陰自陽來仍係于乾故曰天子降心以逆公城濮之戰藥枝使輿曳

柴而偽遊其於之卦又象亦應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春秋時陳侯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但述本卦動爻之辭又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權者也此從觀國之光推勘之卦互艮一眼注定太岳之後齊僖小霸日甚一日安得謂彼可取而代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由時勢證合又曰坤土也巽風也此說觀本卦巽上坤下四爻獨動巽變為乾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此說之卦兼說互卦四陰變陽而二陰承之是互卦也又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從互卦看到變卦又合到本卦動爻易於卦有坤者皆有國象蓋以是信之也此于占斷之法用周易者正可依而斷之五季時羅江東進京取名崔道人為筮之遇觀之萃觀卦四上爻並動亦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亦以四動為主爻許其此行必獲且囑其二十

年後執政乃同行陳客則謂此卦以下觀上觀九五也四上並動則四往觀上主九五權已外移賢人欲近君而无應將合仍離主此行顯文名而屈於有司但崔道人二十年後之說不為无見巽動為兌不久巽方當有與國君當輔之惟作賓主王家非執政耳賓主之基正從此始定數不可違也陳客所說以四上並動謂權已外移此行屈於有司自較崔道人為精細至謂巽動為兌不久巽方當有與國賓主之基正從此行始已逆知東南一角斯有異人應運而起却是二十年之後羅生克缺雖有相才却無相貌即為輔佐亦在賓師之位故能前知者推卦理亦須參以人事乃更準也陳客其即希夷先生歟有觀在後何其論卦如周太史也乃即以今五行生克論之敬仲之課世爻動化生合自是吉課羅生之課外卦雖成三合而究以上爻財動克世爻且其所合是財局求名所忌江東生之榜上無名亦是三生定數咳

觀之晉

觀之晉自吉卦况晉之六五自觀之六四往所謂柔進而上行如占有觀我生君子之德自然吉无不利

遯之咸

張衡思元賦自謂揲著得遯之咸遯上九動其占飛遯无不利故賦云利飛遯以保名卦之內卦為艮故云歷眾山以周流分從二至四互巽故云翼迅風以揚聲兮之卦為咸兌在外卦為少女正卦互巽為長女而正卦之卦內外俱艮故云二女感于崇嶽兮正卦外為乾乾為外二女咸感於少男臨以乾健故云成冰圻而不營正卦外乾變之卦外兌故云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占者宜體乾之德故云動自強而不息兮乾為玉故云蹈玉階之峴崢謬解所筮如此若明張鳳翼謂三致五互乾是一卦中而得五兩卦

明夷之小過

離為雉若飛鳥不獨雉也凡是飛鳥俱可意會晉寧遠將軍王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郭景純仙師卜之得明夷之小過謂按卦當取獨蹄猪畜之如言後婦人始眠見一丈夫衣冠盡黑婦使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乃小間蓋以鳥日禽猪月禽水火相忌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鳥三足故以獨蹄猪當之以離為日卦有飛鳥之象謂會意到日中鳥也洞林亦云占得小過飛鳥以凶或有飛蟲之孽此占明夷初四兩爻俱動動而為小過正卦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鳥垂翼有所止矣之卦初六飛鳥以凶病是飛鳥之故正卦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則婦病為飛鳥所感之卦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知其終不可長明夷自二至五互坎為水為月為豕為薄蹄自有可以制之者即於所見之象斷之

用大牲吉

以錢代著或謂起於戰國王詡詡即鬼谷子或謂起於漢之京房要之以六親飛伏論卦而周易蕩然矣因想鬼谷京房自別以陰陽五行談易乃易非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特

是周易之道至大該六親飛伏之道斯可謂為後人軍行耳嘗聞庵廟於替卜每致年規謂於占課指示鬼神可與香火然如筮周易得萃之卦用大牲吉亦只好遵導之禱於鬼神

鼎

占鼎卦見于書史者三一王充論衡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為行用足鼎而折足凶孔子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吉一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往而未返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下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子貢果至此二事或是所傳異詞一唐書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然仕不知退亦折足為敗故綱後仕于唐數稱疾辭位去所叙亦未甚細若家語謂孔子自筮得賁以為賁色不正而有不平之色若孔子者豈猶有不平者也乎

震

震之六二謂凌初九有德是為犯逆為天所誅震來故厲億喪貝者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躋于九陵即有山深箐密逃將焉往陰之盛也不過七日是必來復故勿逐七日必為人獲也此則注疏云爾若程傳則謂可於躋陵避之所喪之貝貝七日復得朱子本義謂億字并九陵七日之象俱未詳蓋不以前兩說為是也楊啟新曰喪自喪之也躋于九陵有飄然速舉之意人之所以常蹈禍者為利耳遠利而處高豈惟元厲所喪者可以不久而獲矣是亦一說愚按占卦都用得著為逃亡占則用注疏為避禍占則用程楊

艮之八

魯穆姜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此必夏殷易也若周易用九用六而不用七八第連山歸藏書缺有間史記陳平等迎代王王猶豫未定卜之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啟以光此或是連山之繇

艮之隨

穆姜所筮史謂在周易為艮之隨左氏於襄公九年記此可以長學易之識者四占卦於正變卦辭並論乃史論穆姜速出軍舉一隨穆姜自論弗出亦單舉隨卦辭則單論之卦亦可占此其長識者一隨卦辭元亨句利貞无咎句謂隨之元亨必利於貞而始无咎乃穆姜謂有元亨利貞四德始可无咎則可據以正句讀此其長識者二元者善之長也十二句見于文言而穆姜先已述之則知十翼中亦有援引古昔者此其長識者三占得卦辭元亨利貞无咎而穆姜謂不可誣則是有德以堪而始與卦準否則如諺所云反話矣此其長識者四也

以下筮者尚其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用以卜筮者特其一豈可以卜筮之書少之但不經我孔子著有十翼則象辭繇辭覽者亦茫然不知何謂故與連山歸藏祇為太卜所掌而未列學宮天下筮之由及久矣虞廷占卜未知所用書而神農亦号連山氏豈連山已先有其書耶自

自是大禹謨曰枚卜功臣秦誓曰朕夢協朕卜周禮先卜而後筮左傳筮短而龜長茅是虞書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洪範七稽疑立卜筮蔽斷也一則先斷已志一則待決神明微有不同不知範之謀及乃心即帝之朕志先定也謀及卿士庶人即帝之詢謀僉同也龜謀及卜筮即帝之龜筮協從也先斷而待決正欲其昭晰無疑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夫卜筮者固所以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第是女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逆有龜逆筮從神一也事一也胡為乎復有不同哉而且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龜筮已有不同而占斷又不妨不同蓋以是集思廣益所惟為慎厥終惟其始也易之用筮文王著於蒙比卦辭易之用卜元公雖於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損之六五益之六二曰十朋之龜弗克違本義於爻辭俱不云以用卜而王弼於頤曰舍其靈龜之明兆郭雍於益曰十朋之龜弗違是鬼神益之此又不妨以用卜言也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天地無心而成化易无思无為而遂知來物其受命也如響是道也何道也君子之道也
世有其人可立作卜筮人矣然而无心實難非唯人為己占滿腔都是要好防不好底意
思即乞人代真人之心中知其如何此後世以卜屬贅者以其无目不見人庶幾无心耳

